

新 化 文 学

镜映
多重
光谱：

全球化
时代下的
身份探索
与归属

专辑

第102期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第六届新华青年文学奖
闪小说得奖作品特辑

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 PUBLISHED BY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新华文学
VOL: 102



新华文学

专辑

镜映多重光谱：
全球化时代下的身份探索与归属

回不去了，我永远的乡愁。
不再纠结，不再伤感，顺乎情，顺乎理，
顺其自然。
喧嚣和浮躁都交由岁月带走，
一颗宁静淡泊的心从此安然若素。
不言愁，不言愁。
停下脚步，坐在河边，听流水细说从前，
听鸟儿闲话昨天，听来自远方的呢喃。

——节选自齐亚蓉《此心安处是吾乡》

赞助：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und)

《新华文学》编辑部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新 华 文 学

镜映
多重
光谱：

全球化
时代下的
身份探索
与归属

专辑

第102期

新华文学 VOL: 102

名誉顾问: 曾也鲁 陈军荣

编辑顾问: 黄孟文博士 王润华教授
希尼尔 林得楠

总编辑: 刘瑞金

主编: 陈彦熹

设计: Quintess Language Services

出版: 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发行: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Tel: (65) 62935677

承印: Fuisland Offset Printing (S) Pte Ltd

赞助: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und)

准证: MDDI (P) 025/10/2024

出版日期: 2025年2月

镜映多重光谱： 全球化时代下的身份探索与归属专辑

主编的话 1

散文

陈敏洁	树洞“龙之穴”的神秘能量	4
齐亚蓉	此心安处是吾乡	10
张秀美	摄身光	15
黎春莉	缘起……	20
陈彦熹	疫情中的礼物	25
陈一萱	我从他们的眼中看见了我们的独特	32
李喜梅	孙女西西 —— 生在北洋，长在南洋	36
宋爱丽	白鸥知我行藏	42
嬉 妮	耳顺之年的困惑	46
吴振钦	珍惜所有（外一篇）	48
茹穗穗	最后的避风港	52
沈斯涵	从上海到新加坡：文化交融中的归属与共鸣	57
艾 禺	原州行 —— 文化与人性的触动	60
(马来西亚) 爱 薇	此处心安即我家	64
(中国) 冷 江	精神的故乡	70
(中国) 马亭华	筑梦者的肖像	75

VOL: 102

诗歌

陈彦熹	诗两首	84
无花	日安吾狮	86
郑景祥	在异乡土地判决灵魂归属 —— 重读玛丽亚·赫托	89
小波	诗两首	92
凌江月	何处是归途	95
依凌	诗两首	96
梁钺	登大同悬空寺	98
(马来西亚) 心潔	遨游三千大千世界	100
(马来西亚) 林沛	命运	102

小说

陈帅	母亲	104
穆军	情迷	110
章良我	三位中国大妈	117
柯奕彪	身份对决：魔鬼与天使	120
陈茂君	近忧	124
袁立红	他们，你们，我们	130
冰秀	回乡梦碎	135
陈帅	选择	138
刘娟	两通电话	145
(中国) 小乙	明月何时照我还	149

其他文学创作

散文

小波	散文三则	156
流军	方然和依然	161
刘娟	童年忆事	163

诗歌

语凡	重逢诗	166
林涵清	颠倒的树	168
黄兴中	斑鸠在鸣叫啦（外一首）	174
朱德春	苍松赞	176

小说

伍木	锁魅塔	178
丘芷瑄	AI人工智能	182
黄华	能人与蟑螂	189
(中国) 周保松	换鞋	192

第六届新华青年文学奖之闪小说得奖作品特辑

曹子美	西西弗斯之死	196
庄祖邦	偷	198
宋艺佳	裙子	200
李梅银	随缘	202
梁玉倩	动身	204
郑泽榆	取代	206
卓凯文	梦海	208
梁陈安	打青狮	210
蒋承耘	最纯粹的依恋	212
房捷敏	违背祖宗的决定	214

VOL: 102

李画扬	消失的痕迹	216
陈楠	灰烬	218
房朝敏	会员	220
吴温雯	亡心	222
张雯茜	AI情	224
林涵清	梦	226
张嫚凌	丙	227
黄婷	我是一只羊	229
颜科沅	梦蝶	231
伍政伟	飘飘然的她	233
孙云飞	超市卡	235
张泽鼎	小蝌蚪找妈妈	237
许欣儿	阿嬷	239
周美心	找鸚鵡	241

文讯

世界华文作家代表大会侧记（文：郭永秀）	244
作协与南中和华中联办“结一场文学情缘”文学论坛	250
作协主办“2024作家协会文学讲堂”	252
“女性文学”分享会暨《新华文学》第101期暨 《新马文学高铁之新诗》发布会	254
作协代表团访问吉隆坡暨花踪文学奖颁奖礼和文艺营	256
“中国文学新浪潮”作家代表团访问作协	258
新加坡作家协会2024-2026年度理事会	260
《新华文学》第104期征稿	261
《新华文学》投稿须知	262
订阅《新华文学》	263
《新华文学》订阅表格	264

主编的话

当我们决定以“镜映多重光谱：全球化时代下的身份探索与归属”为主题并开始征稿时，许多读者和作者反馈说这个话题难以下笔。确实，多重身份或身份认同的议题复杂而深奥。然而，经过一系列的交流，我们欣喜地收到了许多优秀稿件，深入探讨了我们所关注的“斜杠人生”概念。这个概念不仅反映了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也体现了我们所处社会的多元性。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身份，涉及文化、地域、性别、职业等多个方面，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期收到的作品中，有新移民探讨社会身份，包括国籍、阶层等；也有对个人身份的深入讨论，如同时兼具企业家和母亲身份的经历。这些探讨凸显了身份的动态性，它会随时间和环境而变化，在不同情境下可能产生冲突，各种身份之间也相互影响、交织。

形成这种多重身份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网络环境，以及后疫情时代社会流动性的恢复。这个大环境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人生道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种多元化有助于增强我们的文化敏感性和同理心，促进在不同环境中建立联系。

作为主编，我希望本期《新华文学》能够引发读者的自我反思。在阅读我们的作品后，您可能会更加了解自己存在的多重身份，思考如何在这些身份之间寻找平衡，并学会根据环境灵活展现自我，从容面对自己的复杂性。在

讨论这些议题时，我们尊重每位作者的独特性，倡导社会对多元身份的包容。

本期收录了多篇优秀散文，如李喜梅的《孙女西西》、艾禹的《原州行——文化与人性的触动》及沈斯涵的《从上海到新加坡：文化交融中的归属与共鸣》等。这些作品探讨了从新加坡到北京，到原州，从上海到新加坡的文化交流感受，其中许多动人时刻值得细细品味。我们还收录了陈帅的《母亲》、穆军的《情迷》与柯奕彪的《身份对决：魔鬼与天使》等小说，讲述了一些贴近生活的故事。我们希望这些作品能在读者心中激起共鸣，引发思考和感悟。另外，我们还收录了第六届新华青年文学奖之闪小说得奖作品以示表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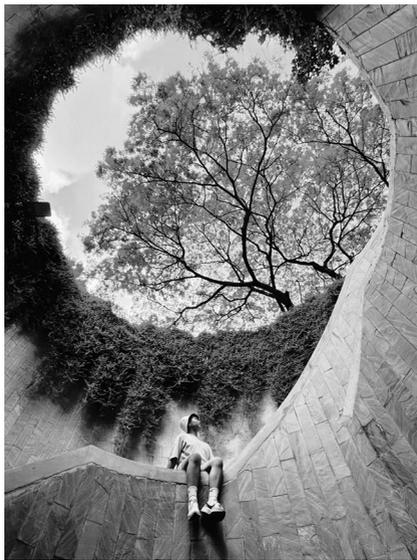
我们每个人都宛如一面多棱镜，在不同的光线下折射出不同的色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化的交融、信息的流动、地理的跨越，都在不断重塑着我们对自我和他人的认知。希望在探索自我、理解他人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找到共情的力量，建立真正的联结。

让我们一起，通过这期《新华文学》，展开一段关于身份与归属的深刻对话。

镜映多重光谱：
全球化时代下的
身份探索与归属 专辑

散文

树洞“龙之穴”的神秘能量



每年7月，正逢暑假，各国游客来到新加坡，各处名胜景点都变得格外热闹。

我家15岁的侄儿牛牛，是个喜欢旅行，喜欢摄影的阳光大男孩。他在上海长大，早已看惯了白天的都市繁华和黑夜的霓虹璀璨，也早已在孩童期就见识和体验过迪士尼乐园的梦幻刺激。今年春节前夕，我已带着他，把新加坡名胜景点几乎都打卡了一遍，那么这一回，我该带他去哪儿走走？

我左思右想，要不就选一天清晨，去大自然中走一走，去福康宁公园找网红树洞“龙之穴”吧！我从网上找了一系列摄影达人拍摄的相片，给牛牛看——我们可以爬上不断延伸的螺旋阶梯，拍一组梦游仙境般的“人生大片”。牛牛眼睛一亮，点头同意。

我曾经在某个工作日的午后，经过此处树洞，在洞口从下往上看，可以看到洞口附近的苍天大树和茂密枝叶铺满天井的天空。井边挂满绿色墙蔓，时不时还会有落叶从天井飘落，真是如同梦游仙境般美妙。那天刚好下了一场暴雨，当我走下旋转阶梯时，并没有看到有人排队拍照，于是我就想当然地以为，只要不是周末，平时来拍照打卡应该不会需要等待很久。但事实证明我真是太天真了，当我们在星期二早上9点抵达树洞时，见到了各国游客们都早已在树洞后的人行隧道里汇集，有秩序地排起长队，其中有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韩国游客等等，大家都自带座椅和小风扇，一看就做足了攻略准备。

我们俩深吸一口气，默默地站到了长队的尾端。我想，既然来了，就排队等等吧。据说早上9点到10点是捕捉阳光和剪影的最佳时间。我们如果排队等一个小时，应该就能够拍到最美的光影效果。

牛牛满怀期盼地问我：“等轮到我时，我该摆什么动作？”

我蹲下身，笑着指了指正前方正在专业拍摄中的一组人，牛牛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半小时过去了，在这狭长的隧道中，我们都已热得满头大汗，身后的队伍越来越长，前面的队伍居然还没怎么移动。身边不断地有晨跑的行人经过，看到如此长队

阵容，都露出了诧异的神情——这“龙之穴”树洞究竟有什么神秘能量，能让一群毫不认识的游客从四面八方汇集此处，自动排起这般浩浩荡荡的队伍？

队伍的最前端，我注意到有一对年近七旬的中国夫妇一直在那儿。大爷站在隧道口左侧，礼貌地提醒着正在上下楼的行人走快一点，注意不要一不小心就跑进了别人的镜头，大妈同时站在举着手机拍照的游客旁，指导着坐在台阶上的人要摆出什么样的姿势更漂亮。一开始，我以为这对夫妇和这组游客是互相认识的，再接着看下去，发现几组游客陆续走了之后，他俩还在那里给下一组游客做技术指导。大爷不断提醒着游客上下台阶要小心，大妈温柔地指挥着台阶下举手机的游客，把镜头抬高点或者抬低点。牛牛好奇地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快要轮到下一组母女拍照了，小姑娘看上去是中国高中生模样。上衣白T恤，下身穿牛仔裤，她的妈妈也是一身普通休闲装打扮，看起来都很普通。终于轮到小姑娘走上台阶，准备坐到扶手上时，她紧张极了，学着之前的游客，背靠扶手，努力双手一撑，却怎么也坐不到扶手上，哽咽着喊：“太高了！我怕！妈妈，我好怕！”

台阶下举着手机准备拍摄的妈妈，尝试不断地鼓励她：“加油，你可以的！”

两分钟过去了，小姑娘依旧无助地站在那儿。

大爷见此情景，说：“妈妈快上去，去托孩子一把！”

大妈也说：“把手机给我，我帮你拍，快去陪你闺女！”

当妈妈飞身上前托举那一刻，女儿眼泪潸然而下，她终于勇敢地坐上了扶手，成为了全场众人眼中的焦点。妈

妈也侧身一跃，坐上了扶手，柔情地为女儿擦去脸颊上的泪水。这一刻，温煦的阳光照在母女俩身上，墙上的剪影幻化成身后的翅膀。这一对穿着朴素的母女，在此时美得宛若坠落人间的天使，在台阶上闪闪发光。我忍不住为她们鼓掌，身后的队伍也响起了掌声，在众人的掌声中，小姑娘自信地微笑抬起头，眼角闪着光。

下一组身穿花衣的菲律宾家庭，妈妈陪着八岁男孩上场，男孩同样非常紧张，被妈妈托举上去的那一刻全身都在颤抖，但神奇的是，当台下的爸爸举起相机那一刻，男孩的表情立即多云转晴，笑得无比灿烂，身后的妈妈也摆出了最优雅自信的姿势。从洞口投射过来的一束光，如魔法般照耀在这一家人的花衣上，光彩闪耀。妈妈继续迈着优雅的步伐款款下楼，爸爸一手插兜，一手举相机，含情脉脉地拾级而上，三人互相交换拍摄，整个过程就像是迪士尼动画电影《魔法满屋》中一家人在互相传授与升级魔法能量。

再看下一组是一对韩国情侣，打扮精致的女孩一掌把男友推向了台阶，男友的脸上写满了“我好害怕”。他毫不情愿地走上台阶，颤颤巍巍坐上扶手时，深吸一口气，把头抬得近180度，怎么也不敢往下看，脚也更不敢往下垂，双手向后死死地抱住扶手，脸都吓白了。女孩见状，用韩语大声喊着，意思大概是“我来拯救你啊”，一边喊一边连蹦带跳跑上去，飞身坐到了男友身边。在光芒万丈下，两人幸福地抱在一起。在场所有人都笑了，真是亲眼见证了现实版《野蛮女友》吧。

之后几组都是各年龄段长裙飘飘的亲友团，当我正目不转睛地欣赏着一组又一组游客时，突然发现之前在一

旁做技术指导的大妈终于也要上场了。台下队伍再次响起了掌声，大爷高兴地向大家拱手作揖表示感谢。原来大妈一大清早就来拍过照了，但是大爷左拍右拍，拍出来的效果，她都不太满意，大爷想重新排队一次，但又担心大妈在狭长的隧道里热得缺氧，于是他和身后的每位游客都打好了招呼：“我们再等一个小时重拍，但我们这把年纪实在没法站在后面那么久，能否通融一下让我们在前面有通风的地方等待？”于是就有了我和牛牛刚到树洞排队时，最初看到的那一幕——大爷一直在有礼貌地维持秩序，大妈也一直在辛勤地为游客拍照。这一回，游客们都争着为大爷大妈拍照，仿佛是在为自己的父母补拍。当大妈走上台阶，努力地侧身一跃时，游客队伍中各种不同的语言，此起彼伏地唤着：“小心！小心！慢慢来啊！”

这一幕，我竟然看呆了，他们像极了我的父母，年轻时曾经历过最艰苦的岁月，直到儿女已各自成家后，他们才开始享受人生，像年轻人一样有猎奇之心，会刷小红书，也会玩抖音。无论走到哪个国家，都保持着老干部式的道德原则，绝不做插队的事，也绝不倚老卖老占便宜，时刻保持感恩，尽量不欠人情。

在一旁的牛牛拉拉我的衣角，轻声提醒我说：“我准备好啦！我要上场啦！”我这才回过神来，赶紧跑去树洞下，举起手机，镜头朝上准备。牛牛轻轻松松就坐上了台阶，摆出了“以天为盖地为庐”的盘龙姿势，再摆出来了“左手握地，右手握天”的仙人姿势。这些动作都现学现用，从之前的游客那儿学来的，同样的姿势，在少年牛牛身上，更多了一分“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少侠气场。

所谓“龙之穴”，那条“龙”就是我们排队组成的“人龙”

吧？当世界各地的人们有序地走上台阶，坐在树洞口的那一刻，大自然毫不吝啬地将光芒投向每个上场拍照的人，无论男女，无论老少，无论肤色，能排这么久，且有勇气站上来的每个人，都成为“龙之穴”里的光芒万丈的真龙。

当我们拍完照离开时，我禁不住频频回头望，树洞口的那道光，即将会照在谁的身上？赋予怎么样神秘的能量？来此拍照的人们，他们最初可能和我一样，只是为了拍照打卡，但经历过漫长的有序排队等候，看到了各国游客共同的优秀品质——自信、善良、谦让、执着和勇敢，大家都在树洞下找到了心灵的共鸣，拍到了独一无二的人生大片。真是一切值得！

当夜幕降临，当人群散去，“龙之穴”的神秘能量已传送到每个人的心里，收在手机相册里，在滤镜的特效作用下，继续散发着正能量的光。

陈敏洁

中国上海人，同济大学文学学士。“蓝宝学堂”学生托管中心校长，“蝴蝶童画”品牌创始人兼美术老师。艺名蝴蝶妈妈，2023年出版《育儿如画——小如意美育成长记》。

此心安处是吾乡

(

往事并不如烟。

22年前的那个5月，初次踏足岛国的一幕清晰得令人惶恐：四顾一片茫然，不知该先迈左脚还是右脚。待调整好了脚步，局促不安的呼吸怎么也无法调匀，好不容易安稳下心绪，甫一踏出机场，滚滚热浪扑面而来……

跟理想、梦想都不搭边。下南洋，流落异国他乡，只是为了跟随夫君的脚步，所谓的“随夫下南洋”绝对不包含任何浪漫色彩。而身边那个被赤道风吹得面目全非，日日挥汗如雨、时时非日晒即雨淋的“狮城建设者”，执意南下的目的亦不存有半点儿惹人遐思的成分——谋生，仅仅只是为了谋生。

“三年合约期满即刻回返。”他临行前日日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于是乎，两个道地的秦地子民一前一后奔赴这个四季皆夏的热带岛国，摇身成为道地的异乡人，开始了寄人篱下且居无定所的日子。

浓浓淡淡的乡愁由此拉开序幕，构成了异乡生活的主旋律。

2

逾而立但无立锥之地，时时处处受制于人。悲哉！哀哉！

“夹着尾巴做人吧，人离乡贱啊！”那个标准的秦地男人扔下一句标准的秦腔后踩着咚咚作响的脚步“上工”（即上班）去了。

“漫漫长夏何时了？”这个典型的秦地女子紧跟着踏出了房门，轻声细语，气若游丝，俨然李后主上身，婉约得似模似样。

赤道的阳光无情地烤晒着，汗水混着雨水，雨水和着泪水，流成了河，汇入了海。

思乡之情随时泛滥，无需等到明月高悬，河边的青草般，肆意滋长，四处蔓延，自眼前到天边。

春华秋实的田野，冬雪飘飞的山川，梦里梦外轮番上演。

“妈妈，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留守的孩儿带着哭腔的呼唤穿越千万里，回荡耳际。

“同学们都在专心地读书，我却在一旁默默地拭泪。”孩儿的书信时时带在身边，泪痕满满。

敌得过风吹日晒的皮肉之苦，敌不过骨肉分离的锥心之痛。

“不如接儿子过来读书吧。”

樟宜机场拥孩儿入怀的那一刻，满脸的泪水化作翩跹的蝴蝶兰，俏生生凌空起舞——终生难忘的美感。

骄阳不再刺眼，酷暑不再难耐，雷电不再触目惊心，就连风雨亦日渐温柔起来。

日子骤然间飞快流逝，转瞬就到了决定去留的时候。

“你想离开还是想要留下来？”一遍又一遍征求孩儿的意见，实则两个大人尚未做好决绝离去的心理准备。

“只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离开还是留下都不是问题。”

“那就再续两年合约吧。”

一颗飘浮不定的心慢慢地落在了地上，但根始终无法生得出来。

接踵而来的日子在不断搬迁中继续，湿漉漉的脚印踩踏得坚硬的土地日趋柔软。

3

“妈妈，我想要个弟弟，你给我生个弟弟吧。”

“好吧，我们生了弟弟就回去。”

弟弟出世不久，又到了决定去留的时候。

“不如我们等哥哥小学毕业才回去吧。”

哥哥小学毕业了，成绩骄人，显山露水。

“不如我们等哥哥中学毕业才做打算吧。”

这一等也就遥遥无期，那愁也就永无止境了。

白天无暇顾及，夜里梦来梦去：老屋、老井、爷爷的老杏树、村口的桥、村边的河、河边的山、山巅的月……流着泪坐在东河滩，从寒冬到春暖，桃花红、杏花粉、梨花白。

“再不回去看看真的要疯了。”

幼子三岁那年，带着他一起回到了故土。

老屋塌了，老井埋了，老杏树不见了，桥宽了，河浅了，山低了……静静地坐在河滩，看孩儿河里戏水，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一行热泪顺着脸颊缓缓流淌，欢欣的、幸福的泪水。

“妈妈你为什么哭呀？”

“妈妈高兴啊！”

“妈妈为什么高兴呀？”

“妈妈回家了啊！”

“妈妈我也回家了，我的家乡好美丽啊！”

好美丽，我的家乡；好美丽，我的乡愁。

4

带着我美丽的乡愁，轻轻地挥挥手，但又忍不住回头，再回头。

那一方山水，那一方人，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朦胧。

十年，二十年，流水般，努力不惑中，知天命已近在眼前。

不再像风一般匆匆，像云一样飘忽不定。那挥之不去的乡愁也闲云流水般悠然，清风明月般淡定了。

“妈妈，我想回家。”好几年前的事了，即将负笈英伦深造的长子突然开口说道。

“回家？你的家不在这里吗？”

“妈妈，我想回去看看故乡的山水。”他突然泪流满面。

离开故土时他只有八岁，乡愁也同样在心底生了根。

“回去吧，回去看看吧，我的孩子。”

那一刻，我的泪水奔涌而出。

而我的乡愁终究是回不去了，它已成为我的影子，寸步不离地跟在我的身后。

只好停下脚步跟它一起寻寻觅觅。

却原来最为熟悉的画面就在眼前，就在日日漫步的河畔：小桥弯弯，流水潺潺，蝶舞花丛，鸟鸣林间。跟故乡的东河滩何其相似！

于是把那浓浓淡淡的愁绪揉碎了，丢进河里，撒入花丛，然后安静地坐在青白石上，跟那久立草尖的蜻蜓一起梦回故里，梦回童年，带一身花露，惹一身花香浓。

S

回不去了，我永远的乡愁。

不再纠结，不再伤感，顺乎情，顺乎理，顺其自然。

喧嚣和浮躁都交由岁月带走，一颗宁静淡泊的心从此安然若素。

不言愁，不言愁。

停下脚步，坐在河边，听流水细说从前，听鸟儿闲话昨天，听来自远方的呢喃。

“偶然间忆上心头的”，“只是故园旁边的小池塘”，“萧风中，池塘两岸的芦与荻”。

小池塘依稀眼前，芦与荻清晰可辨。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但其实，没有月亮的夜晚也听得见。

“……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浓浓淡淡的乡愁，就留在脚下的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吧。

齐丕蓉

本地写作者，著有散文集《他乡故乡》及《爱上一座城》，为“第八届冰心文学奖”首奖获得者。

摄身光

张秀美

春：幸运的降临。

家里的房子盖了没几年，院子里的果树就开花了，蝴蝶悄然而至，在花间追逐……父母到树下查看后，慌张出了家门，很快就带回个小瓶子，倒进院子的大缸里勾兑着，登时一股恶臭弥漫开来，他们忽然想起什么，把我们轰进屋，关紧门。烈日下，每棵树都被喷洒遍了……

贴着门缝，看见喷头下如雨的水雾中，升起一朵小小的彩虹，推开门跑出去，兴奋地拍着手……父亲高举着喷杆说，大雨后才会看到大大的彩虹……而北方，春雨比油还贵，夏天稍纵即逝，秋季天高气爽，寒冬滴水成冰，彩虹轻易找不到来路。

橙：大地的呈现。

夏天来了，采蘑菇成了生活的日常。凌晨4点左右，北方的天空一泛白，小伙伴们就成群结队往山上进发了。那天的雾很大，而且越来越大，浓雾中，大家迷了路，也相继走散。孤零零地在山林里穿梭，时而撞见孤坟，吓得魂飞魄散；或者莫名地走入陌生的村庄，一打听才知离家很远，转身奔往家的方向，竟又折回了山上……

不知过了多久，雨劈头盖脸袭来，躲在柞树下，头顶的层层树叶一会儿就破烂不堪了……

15

—
2025年
2月号

雨过天晴，蘑菇又大又密，篮子很快就装满了，太阳下，回家的路闪闪发亮……

各家的母亲都守在村口，她们怀着身孕，手牵大一点的孩子，眼巴巴地盼望着迟归的孩子，直到熟悉的身影走近了，才松口气，也不回家，都留下来，等到最后一个孩子拐着沉甸甸的筐走过来……而父亲们还在山上焦急地寻找着……

这天的经历有据可查，却惊惶迷离，心头不解也不舍，猛回头，一道彩虹，笼罩着我们失散且迷失的山峦。

黄： 阳光的颜色。

老师留下作业：画画。所以，需要买蜡笔。

放学回到家，父母正在筹措买盐的钱，每个地方都翻遍了，叮叮当当的几枚硬币，蜡笔的事儿就说不出口了。

那时总帮着邻家的孩子做作业，解题如破竹，他呆呆地在旁边摆弄着蜡笔——我渴慕极了，灵魂出了窍，直到他说“借蜡笔”……后来又决定掰下一段留着我再用，掰不开就拿刀切，结果割伤手指，改用牙齿，咬得参差不齐，最后一块几乎是啃下来的，薄薄的一片，两边翻卷着，像木匠刨出的木花。他吸口气说牙疼！又咂着舌头说很苦。欸，蜡笔不是辣的吗？他咧嘴嘲笑我，露出彩色的门牙，我仰头大笑……

窗外，秋风把落叶吹到树根，枝丫光秃秃的，想起父亲的“手工”彩虹，随手画了下来，可惜色彩暗沉，就放在窗台上……

夕照透过窗户映得彩虹画色彩明艳，我诧异地拿过画本，彩虹如鱼般跃起，慌忙伸手去接，落在掌心，移开

手，又滑向窗台……侧身从窗边望出去，在玻璃的切口，彩虹如火苗般升腾……

天哪，我得到了打开彩虹的钥匙？

绿：无尽的来源。

我的人生从此开挂，偷偷摸摸，趴门趴窗，俘获了无数彩虹。

那天，一束刺目的光从地面射来，原来是玻璃碴，捡起来放在眼前，旋转着身体看向天空，万千朵彩虹次第绽放……

此后，遇到碎玻璃，就拿到石头上磨去锐边尖角，站在阳光下的窗户外，指缝间夹满玻璃片，摇晃着向屋内照去，满屋是活蹦乱跳的彩虹，好像五彩缤纷的鱼儿，狸花猫欢喜地跑着跳着抓着……

晚上，枯坐在煤油灯下，反复钻研玻璃的奥秘，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透过玻璃，昏暗的灯光也幻化出绚烂的彩虹！

后来，在水滴里、在水杯中、在肥皂泡上、在玻璃瓶底儿、甚至在酸涩或喜乐的泪珠上……收获了千姿百态的彩虹！

靛：灵感的化身。

深冬的午后，太阳清冷地挂在西天，稀薄的阳光斜照着，打开门，小猫沉迷地趴在地上，看到人，只“喵”了一声，没有往日隆重的欢迎仪式；弯腰抱起，它却拼命拱着身体，挥舞着拳脚要扑下去。地上，一方淡淡的光影安卧着……它已经习得捕捉彩虹的秘诀了？

蓝：深沉的向往。

多年后，我决定到南方。

第一次坐飞机，特意选了窗口的位置，目不转睛地俯视着窗外的云天，有时云朵慢悠悠飘过，有时云层翻江倒海卷来，有时是神仙般的剧情，更有不断变幻的麦田、海浪、牛羊群、众生相……

忽然，右前方出现一个圆形的彩色光晕，越来越清晰：摄身光！彩虹最终极、最圆满的表达！

我内心澎湃，多好的运气才会在万米的高空相遇！道行高深的僧人隐居崇山峻岭，毕生缘悭一面；当次机内的人大多沉睡着，或坐在中间或左翼；我的坐标与空中的温度、湿度、高度及光照，神奇地调转至准星线……万事俱备了，只差我转动一下……而我没有辜负天时和地利……注视着摄身光，看它在茫茫云海与飞机伴行，起起伏伏，难分难舍，长长久久……我突发奇想，向摄身光招招手，竟得到了微微的呼应：我震惊地看见我看见了我，那该是昨天的我与明天的我不可思议地会合。

于时空的内与外，我与我忍不住走向了彼此，紧紧拥抱，交换着真实与虚幻、勇敢和忧虑、失望与希望、伤痛与疗愈的信息……相互安慰与鼓励，条分缕析着生命的轨迹，每一条每一缕都熠熠生辉。酸甜苦辣咸腥涩不是彩虹的颜色，它隐藏在彩虹的背面，轻轻拭去，彩虹失去了依托，越来越苍白，以至于淡去；彩虹不单单属意幸运，彩虹更倾向于诸多苦难，成就无比的辉煌！

这意外的思辨，是摄身光的恩赐，收藏起它永不消失的光环，我将在南方的热土续写个人履历……

紫：慈爱的力量。

机场外，雨已歇，仰望天空，一道彩虹，映照辽阔的天地。忽然想到，这穹庐般的彩虹不就是一间无极的广厦吗！从历史和文学中翩然走出，庇护着世间的一切。

19

—
2025年
2月号

张秀美

文学爱好者，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与友人合著《女人之约》《女人再约》，作品散见于本地和中国的文学期刊。

缘起……

所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想当初，二十多年前的我还是淑女一枚，自然引来无数君子竞折腰。

其中有一位Mr Choong，新加坡人，因为无意中看见一张我的照片，顿时让他有一种“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后来我从旁观者的角度仔细审视了一番那张照片，其实照片中的我给人一种“傻白甜”的感觉。

当时的我还在中国，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Mr Choong把新加坡人锲而不舍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当时还没有微信等社交媒体，联系起来并不方便，Mr Choong就每天用手机给我打越洋电话。他本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生性腼腆安静，但在电话里却能够侃侃而谈，温暖深沉的嗓音宛如冬日里的一缕阳光……

三个月以后，在电话那头Mr Choong突然说要给我一个惊喜。他说想和我见面，并且已经买好了从新加坡飞中国的机票。说实话，我的确又惊又喜。惊的是第一次有国际友人前来造访，应该以怎样的礼仪规格来接待外宾呢？喜的是当时恰逢中国和新加坡建交14周年，Mr Choong的这趟中国之行也充分促进了中新两国的友好民间交流。思忖再三，考虑到他每天与日俱增的高额电话费

和价格昂贵的机票与酒店，于是我决定开始存钱，好歹请他吃一顿大餐以尽地主之谊。中国乃礼仪之邦，要让他充分感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

俗话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双方友好会晤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我在机场等着Mr Choong，只见三三两两的乘客鱼贯而出，渐渐地开始人头攒动，在人群深处我一眼就认出了Mr Choong：个子高高瘦瘦的，看起来很斯文，有一种读书人与生俱来的书卷气。

“嗨，Mr Choong，你好！”“嗨，Miss Li，很高兴见到你！”他好像有点儿紧张，羞涩地看着我微笑，眼里透着一份不加掩饰的真诚。其实我当时最想问的就是他的姓氏“Choong”是如何发音的，对于我来说简直是谜一般的存在……“Choong”既不是英文，也不是汉语拼音，我一直都是叫他“冲先生”，后来经过他的一番解释，我总算弄明白原来他不是“冲先生”，而是“钟先生”，原来新加坡人的姓名主要是用中国南方的家乡方言拼写而成……初来乍到，钟先生就凭一己之力解决了我对他名字“听说读写”方面的困扰。

我的家乡依山傍水，地处长江沿岸，一半山水一半城。为了欢迎Mr Choong的到来，我特意带他去长江边一艘古色古香的游船上共进晚餐，正好可以一览长江两岸的秀丽风光。时值中秋，夜色渐浓，一轮明月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如此良辰美景让我忍不住诗兴大发：“Mr Choong，我们背几句古诗助助兴吧，诗里必须有‘月亮’哦……你先来！”他连忙紧张地放下筷子：“Miss Li，我的华文不太好，以前念英校的，平时都讲英文”，可能看到我失望的表情，Mr Choong绞尽脑汁，突然一拍桌

子：“床前明月光，疑是……疑是什么霜？”“疑是地上霜，你只答对一半，下面轮到我了”，我清了清嗓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Miss Li，你输了，诗里没有‘月亮’啊？”Mr Choong立刻兴奋起来，好像以为自己反败为胜，我用嫌弃的眼光看着他：“‘婵娟’就是指月亮啊！”Mr Choong尴尬地笑了笑：“啊？原来如此！Miss Li，你快看——天上有好大一个‘婵娟’啊！”

我哭笑不得：“Mr Choong，你输了，罚你吃10个麻辣小龙虾……便宜你了！”这可是当时风靡全中国的特色小吃，奈何他平日口味清淡，但迫于我的压力，只好勉为其难，他辣得眼泪都流出来：“Miss Li，政府告诉我们要‘少油少盐少糖’，这样饮食比较健康，下次来新加坡我带你吃新加坡的大众美食‘海南鸡饭’！”“啊？为什么‘海南鸡饭’不在海南，而在新加坡？”“为什么你是华人，平时却讲英文？”“为什么在新加坡不可以吃口香糖？”一连串的问题让Mr Choong应接不暇……他连忙给我剥了一个麻辣小龙虾，可能是想堵住我的嘴：“Miss Li，你喜欢吃就多吃点，我来给你剥！”他清澈的眼眸凝视着我，宛如夜空中的点点繁星……

小龙虾之宴的第二天Mr Choong就身体抱恙，肠胃不太舒服，可能是因为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我的惩罚。我顿时深感内疚，为了表达我的歉意，从未进过厨房的我开始“洗手作羹汤”，很有诚意地熬了一碗“爱心粥”给他送去酒店。Mr Choong好像很感动，一边品尝一边赞不绝口，让我恍惚觉得自己有当米其林大厨的潜力。“Miss Li，这碗粥很好喝，谢谢你像妈妈一样照顾我。”“什么？像妈妈一样？”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心里开始暗暗担

忧他的华文水平，他也意识到自己辞不达意，连忙说：“我的意思是，在家生病了也是妈妈煮粥给我喝，你和妈妈煮的粥都‘各有秋千’。”他正在为自己用对一个华文成语而沾沾自喜，我连忙打断他：“是‘各有千秋’！”Mr Choong立刻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其实我的意思是，我……我……”他突然停下来，“Miss Li，你……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我沉默片刻：“Mr Choong，你的华文不太好，我担心我们无法好好交流。”“我会努力学华文，‘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在中国，你在新加坡，我们无法经常见面。”“我每天给你打电话，经常飞过来看你，‘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Mr Choong，你是认真的吗？还是只想玩玩而已？”“Miss Li，‘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看着我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的轻轻念出来……

两年后，Mr Choong带着Miss Li从中国来到新加坡，Miss Li已经升级为Mrs Choong。结婚一年以后，钟先生和钟太太喜得千金，两年以后又喜获麟儿，钟先生和钟太太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一天，钟先生突然很严肃地对钟太太说：“Dear，我们再生一个吧！”“什么？”我瞪大双眼：“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三年抱俩’刚好凑成一个‘好’字！”“Dear，政府鼓励我们多生育，你知道吗？新加坡的人口已经负增长了！”钟先生开始忧国忧民，“可是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我们这一代人都只生一个，我已经超标了！”我连忙据理力争，“Dear，你已经加入新加坡国籍，你现在已经是新加坡公民，应该响应新加坡政府的号召。”钟先生这几年跟着我华文进步不少，已经有了质的飞跃。“我承认我现

在是新加坡人，我爱新加坡！可是，中国是我的根，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把“不要再生小孩”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Dear，不要激动，冷静一下，其实我只是想凑两个‘好’字，你不是经常说‘好字成双’吗？”钟先生终于亮出底牌，“什么？还两个‘好’字？就是四个小孩啰？”我气得拿沙发抱枕丢过去：“是‘好事成双’，不是‘好字成双’，你不要故意偷换概念！”

“妈咪，你不要跟爹地吵架！”两个小瓜连忙跑过来，弟弟用稚嫩的声音问我：“妈咪，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新加坡人？”“妈咪以前是中国人，后来爹地把妈咪带来新加坡，妈咪就变成新加坡人啦！”姐姐也睁大眼睛好奇地望着我：“妈咪，那你到底爱中国，还是爱新加坡？”我把两个孩子抱在怀里：“你们是爱爹地，还是爱妈咪？”两个小瓜窃窃私语，然后给出了答案：“我们都爱！”我笑而不语……姐弟俩这才恍然大悟，异口同声地说：“妈咪爱中国，也爱新加坡！”

此时的钟太太一改往日的强势作风，而是含情脉脉地望着钟先生：“我爱中国，也爱新加坡——我爱我家！”

注：钟太太谨以此文献给钟先生，贺钟先生钟太太结婚二十周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黎春莉

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前中学教师，文学爱好者。

疫情中的礼物

时光匆匆流逝，还来不及抓住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日子就悄然而逝，头也不回地往回忆里钻。我生怕不做记录，自己老了那些美好就迷失在了沉甸甸的记忆里。

2019年中的时候，我预料之中地怀孕了。由于这不是我第一次怀孕，因此倍感珍惜，万事皆小心着。现在回想自己的少女心也是觉得可笑，胚胎还没成型就扶着肚子生怕不捧着就坏了，在地铁上给快足月的妈妈让座还有些不情愿。如今依然清晰记得，孕初期孕反难受，胆汁都快吐出来了。没想到吃了妇科医生开的止吐药就没感觉了，我心想：感谢现代医学，能够在副作用极低的情况下缓解甚至解决身体不适，以前的人该多么辛苦。那段时间确实比较不容易，腹部不显怀，坐地铁上下班有时还需站着。但是看到我住家附近到处都是大腹便便的母亲，我也释怀了，许多人比我更辛苦。

孕中期是孕期最舒适的，吃睡都好，皮肤、心情、状态皆好。由于工作的灵活性和我身怀六甲的执拗，每天早上慵懒地起身，错过早高峰期去上班。印象颇深的记忆是每每早上10点半左右到公司楼下时，已经是隔壁部门的休息时间，总有一组人在楼下吸烟区小憩，我憋着气扶着肚子快速走过。这是后来因疫情全面在家办公后我脑海中时常闪过的片段。

孕后期的时候肚子还是很小，且是位置偏下的像大肚脯似的肚子，一点也不像我母亲怀我之时肚子顶到胃部，很精神、挺拔的模样。我和父亲站在一起，从侧面看肚子的形状和大小都一模一样。先生坚持每日给我做一顿晚餐，两人食四五样菜，确保饮食均衡的同时也尽量满足我的口腹之欲。他说：“感恩你没有过分要求，还是一日三餐，开心进食，就很心安。”这个时候，中国的疫情已全面爆发。

身为新妈妈的我突然提高警惕，家里囤积了大量干粮和口罩，尽量减少社交，在政府号召“生病才戴口罩”的阶段我和家人每日都戴着口罩。凭借对中国疫情的关注，我还有朋友到武汉进行前线支援，我们知道这一切不容小觑，事关重大。很快的，公司就允许我全面在家办公了。减少了和外界的接触，让我对疫情的担忧缓解了许多。在家办公所减少的通勤、社交时间，让我能更好地安胎待产，时刻准备迎接肚子里的新生命。

非常有规划的我，知道此时最重要的是考虑疫情在本地蔓延后，我原本的生产、月嫂、帮佣在安排上的必要改变。我迅速和妇科医生、产科医院确认了详情，得知先生还是能进产房一起见证奇迹的时刻，我松了一口气。原本敲定的月嫂因马国锁国无法前来，我只好临时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一位愿意临危授命的本地月嫂。当下已经无法聘请海外帮佣，只能从已经在本地工作的群体里寻找。经过了几次网络、现场面试，最终做了决定，通过中介公司递交申请。殊不知人力部拒绝了该申请，原因是希望减少疫情期间的人员流动。我遂写了封信陈述了待产状况和家里的人力安排，通过中介公司再次进行申诉。法理之外有

人情，这次人力部很快就批复了。我如释重负，所有事务都已安排妥当。

那是我最后一次去看妇科医生，距离预产期还有三周左右。只听俊俏的医生用极为温柔的声音说道：“孩子太小了，后期在肚子里成长缓慢，虽然一切指标正常，但还是早两周生出来养比较好。下周三催产然后顺产如何？”那时因为疫情已在本地爆发，先生已经不能陪同看诊了，我自己一个人听到这则消息时，心里颤了一下，没想到时间如此紧迫。我低头用手机看了看良辰吉时，和医生敲定了一个生产的时间。

到了生产日，父母把我和先生送到产科医院门口。那时的医院已戒备森严，进出口有管制，需要扫码登记进入，限制访客人数。先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唯一的陪同者和监护人，与我一起拖着行李箱入住医院。临别时我分别和爸爸妈妈拥抱，彼此带着信心和担心，互相叮咛祝福。

关于顺产和剖腹，我相信在如新加坡这样能自由为自己做选择的国家，每个妈妈必然都经历了一番内心挣扎。我并不“迷信”顺产，只是了解顺产对胎儿的益处，以及渴望体验“真实生产”的过程。此次催产的目的，首选也是顺产。

我换好紫红色的衣服躺在一张临时病床上，护士在询问资料 and 具体意愿后就放入了催产丸。我用手机搜“感觉多痛或开多少指就应该打无痛分娩针”——答案是“因人而异”，好吧。约一小时后药效见效，我开始感觉到如痛经般的疼痛，开始有少量宫缩。又过了一小时，护士说开到三指，我已经难以忍受，秉持着“无需强求，相信科学”

的心态，很早打了无痛分娩。原本以为安排麻醉师还需要一些时间，没想到极为系统性的医疗团队，在五分钟内合力把我推进了一个房间，漂亮的麻醉师已经等在那里。我依稀记得她讲了一些哄小孩的话，随后我感觉背脊一阵凉飕飕，无痛就打好了。我心想：真快，一分钟就毫无痛感了，再次感谢伟大的医学科技！

我乐滋滋地回到病床继续玩手机，丝毫没有困倦的感觉。无痛带来的副作用就是一直发抖，貌似感觉很冷然后牙齿不停地颤、双腿不停地抖动，像极一只雨中无助的小狗。随后我就被送到了产房，随时准备生产。然而，可能由于无痛打得早，身体感觉不到疼痛没有驱动力，我从几个小时前开到三指后就没继续扩张。我的妇科医生是本地很受欢迎的男医生，当天半个医院都是他的产妇，我听着他已经为好多位妈妈接生，婴儿的啼哭一次又一次响起。就这样，20个小时过去。

医生第N次进产房看我时，我的状况还是一样，胎儿亦无恙。他温柔地对我 and 身旁疲乏不堪的先生说：“准备一下去剖腹吧，15分钟就好。你可能会觉得等了这么久还没能顺产很可惜。没办法了，现在刨就好。”我们默默点头，只想确保孩子的安全。随后一堆护士把我推进手术室，我就看不到先生了。这是我第一次进所谓的手术室，和我想象的一样亮堂白净，但没有想到那么大，像一间课室。那位美丽的麻醉师又出现了，她和医生已合作了无数次，我听到她说：“你不会感觉到痛，但会感觉到腹部受到挤压，你可以见证孩子的降临……”我就听不到声音了。有趣的事情还在后头。

我再次醒来时，躺在一个临时病房，我微微睁开双

眼，看到两位护士在谈天。我打了数小时的无痛和后来手术的麻醉还没全醒，我艰难地张开嘴巴，结巴地问道：“宝宝……怎么……样了？”其中一位护士不以为然地看了我一眼，回答道：“宝宝很好！”我卸下了心头大石，觉得可以回去睡觉了。护士们随后把我推回我的独立卧房，终于又见到了先生。我记忆中上一次见他还是在那个用来待产的产房。

他激动地给我看了一系列的照片和录像，在那些记录里，我小翻着白眼，躺在手术台上呼呼大睡，打着小呼噜，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孩子从肚子里拿出来时非常干净，没有血渣污渍，就是白白红红的，非常小，才2.55公斤。他们还把孩子放在我胸口上摆拍，我以睡着的姿态和宝宝合影了我们的第一张照片。有点可惜没见证孩子出生的时刻，但也很幸运，从进医院到生完，只有打无痛之前的一小时感到了疼痛。先生在我旁边有张床，需要随时扶我上下床去洗手间。我因为体虚需要先休息，他负责和亲戚朋友们分享我们喜获麟儿的好消息。临睡前护士把在婴儿室的宝宝推进来给我看了看，他和我想象得几乎一样，和彩超图里面的他也一样，尖尖的下巴，秀气腼腆的样子，不太像我。

隔日，医生巡诊，说我的状况一切正常，隔天就能出院。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剖腹产两天出院的，但我觉得自己身体状况可以，也觉得没问题。医生说，昨日开膛后发现下面有太多组织阻挡了宝宝出来的通道，所以无法开指顺产。我一想到我性格倔强的儿子在子宫里奋力往前游，却怎么也无法冲破重围就感到心疼，还好妈妈让你顺利来到这个世界了。回到温暖的家，月嫂和帮佣都已上岗，婆婆

也暂时搬过来住，我安心把孩子交给专业人士，自己负责泵奶、坐好月子。

疫情逐渐好转，我们从经历不得探访，到可以五人探访，到能够八人探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亲戚朋友也只能通过远程视讯询问孩子的近况，前期完全没有访客，好朋友亲自过来送礼，东西放门口，人走了才通知我们。后期也没有能办满月酒或百日宴，只是在自己家里吃一顿饭。有了孩子之后的时光变得更加转瞬即逝，抓都抓不住它疯狂奔跑的尾巴。

放完产假我就全面复工了，公司针对全球员工一视同仁，按美国总部的安排全员在家办公，因此我很幸运地可以不经历与孩子分离的焦虑，不用担忧供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陪伴和见证他的每一个里程碑——第一次翻身、趴抬头、坐立、爬行、站立，第一次叫爸爸妈妈，第一次挥手说再见，第一次吃各种各样的人间美食。新传媒电视台曾来家里访问关于“疫情宝宝”的主题，我分享道：“有一个孩子带给我的幸福是从其它任何地方都索取不到的爱，我每天都生活在无比幸福的光圈里。”我知道现代社会由于媒体与外界的压力，或产妇自身荷尔蒙的改变让许多新妈妈都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这点我从怀孕初期就非常警觉，也想对所有帮助我的人由衷地感谢。

疫情的神奇，可以让孕妇在别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怀孕生子的过程。很多人说2020开始的两年好似在他们的生命中跳过了，感觉什么都没做，亦什么都未收获。我怀抱感恩之心，深知我是收获最多的人之一，我永远不会忘记2020年于我的重大意义。写这篇文章的当下，这个四岁半的宝宝已经当了哥哥，已经会在睡前问我人来到这

个世界上是来做什么的，我说：我们来这个世界是为了爱彼此的，我们是来付出和收获爱的。

31

—
2025年
2月号

陈彦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中华总商会奖学金得主，在商学院进修后进入企业工作。新加坡作家协会财政，多项国际和国内作文比赛终审，现从事运营管理工作。著有散文集《溢彩流光的青春》。

我从他们的眼中 看见了我们的独特

很遗憾，外国的月亮总比自家的圆，外国的景与物总比自家的精彩。这座繁华的小岛国把世界各地的美食、景色、产品带到了我们的眼前，而我们却往往不经意地忽略小岛国的本土特色。

在丹绒巴葛麦士威一带用餐，享受着眼前的越南传统面包时，不难看见来自东方和西方的旅客在佛牙寺前拍照取景。顶着太阳帽，戴着黑墨镜，高举着双手拍照，旅客们的脸上露出了“到此一游”的喜悦。不远处，在现代咖啡厅排队领取美式咖啡时，也不难看见旅游团队聚集在马里安曼兴都庙前欣赏着新加坡最古老的兴都庙。有的旅客比手划脚，惊奇地发现短短一条街，不到250米的距离，竟矗立着两座属于不同宗教的建筑。

这一切看在眼里，疑惑在心里。这两个景点真的有这么特别吗？旅客们怎么都如此的兴致勃勃？在百般不解中，我举起了手机，想要拍下旅客们拍摄佛牙寺和马里安曼兴都庙的有趣一幕。但按下摄像按钮的那一刻，我从旅客的身上看见了在国外的自己。想起几年前在日本，我特别迷上浅草寺前的雷门大提灯和提灯下的龙的雕刻。在人山人海，感受着日本江户风俗的当儿，我也像个典型的旅客，自然地启动手机摄像头，拍摄日本东京最著名、最古老的寺庙。当然也没忘记站在雷门前，顶着太阳帽，戴

着黑墨镜，高举着双手拍照，脸上露出了“到此一游”的喜悦。就在雷门浅草寺外的周边街，当地人匆匆地走着，面无表情地经过来来往往的旅客，似乎置身于一切的喧哗和兴奋之外。而我，在这段回忆中，从当地人的身上看见了此时此刻的自己。

我想，我已经习惯了新加坡的文化和街景，也认识了这里的多个文化地标，不仅看多了也熟悉够了，以至于不再觉得这些文化地标有那么特别。而旅客们不一样，他们从他们活腻的地方来到了我已活腻的地方，感受到我最初来到这景点的新鲜感，也亲眼看到我已再熟悉不过的新加坡多元文化。佛牙寺、马里安曼兴都庙等建筑不仅仅是旅游景点，更是新加坡的文化遗产，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也分别是佛教文化和兴都教文化的重要象征，而这两座具有不同宗教色彩的建筑位置如此的靠近更反映了新加坡的宗教和谐社会。我确实从旅客们的眼中看见了我几乎忘记的新加坡特点。

但这也让我想起几天前所发生的一幕。这几年在丹绒巴葛一带上班，在麦士威熟食中心用餐时也得偶尔做个非正式的新加坡“代言人”。在人潮挺汹涌的熟食中心用餐，与旅客在内的陌生人拼桌是习以为常的事。那天，吃着吃着，无意间与对面的旅客四眼相对，微微一笑后，对方问：“新加坡有什么特产或纪念品，在别的国家买不到的？”听了愣了，有什么特产是唯独新加坡才有的啊？在这全球化的时代，即便不出国也能在超市或购物中心找到他国的特产，即便不踏出家门也能从电子商务网站购买香港的老婆饼、台湾的凤梨酥、厦门的大红袍茶、越南的传统斗笠。想必旅客也能随时随地购买新加坡的特产吧。

旅客炯炯有神的眼睛期待着我的答复，我的脑海里闪过的却是再普通不过的纪念品——鱼尾狮形状的钥匙圈、滨海湾金沙设计的冰箱磁铁、印有滨海湾花园的红色衣服。想到了这些却不好意思说出口，一方面觉得答复会太普通，另一方面则因为无法与这类纪念品产生共鸣。滨海湾金沙、滨海湾花园、鱼尾狮等地方即是新加坡人可以引以为豪的著名地标，也是旅客必去的打卡胜地，但却无法融入我的生活点滴。平凡的生活围绕着大约80%的人口都熟悉的政府组屋邻里、无数次以四种语言播放信息的地铁车厢、需要用纸巾霸位的咖啡店熟食中心、以及在具有古早味的邻里老区。这些是我所熟悉的新加坡生活，在枯燥和乏味中寻找简单的快乐，在埋怨和牢骚中享受岛国的舒适。

或许，在短短的几天行程内无法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所以才迷上设计壮观和独特的建筑。或许，网络上的介绍常强调“来到某某国家，没有去某某地方，就等于未到此一游”，所以才认为必须买到与某个地方相关的纪念品才能证明确实有到此一游。但那些纪念品迎合的是旅客们的口味，呈现的是一般旅客想看到的新加坡。而我，从他们的喜好，看见了我不常体验到的新加坡；更从属于他们的一般体验，看见了属于我们的本地生活。

我与眼前的旅客分享，既然逛了观光景点，不如也去一趟大巴窑的邻里中心和碧山-宏茂桥公园那看似浑然天成的自然河道，甚至随意搭到任何一个不在市区的地铁站然后自由地探索并与当地人交流聊天。与其逛光鲜亮丽的购物中心，不如去一趟为数不多的分层地契购物中心（如荷兰村购物中心、女皇镇购物中心），感受一下不一样的

购物体验，也认识一下现今购物中心的前身。既然有心意送纪念品给亲朋好友，不如花点时间去寻找不在旅游景区的当地精品店，购买一些有本地艺术家设计的手制品。

写着写着，朋友传来了一则简讯“新加坡真闷，都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我想，如果我们抛开一切的偏见，想象自己是新加坡旅客，把我们出国旅游的好奇心和态度带入游客的角色中，那将会有怎样的体验呢？

陈一萱

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毕业，目前从事城市研究与规划。热爱写作，作品刊登于报章和个人博客。

孙女西西

—— 生在北洋，长在南洋

上京抱孙

小娃儿于4月出世。是年10月，我卸下身边杂务，专程飞往北京，打算逗留一季。除了要抱孙女，还想借机沉淀一下，好好品味北国的寒冬与人文风情。

儿子家居六环通州新辟的小区。这狮城大妈堪比红楼梦里刘姥姥，天天遇见新鲜事。听说住户得定时去“买水”，心里好奇，逮住机会跟随前去探究竟；原来是预付水电费，才能持续获得供应。

城内坊间有许多日常称谓用语和习俗，与南洋在地，包括人和事，听过和未听过的，颇有趣味，诸如：

外婆称为姥姥，外公称姥爷；至于爷爷奶奶，则两地通用。其他日常事物：汽水则称软饮（或是翻译自英文的 Soft Drink）；旅游配套叫套餐（英文的 Package）！首次听闻“套餐”时，还真以为要上馆子吃饭……

从深秋到初冬，看着大楼下葱绿的梧桐树叶渐凋落，之后脱成一叶不挂的“光棍”。白天时间渐短，气温日愈偏低；干燥的大陆性气候。偶遇雾霾来袭，百米之外昏暗一片，宛若夜晚；这时期住宅室内窗户紧闭，家家户户开着空气过滤器，确保空气清新安全。

那趟北方冬季的民宅短住，体验到大都市的繁华与小区生活的朴实；见识到秋寒冬雪的凄美萧瑟与期盼暖春的

迫切心境。期间，遇上皮肤因气候干燥而起皮屑，逢更衣时“白雪”纷飞的慌乱，察觉天寒地冻环境，非我“夏虫”久留之地。于是，在圣诞节前，收拾行装返回湿润的岛国；只是人回家了，心思还留在京城！担心未足岁的娃儿记忆短暂，小脑袋可记下这狮城奶奶的老样子？

北漂与南归

当年儿子自国大建筑系毕业时，雄心壮志；面对赴纽约或北京实习的抉择，商量后，他选择了后者，就此“北漂”十载。立业、成家，一加一成三。经慎重考虑后，决定携妻儿回家；好让小孩在葱绿环境下成长，并吸收多元多样文化的滋养、融入本地中西兼具的教育体系。

遥想世纪前先辈飘洋过海南下谋生，尔后定居，开枝散叶。百余年后，后辈却逆流北上，驰骋城市建设规划的领域。如今，又携着回归岛国；冥冥中似有一股无形力量牵引，似乎是生命旅程的轮回？

与孙女分隔两地，虽可视频会面，但看得到抱不到。殷切期盼下，中秋过后的9月23日，一家三口拉着一队跟班似的行李箱，安返家门！

等待新居装潢期间，暂居我家。想着退休后的我尚能亲手烹煮“家肴”，慰藉离家多年的游子，不也是上天恩赐的福分？心头欣喜自不在话下。

一家子离开那四季分明的国度，来到终年夏日、绿木成荫的岛城，犹如“新客”；身心、里外都需调适，儿子还好，媳妇和孙女常喊热。此外，大家同处一屋檐下，实体和精神空间，也都得作好保持“安全距离”的准备；提醒自己，处处以和为贵。

刚进门时，小可爱蹦跳地跟着大人与行李箱后面，似乎克服了胆怯，跑到我面前；开门见山，作了自我介绍：

我叫西西。我们从北京来，都说北京话。我爱吃：肉皮、胡萝卜、西兰花、鳕鱼、三文鱼……。

我笑着应着。一口流利普通话，表达能力强。小宝贝自出世后，就是北京家里四个大人捧在掌心过日子；要啥有啥，事事唯我中心的“小公主”。我暗忖回来得好，除了与原生家庭团聚，也可削减独生子女的娇贵气。

双语大环境

大清早起身互道早安。听到她爸爸和姑姑在对话，用的是英语。西西不禁好奇地问：你们怎么变成外国人了？外国人才说英语嘛！

的确，华人说华语，合乎情理。她爸爸应道：新加坡人都要学习中、英双语，甚至多种语文。小女孩听入耳里，似懂非懂，相信来日很快就能体会到。

真是好主意……抱歉……这些本地稚龄孩童相对陌生的词汇，属于她的日常用语。我常思量，这北京小孩南来后，置身复杂多元语境中，他日进入本地教育体制后，会逐渐受周边同侪的影响，不知能否继续保存美好的音质与特色？

10月份西西开始上幼儿园。国情不同，这里的幼儿教育与北京的有相当的差异，最明显的就是媒介语；本地以英文为主，中文为副。她开始接触英语，铺天盖地般，西西恍若鸭子听雷。大概是出自老师的建议吧，回家时她爸爸说：今天开始，爸爸要和你讲英语了。小女孩睁大眼睛问：为什么？

逐渐适应

进入幼儿园后不久，儿子一家三口也搬入自己的新家。西西独占一房间，非常兴奋。大人也找到适合的工作，小家庭的生活基本上安定下来。因为大人工作的关系，几乎每天需“加班”，于是安排西西到我家用晚餐，之后才送她回家。我乐得下厨，尽量发挥创意，尝试以南洋美食驯服孙女的北洋味蕾。

11月下旬，女孩突然开始不挑食了，我甚感欣慰。一周末家里聚餐，媳妇包饺子，西西用筷子吃着，倏地高声说：太好了，大家都用筷子，每个人都用筷子！

或许小娃儿也感到迷惑，为何岛国许多地方，包括幼儿园，人们吃饭时都不用筷子？

中秋提灯

西西四岁的中秋节。我刚从外地旅游回返，听说她日前发烧，好几天没上幼儿园，趁周末邀她一家来吃饭。难得姑姑这天也休假。吃饭时西西点了点人数，一个个称呼叫大家吃饭，还开心地说：今天人都齐了！

这年过中秋节提前一日，在星期天庆祝。晚饭后大伙儿到楼下提灯笼，小女孩特别兴奋。我告诉她：你爸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玩提灯笼，走同样的路线游花园。她不相信：怎么可能？我怎么不知道？

时间飞逝，在这间老屋子也住了近三十年，搬来时大儿子那时才不过八岁光景。

经历年余时间的磨蹭，西西逐渐“本土化”；说话时常不知不觉添加一些本地口语和尾音。

怀念那段在厨房为她轻松做饭的日子。当走廊上清脆的问候声响起，她踏入家门的霎那，宛若一抹暖阳照入，顿时满室生辉！

再多八个月西西就五岁，行为举止也显得中规中矩了。问她在幼儿园学了什么，她说：老师教了很多东西，但是都用英语，我老记不住。看她遇到困难，我当然要鼓励她，多给她练习英语的词汇；她也积极上校外英文课。

看来，语文学习，还是最早接触的母语最能记牢；那是联系至亲与凝聚内心情感的不二法门。

疫情洗礼

冠病疫情阻断措施影响，2020年春节后西西多留在家与居家办公的父母吃晚饭。偶尔周末也过来我家聚餐。

西西已经是六岁了，个子长得高挑。许多日常作息，无须借小凳子就能够着。说话也颇有条理。她老气地提醒：我已经不一样，不再是从前的西西了。

她喜欢口语编串故事，坐车出游时，可以一路不停地说。电视播放《天生一对》，她大略知道内容，特地告诉我，最喜欢“穿越时空”的故事了。还说，若是能发明一种卡片，只须用手一擦，就能穿越，去到一个儿童专用的游乐场，尽情地玩乐，那该有多好啊？

还有，幼儿园老师玩播报员游戏，她被选中了。因为她能把整篇文章念好、记牢。我让她演练，开头是：冠状病毒在全世界传播开来……没文稿，后面无法接下去，看来还得多练习！

显然，西西的中文算是不错，英文也还可以，上小学应该足够应付。这次，幼儿园毕业典礼因疫情改为线上，

其中一段视频竟然是西西的播报新闻。

爱上绘画

报名心仪的小学得提前一年准备。她父亲虽是校友，还得参加志愿服务若干小时才合格。报名2B阶段，顺利进入所选的学校。我也是校友，姑姑、叔叔等也都是，属于同个大家庭，似乎进一步拉近彼此心灵间的距离。

买了校服，小女生穿校服的萌样，恍惚间看到女儿小时候的模样。我笑问小女孩未来志向。她说：我喜欢画画；当画家吧？长大后我要去北京，能陪伴姥姥和姥爷。显然，小女孩这番话语是跟着心意走的，不时挂念着北国的姥姥、姥爷和儿时的玩伴。

世事多变化。转眼间，西西已10岁，秀气大方的小姑娘；家里两个毛孩作伴，一个帮佣协助照料打理；父母则早出晚归，英语变成她日常主要生活用语。学校正规课程之外，也参加校外绘画课；兴趣所在，颇有心得。作品曾几度参赛获好评，且远渡重洋、送至罗浮宫参展，或是可培育的绘画艺术界新苗？

如其他新生代，在这多元化国际都会氛围中吸收养分、茁壮成长；身处人工智能颠覆、充满无限可能性及挑战性的时代，新苗们如何脱颖而出、绽放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李喜梅

新加坡人，祖籍广东潮安，北京语言大学文学士。著有《涟漪》《自然自在》《南洋花木情》。

白鸥知我行藏

夜深残月过山房。睡觉北窗凉。起绕中庭独步，
一天星斗文章。

朝来客话，山林钟鼎，那处难忘。君向沙头细问，
白鸥知我行藏。

——宋·辛弃疾

在南洋理工大学李伟南图书馆待至晚上闭馆时间，收拾起书本电脑笔盒背包，走出来在街灯下等待搭乘校园穿梭巴士，返回住处。这一刻，四周静悄悄的，灯火楼台的后面一片树影如黛，抬头看到夜空里寥落的几颗星子，想到了辛弃疾的这首词，很静，很美，但内心并不寂寥，而是像海面上一艘鼓满了风帆的船似的，是“我知道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的那种安然和充实。

我祖籍安徽，因为父母年轻时工作于中国最北部，我出生于那里，中学时全家返回安徽，后求学于南方，工作和定居于广东深圳。在深圳曾和朋友们之间闲谈，我说我的人生轨迹是一路向南啊，现在已是接近最南部了。他们笑说，还有海外呢。不过当时只是在假期时去世界各地旅行游玩一下，根本没有念头要离开这座生活了多年的、各种圈子均已达到舒适状态的城市，再往他方。当日皆以为是笑谈，没想到有一天，我果然身在地球上一个比当时定位更为向南的地

方，在邻近赤道的这个国度再度开启读书生涯。

这几年发现世界变化越来越快，也见证了一些事物发展的周期性和起伏跌宕，周围的企业界朋友普遍面临企业转型升级等问题，他们的事业转变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似乎是一种不得已、也是一种顺应时势。而像我这样在学校安稳地工作了多年并且做得一直很开心，且在年龄不具优势的情况下，再度返回校园成为一名全职学生读书充电，确是出乎了许多朋友的意料。他们大多认为我没到必须要转变的程度，反而放弃了许多过去的积累。可是我知道，我只是听从了内心的声音。外在的光鲜亮丽体面，是给外界看的标签，但是内在那个真实的内核，才是一个人的本性。当它在不断成长，到达需要突破之时，即是生命中的一个面临抉择和考验的重要时刻。我不知道命运是什么，不过我想一个人坚定地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这就是一个人的命运所在吧。众人以为的好，如果不是自己内心真正认为的好，还是不会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快乐。而当明白了自己对什么事情真正感到快乐，对什么事物可以心甘情愿、不计付出与回报的收益比时，在此时（也只有在此时），构建真正自我的旅程才开始清晰起来。

来到新加坡读书生活之后，每天清晨起床之后，面对一天的日程表，内心都会感到振奋，这时我便知道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去便利店里买小食时，看到报架上有四种语言的报纸：华文的《联合早报》，英文的《海峡时报》，还有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的报纸。这一即时的生活小景，可视作新加坡多元族群混合而居的一个小小例子。在这个多元文化碰撞和融合的现代国际化都市里行走，从校园、生活社区到商业，从面孔到食物，从每日的人来人往中，会

处处看到这多样的有活力的生活状态。颜色鲜艳的娘惹糕摆在商场过道处进行展销；潮州餐厅的隔壁是法国餐厅；华人女子与穿着长袍、戴着头巾的马来女子在时装店里看当季新衣……尤其当我与来自不同国界的师生和朋友相识和深入交往之后，这种切身的体验令我更明白自身想进一步探索的领域。“自我”不是生而知之的，而是在前行的过程中，与迎面而来的事物不断的碰撞过程中生成的。

有一次在图书馆的中文书籍区域，抬头蓦地看到几排的唐宋诗歌系列书籍，整整齐齐、颜色淡雅地立在那儿。遥远的文字里的记忆和感动冉冉升起，为之伫立了良久。也许站在一个更远的位置，在不同文化的对照之下，更会发现那些触动内心的事物是什么。

美国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Stephen Owen）著有《初唐诗》《盛唐诗》《追忆》等学术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了一个西方学者的视角。他有个观点是“追忆”，诗歌写下的瞬间，是在用文字于浩瀚的天意里记录命运的循环，和对不朽的追求，而今我们在阅读它时是“往事再现”，是在与这些文化因子“重逢——我又碰到你了”。从过去，到未来，到现在，“诗、物、景划出了一块空间，往昔通过这块空间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这不只是文化上的“重逢”，也是在与“自我”重逢。与浸润了许多西方文明之后，用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唐诗宋词，去体味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之来处，和它在当下、在海外的传承和日用之处，于我是一个颇有探索兴趣的领域，不论它是否带来什么，都乐在其中。

唐诗中有一句“裙拖六幅湘江水，鬓耸巫山一段云。”诗人出人意料地将美人的裙妆和山迢水远联系在一起，裙

子拖起了一江的春水，鬓发宛如山间的云，多么美。人的行走，原来也是可以这样的诗情画意，意象万千。自由自在地行走，不断地突破限制，让生命如大河一般滔滔向前，真好。中国传统文化讲“天地人”，意思是人居于天地之中，虽然渺小，但不是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而是天地人三者并齐，一起参与天地造化。人在自己的创造性活动中，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和快乐。

另一方面，从理性上客观分析，社会的变革正在发生，英国学者 Lynda Gratton 在 The 100-Year Life（《百岁人生》）一书中提出，“长时间以来形成的‘上学-工作-退休’固定式三阶段，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工作时间的延长，很可能要变成学习与工作相互循环、不断交互式前进的状态。”我们要如何不断地重新设计人生，进行理性的选择和不断的规划，构建我们的生活，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不会全都是乐趣，有辛苦有曲折，有许多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夜深残月过山房”的时刻不会少。可是心灵并不会寂寞，因为“白鸥知我行藏”，辛弃疾在这里所说的“白鸥”，应是一个比喻吧。它叫什么是什么并不是重点，而是意味着不论走到哪里，踪迹如何，内心里总有一个明确的笃定存在着。

宋爱丽

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硕士学位。曾任职于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从事教育行业多年。现居美国波士顿。将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审美，思考融入写作之中，是对时光最好的致敬。

耳顺之年的困惑

当我要作出退休的打算时，心里就非常茫然。那是矛盾，是无措，还是欣然接受？其实都有！但我也说不上来，心里也没有答案，就是不知该如何是好？

自从中学毕业后，就踏上社会大门，开始为帮补家里的开销而努力工作赚钱。由于我的父母是早婚，母亲21岁就怀上大哥，第二年又有二哥，后来就有第三胎，但可惜胎殆于腹中。又再过了一年后，我才出生。这也给父母带来惊喜与满足，儿女都有了。

在那个年代，多数的父母，都必须双双出外工作，才能维持一家的开销。至于年幼的孩子，多数都很自立，尤其是到了上小学的阶段，就必须学习照顾自己。从一年级开始，就得自己上学，督促自己做功课，做完功课后，就去冲凉，才去吃饭，完全不用父母操心 and 唠叨。

岁月匆匆而过，我们三兄妹都成年，有了理想合意的对象，就结婚组织自己的小家庭。接着有了自己的孩子，夫妻俩都在为一家人的生活努力工作，为孩子安排所有的一切，这跟我们小时候的状况完全不一样。这可能是时代发展迅速，社会进步了。生活水平要求与社会的发展也成了同一条水平线，大家也没察觉到，这有什么不一样了。

但是却很遗憾，我们的父母都因疾病而早逝，无法享受到儿孙福，即使当时我们已有经济能力，想要带他们出

国旅游时，他们都先后不在了。这些年来，我们对于无法报答父母的恩情，心里都很遗憾。

好在我们的孩子，都很乖巧。此时都已长大，有的已成家，并有了小孩，而我们也升级当上祖辈。如今我们也步入耳顺之年，是该开始为自己的往后的日子，好好地规划，才能在退休后，过上悠闲自在的晚年生活，以免脑力退化，身体衰退，而引发老年痴呆症，那就太不值了。所以在我们准备从职场上退下来时，就要提早作好心理准备。此时，我们的身体机能都在慢慢地退化，也不能大动作，以免伤及筋骨。我们现在无论在饮食上，还是行动上，都得时时注意与小心。当然，在饮食方面，更尽量是少盐、少糖和少油。同时，要保持一周三次，进行30分钟的运动量，松松筋骨。也要放宽心情，做自己想做的事，学习放慢与放松步伐，并少操心 and 插手于子孙的事。在做事和说话时，也是尽量放慢。有空时，就约几个老友出外吃饭、闲聊、看电影，让郁闷的心情能得到舒缓。

如果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健康，生活感到枯燥又无聊的话，就去找份兼职，这样也可赚些生活费，又可舒缓心情。再不然就上网报名上学习班，或是学几门手艺，才能度过那漫长又无聊的日子，这样的话，就不会觉得日子郁闷了。

睿 妮

本名陈春花，北师大文学士，著有《我写我心中的美丽》。现为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

珍惜所有 (外一篇)

出国旅游，我和老伴都喜欢找机会跟当地人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尤其是去中国大陆或台湾自由行，由于没有语言的障碍，我们更加容易跟当地人沟通。在乘坐出租车或网约车时，我们也经常主动和司机师傅闲聊。

我们遇过的司机师傅都很友善、也很健谈。使用共同的语言，交流起来变得格外亲切。话匣子一开，总是谈得非常投机，毫无隔阂。

司机师傅聆听我们的口音，知道我们不是本地人，都会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当我们回答是新加坡人时，他们通常会有两种反应。一是惊讶我们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华语）；一是赞扬新加坡的经济成就和良好的社会治安。他们的反应，令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

我们也很乐意与司机师傅分享。解说我们这个年龄层的新加坡华族，有不少人是受华文教育的。我们都会讲会听普通话，都能以华文书写，也能以英文英语和别人沟通。新加坡年轻的华族，包括选读华文的其他种族，也都能听、能讲普通话。至于新加坡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发展，必须归功于政治的稳定，种族的和谐与社会的凝聚力。当然，政府的领导和决策，劳资政三方的协调合作与人民的奋斗精神，绝对少不了。

我们的分享，总会获得司机师傅的赞许。有时候他们也会借题发挥，抱怨人们的日子不好过。他们普遍认为，人民需要的，是三餐的温饱；最关心的，是有房屋可以遮风挡雨，子女有书可读，学有所成之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然后可以安家立业，尽心培育下一代。

与当地人交谈，我们多少能够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焦虑，对未来的迷茫。

我和老伴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从贫困的农村走出来，我们见证了岛国的变迁、发展和进步。在国外听到司机师傅的抱怨和忧虑，我们往往会庆幸自己是新加坡的一分子。在岛国，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居者有其屋，教育、就业也不是问题。

我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享有良好的声誉，得来可不容易。但愿大家都能珍惜所拥有的一切，持续在祖国的怀抱里尽一份力，发一份光。让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左邻右舍的孩子

我和老伴居住的这一栋公寓，只有四层楼高，共有24个单位。其中几个单位的主人在他处另有住所，便把他们的单位出租了。

公寓的单位偶尔会有买卖；租户也免不了有所变换。有人搬走了，便有新人住进来。由于单位不多，不久之后大家便互相认识了，并且都能和睦共处，守望相助。

近日，楼下的某个单位搬来一家新房客。一天傍晚，我在游泳池边看见女房客和她在池里嬉水的儿子，便主动向她打招呼，并自然而然地聊了起来。闲聊中，我知道她一家共有四口。她是爱尔兰人，丈夫是日本国籍，他们有一个念中三的女儿和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叫亚历山大。

黄昏时分，我的四个孙子和左邻右舍的五六个孩子，总喜欢在大门入口处的空地上玩耍。他们有时是打羽毛球，有时是踢皮球，有时是玩捉迷藏。

某个黄昏，四个孙子又下楼去玩了。他们招兵买马，把左邻右舍的孩子都喊到楼下来。这次，他们是踢皮球。孩子们在一起玩，又是抢球、又是踢球，并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和叫喊声。我下楼的时候，发现亚历山大正静静地站在一边观看。

孩子的天性都是爱玩好动的。亚历山大应该是很想和其他孩子一起踢皮球的，只是碍于陌生，令他不敢贸然加入。

于是，我鼓励孩子们邀请他一起踢皮球。果然，亚历山大很爽快地进场了。他一下子抢球，一下子踢球，大家一起玩得不亦乐乎。

往后的黄昏，每当孩子们在楼下玩耍的时候，亚历山大都会出现，并且兴致勃勃地融入其中。孩子们天真无邪，一旦有机会接触，很快便能打成一片。

孩子是社会栋梁，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如果他们从小就学会处理人际关系，懂得接受别人，知道互相尊重，彼此包容。久而久之，人与人之间自然容易产生认同，避免矛盾与冲突。社会、国家就会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和谐、更为美好。

吴振钦

退休人士，喜爱写作，也以吴亮为笔名发表习作。

最后的避风港

老话说“家是讲爱讲情的地方，不是说理的地方”。但许多人却偏偏喜欢在家说理，据理力争，吵得不可开交。比如家人甲说根据专家意见，炒菜要少盐少油，但家人乙却说油盐不能太少了，否则会造成人体缺乏必需的ABC，争得面红耳赤，高一声低一声，邻居以为他们在吵架，其实是在争论养生和健康课题。

“报喜不报忧”真是千真万确。大家都喜欢第一时间对家人报喜，分享她们在外面世界做出的成绩，如升职加薪、获得学位、获大奖受表扬等等。远隔千山万水、必须拉着家人一同参与。但她们在外面的世界遇到的各种压力、忧愁、不安对家人却只字不提，或是轻描淡写。原因是不想让家里人操心，不愿给家人增加烦恼，这或许是亲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常常听到一句话“在外面受气，不要回家发泄”。还是有很多人不愿借酒消愁，也不想找朋友倾诉，就是要回家去吐出那口恶气，可能觉得自己家人无论如何会理解和原谅他们，于是将自己的怒气迁怒于家人、在家骂骂咧咧、不做家务、闷头大睡、不吃不喝，家人对他也是无可奈何，只有任他发泄一番，耐心等待他心情好转，第二天起床或许他就笑脸迎人了。

大家庭中的小家庭平时各自为政。如家里有棘手的事

情发生，团队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无论家人之间平时有多少矛盾和冲突，紧急关头全家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工作人士立刻请假、把非必要的旅行推迟等等。如亲人突患重病，则家人互相协调、轮流陪伴、寻医问药、直至亲人康复。这是关系再好的闺蜜和亲朋一般上无法做到的，是现代家庭之归属感的真正意义。

在全球化的今天，因工作或求学原因，一家人经常会分散在天涯海角，但这并不会冲淡大家庭内的爱情、亲情、热情和思念之情，亲人之间通过发送电邮或手机信息，互相沟通、鼓励、帮助和安慰，每年新年或圣诞节组织一个家庭大团聚，在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中，难得一见的亲人们得以互诉思念和思乡之情，畅谈他们各自经历的高潮或低潮、和旅行中的冒险经历等等。当子女在异国他乡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名校文凭时，当子女要参加关键性艺术演出或体育比赛时，父母们均想方设法地排除万难，飞到现场去当忠实的拉拉队、为孩子们加油打气，记录下难得又难忘的照片和视频。

拜托高科技之福，居住在天南海北的家人们均通过网络小视频、照片、留言、电子邮件来互通信息，及时交流信息在遇到紧急状态时起到关键作用，比如某人独自在家中跌倒，只要他的身边有手机，就可及时寻求附近亲朋的协助。家里老人和儿女如居住在不同城市甚至不同国家，儿女们应尽可能与老人保持经常的通话，以便解决老人生活上的难题和烦恼，也让老人心里有个定心丸，只要有需要，儿女和孙子辈定能翻越万水千山回到老人身边。

我家九十多岁的老太太最享受的事情是欣赏我们家装满了玻璃柜子的几十本影集，四代人的照片让她看到了全

家人的开心时刻，也看到了家人酸甜苦辣的生活点滴，尽兴的旅游、探亲、访友、聚餐等等，回忆起全家人携手度过的难关和挫折，让老太心情再次开朗起来、不再感到孤独无助。在夜深人静的夜里，在风雨飘渺的异地，家中四代的家庭成员都可以随时翻开这些充满温情和活力的照片和视频，感觉被瞬间赋能，被亲情包围，精神为之一振，重新鼓足勇气在江湖中继续拼搏。

任何物质的东西都可被取代，唯独回忆是无法取代的。美国畅销书作家比尔·柏金斯在他的书中提及，他父亲年老体衰无法出门的时候，他将家庭生活照片放入一个iPAD，当作礼物送给他父亲。父亲看着那些珍贵的照片哭着、笑着，回忆他苦乐参半的人生经历，感受到他一生的喜怒哀乐，回忆带给他极大的喜悦。该作家写到，如此的“记忆股息”能够让你将来反复回忆并持续快乐，就像银行存款的复利一样，一直跟着你。所以请各位记得，多多拍下家庭照片，家庭照片和视频永远都不嫌多。特别是聚会和活动的照片。

上有老而下有小的中年人需在赚钱和陪伴家人之间找到平衡，中年人年富力强正是赚钱时段，恰好又是家庭最需要他们的时段，这时候请务必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朋友曾问我，在你拥有丰富的翻译经验后，为何没有另攀高枝？我答：不是没有跳槽机会，我选择不跳槽，因为高度怀疑那些高薪高职是否适合我。任职期间我每年需请假探望远在他乡的父母，当我申请一个月的长假时，老板虽然知道公司的工作将会受到一定影响，仍毫不迟疑地批准我的假期，同事们也配合和支持我，想起来我仍然非常感恩。随着我工作年限的增加，享受着该公司每年25天（不含周末）的带薪年假，使我能在工作、义工和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我为

父母和自己正式出版了几本书籍，加入非盈利组织参加公益活动，并担任新加坡全国学生翻译比赛和作文比赛的评审等等。如今我已潇洒告别江湖，成为自由译者，有大把时间陪伴我老妈悠闲地谈天说地了，但我98岁的父亲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再也无法享受天伦之乐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在私家车并不普及的年代，我表哥毅然买了一辆七人座车，使得三位古稀之年的老人的出游成为可能，面包车当时为一大家人出行和娱乐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现在表哥换了新车，可惜在家乡只剩一位老人能享受此车。如果表哥当时把他买车的日期推迟几年，那无论今天的车有多么高档舒适，家中老人们再也享受不到了，对吗？而这样显而易见的遗憾在我们周围可谓比比皆是。

在此温馨提醒各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在你们的父母健康时，请尽量以他们喜欢的方式关心他们，千万不要等你赚得一桶金有闲有钱时才去尽孝，那时往往已经太迟了。

知名作者蒋勋说“房子并不等于家。”我举双手赞成这句话。曾去过一些富人的豪宅，前后花园加游泳池的三层别墅豪华气派，内部装潢美轮美奂，昂贵的进口家具，天价的艺术收藏品，文房四宝俱全的书房，厨房里不锈钢厨具一尘不染。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套豪华酒店冷冰冰的套房，华丽的装饰下没有一丝烟火气。豪宅主人曾对客人们自嘲说：回家时只有家中小狗对他表示欢迎。呵呵。温馨的家首先是充满着家人的互动互信互爱，并有着诱人的香味，不是香水的香味，而是混杂着香浓的咖啡、蒜香味扑鼻的蒜茸面包、精心烹饪的糖醋排骨的复杂的混合香味。家里的主厨通常由奶奶爷爷或妈妈爸爸来担任，偶尔小字辈会把厨房当作他的实习

之地，尝试做一道“奶奶/妈妈的味道”，或是自创一款奶酪蛋糕让全家人品尝。烹饪是家庭中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项目，可惜许多家庭成员以各种借口放弃这个关键性项目，以点外卖、外食或打包食物来取代。而有爱心的家庭主厨为了一家人的营养和健康，再苦再累也咬牙承担这重中之重的项目。顺便和经常加班和外食应酬的工作狂人说一句：长期外食或餐馆大口喝酒吃肉恐怕对身心健康都不利，还是尽量回家多吃一点家常饭吧。

充满着谈话声歌声琴声笑声的家家户户面对着社会上的各种艰辛和挑战，故它并不是永远风花雪月、罗曼蒂克、琴棋书画环绕的，它偶尔肯定是竭斯底里的、吵吵闹闹的、大打出手的、杯盘狼藉的、短期同床异梦的、长期冷战不休的，但每个家为了保持不散伙，会包容家中的每一个人。锦上添花的好事这里暂且不表，每人都会遇到失魂落魄的时段，如考试落选了、面试失败了、失恋了、失业了、被老板修理了、被同事算计了、被朋友出卖了、被自行车撞倒了、被传染上冠病了、患上绝症了等等等等，孤独无助的你此时大概率仍可有这样的自信，那温暖而坚实的后盾将永远对你敞开大门、张开双臂和笑脸拥抱你，做出你最爱吃的鱼头米粉来安慰你，给予你足够的时间来疗伤，希望你再次振作精神，发挥你的潜力，勇敢地继续为生活打拼。

家就是这样—一个不可取代的地方，是每个人最后的、永远的避风港。

茹穗穗

自由译者，编辑顾问，写作者，曾任高级翻译，在新加坡出版了九本中文书（作者、主编、合著）。现任新加坡文艺协会财政，《新加坡文艺》编委。

从上海到新加坡： 文化交融中的归属与共鸣

2024年6月，新加坡国家足球队的40岁守门员桑尼在世界杯预选赛中表现出色，成功挡下泰国队的多个进攻，间接协助中国队晋级亚洲区18强。一夜之间，桑尼在中国爆红，成为众多球迷心目中的英雄。许多粉丝甚至通过二维码转账表达感谢，新加坡与中国民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亲近。

记得那时我在上海工作，乘坐出租车前往会议地点。因为我的口音和内地朋友不一样，司机大哥认出了我是新加坡人，于是我们展开了一段对话。起初，司机大哥问我，桑尼看起来不像是中国人，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是华人，新加坡不是一个华人国家吗？到底是什么情况？

于是，我详细解释了新加坡的情况：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谐共荣的国家，虽然华族占了人口的74.1%，却不是单一的华人国家。新加坡的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族裔居民分别占了13.4%、9.2%和3.3%，他们在法律、政治、社会、教育、语言、宗教等方面都享有与华人同等的权利。新加坡有四种官方语言：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其中英语是主要的沟通语言，尤其是在不同种族之间。

自去年9月起，我被外派到上海工作。期间，我经常

和国内的朋友聊起新中两国华人的异同。他们很多人认为新加坡华人和国内的华人一样，虽然同是炎黄子孙，但也存在不少差异。例如，在新加坡过农历新年时，很多人会拿柑橘去拜年。我原以为这个习俗与中国是一样的，但其实这是因为“旺柑”与粤语中的“黄金”谐音，因此在南洋一带有这个传统，而在中国北方甚至南方一些地方，例如上海、江南、湖南等地都没有这种习惯。

作为一名华人且热爱中国历史的人，我无论在中国哪个城市，通常都能很快了解当地的历史与文化发展。与金发碧眼的洋老外不同，我对中华文化有一种天然的归属感，但这并不影响我对新加坡的强烈认同感。我的家人、朋友和爱人都在新加坡，我和许多新加坡男人一样，为这个国家贡献了两年的国民服役期，骨子里流淌着为新加坡保家卫国的血液。

这种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和对新加坡的认同感并不矛盾，而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我独特的身份认同。通过与国内朋友的交流，我逐渐了解到，虽然新加坡与中国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具体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上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文化体验，也增强了我们在全球化时代下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汇中，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既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又能坚定地认同新加坡的价值观。这种身份的融合和归属的共鸣，是我们在全球化浪潮中不断追寻和探索的结果。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身份认同不仅仅是关于血缘和文化的归属，更是关于我们如何在多元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坚守内心的归属感。无

论我们身处何地，走得多远，这种根植于心的文化记忆和国家认同，始终是我们灵魂深处最温暖的牵挂。

59

—
2025年
2月号

沈斯涵

1984年生于新加坡，现任新加坡作家协会总务、新加坡文艺协会副秘书长以及锡山文艺中心秘书。2012年创办新加坡清史研究学会，并曾多年担任新闻记者和时事节目编导。2015年出版诗集《睹物斯人》。

原州行

——文化与人性的触动

去韩国，第一个让人想到的地方就是首尔，但我的一趟韩国行，却是在一个距离首尔三四小时车程，位于韩国江原道西南部的一座城市——原州。

初次到访

2012年，通过国家艺术理事会的申请参加了韩国土地文化馆的驻地计划。在那个3G（移动通信）刚刚才开通的年代，信息相对较少。我在网上查找原州位置，发现它位于一片丛山峻岭之中。当下心想，糟糕了，会不会是要去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还不懂韩语呢！

尽管如此，还是要硬着头皮上场。人生本来就没有很多选择，路可是自己找的。刚踏出仁川机场，我就意识到麻烦了，当地人大部分不谙英语，我竟找不到乘坐长途巴士的等候处。走来走去，终于错过了3点钟的巴士，只能再等下一趟5点的。估算到达原州市是晚上八九点。这么迟，接待的人还会在吗？

初到土地文化馆

仿佛出师不利，苦候两小时，再乘搭三个多小时巴士。黑幕铺天盖地而来，透迤的山脉像沉睡的怪物不知什么时候会苏醒。路灯昏暗，车子像在追逐萤火虫般不断前

进，载着一颗忐忑不定的心。

土地文化馆是已故的朴景利女士为写作人和艺术工作者建造的一个场所，让大家可以在四周环境清幽的山中小屋里进行自由创作。入住者可以选择在这里头住上三两个月。馆内一次可接收十多位来者。和我几乎同个时间入驻文化馆的有一位“印度王子”和“埃及公主”，我们三个都是“外地人”，其他入住者皆为“本地人”，一开始便面临语言隔阂，幸好这个世界上还有肢体语言，通过手势和比划，大家逐渐建立了关系。一群人爬爬山，搞无数次的大吃会，便和睦相处了。破嗓音的华语版《阿里郎》竟也可以引起共鸣。

诗歌朗诵会

一次，馆内的职员召集大家去出席一个诗歌朗诵会。秋末，天气转冷，到了晚上，寒意叫热带人难以消受。朗诵会安排在一个广场的户外中庭举行，时间是晚上。心想，朗诵会能吸引多少人啊？会不会只有我们小猫三几只，说不定就是找我们撑场。可万万没想到，一到现场，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慑住了，怎么那么多人？而且各种年龄层都有。阿珠妈们席地而坐，毫不畏寒冷。稚龄的小孩乖乖地围坐在父母身边，认真的聆听着诗人的表演。大家都像在出席一场神圣的典礼，没有人喧哗。尽管一整晚的诗歌朗诵我一首也没听懂，但却被周遭的氛围深深感动。

文学需要这种氛围，在我们岛国却欠缺。

乡村生活与市区的不同

日子慢慢习惯下来，星期六和星期天，馆内不包伙

食，要住户自己解决。唯一的方法就是等候那每小时一趟的巴士，乘一小时的车到市区去。

某日晚起，赶到车站，巴士已经开走了，懊恼不已，又要等一个小时。回去吧，有些不愿意，索性坐在车站里望天。湛蓝的天空无云，纯洁的让人心情平静。突然，一位老农夫入镜，施施然地在我旁边坐下。车站很小，只容得下一张可以坐两个人的长椅。我心想，怎么也来得那么早，还要等整小时呢？难道想学我一起看天？噢，全错了。只见他从沾满泥巴的斜背袋里掏出一本相当厚重的书，打开慢慢阅读起来。

这让我马上联想到那场诗歌朗诵会上出席的老者群，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完全没有身份地位的划分。老者只专注于他的书，我成了隐形存在者。这条唯一贯穿村子的车道平时就很静，此刻连其他的车子都没经过，我却感觉无地自容。

市区的喧闹与乡村的宁静仿佛是两个世界。

进入市区，人的步伐也跟着紧张。初来乍到时，由于言语不通根本不知如何点餐，只好每次都往快餐店里钻。有一回看到，坐在自己对面不远的一对母女，女儿大概只有三岁，两人正在吃快餐。不知怎的，女儿把薯条打翻了，撒了一地。我以为母亲会马上叫服务生过来处理。却只见做母亲的敦促女儿坐好，自己走到柜台边拿了一沓纸巾回来，俯身收拾残局，把地上的薯条全包起来扔入垃圾桶中，过程干净利落，没看到做母亲的有一丝不悦不愿意。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全店也只有一个服务生，如果大家都在等待别人服侍，那将会是个什么结果？

终于学会点餐了，商场食阁里便有了我的身影。十年

前，环保意识还没有被推上巅峰，但这里碗盘回收已经做到非常到位。食客们清楚知道碗盘汤匙都需要分开摆放，食物残渣要先倒入回收桶中。整个归还处虽然都是没清洗的碗盘，却显得井井有条，给人整齐的感觉。当地的食阁里还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大家在饮用后都懂得把杯子洗干净再放回原处。时间很快跳过十年，我们的碗盘归还计划在如火如荼进行着，但也听到不少的人在怨声载道，觉得自己应该享有被人服侍的权利。

超市里，顾客都自备购物袋，甚至自己带纸箱来承载物品。听说是超市先提供免费纸箱，顾客可以在用完后归还，也可以在下次购物时继续使用。那里的手推车是推不出商场的，因为到处都装上阻隔器，让你无法越雷池一步。强制的做法让人养成自律性。我很好奇，岛国也能这样做吗？

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流露。我仿佛不断在上课，反思自己的行为，我们是因为人的惰性，始终不愿改进？还是自我优越感在作祟？

小小的城市，静的时候总是比吵闹多，我在那里生活着，到最后竟有不舍离去的感觉。不仅仅是环境，而是那里的文化与人，始终让我触动。

艾 易

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会长，曾为电视人，现为驻校作家和自由撰稿人。最新作品为少年小说《那一间小小的，小小的甜点店》和短篇小说《有熊出没》。

此处心安即我家

我在马来西亚南部的一个乡村小镇出生、长大，从小就是一个“不安于室”的女孩，兄长甚至给我取了个不雅的外号：野丫头。因为经常与童伴成群结队到家后面的广阔胶林去“飞天遁地”——爬树、用树枝“比武”，杀个“天昏地暗”，挂彩或是衣服被扯破是平常不过的事。回家后，母亲的一顿臭骂无可避免，但隔天照样逍遥去。也因为这样的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无形中铸就了我开朗、豁达、自信的性格，大有“天塌下来当被盖”的豪情壮志，即使成年后遭遇各种不堪生活的磨难，还是能一坎过一坎地跨了过去。

用地图说话

我喜欢旅游，相信这与我的性格大有关系；再加上外在的一股“推波逐澜”力量的加持，更坚定了我行走天涯的决心。这股力量，是来自高中时候的地理老师。这位老师教课有一个独门功夫，就是不需要照本宣科。上课时，只见他一入课室，话不多说，就在黑板上一气呵成地画出当天要讲的课文地图，意思就是用地图说话（后来我的一本旅游散文集：《地图在我心中》多少是受他讲课的影响。）老师利用地图将该国的山川河流，交通、物产、人文等，淋漓尽致地介绍一番，他讲得轻松，我们听得仔

细，因此，记忆特别深，临近考试，只需稍加温习，就能应付自如，因此，地理一科，是我的强项。

每当老师讲课时，我的心思就会随着他的藤条在地图上指点而意兴踴飞，心里联想翩翩：什么时候我的脚印也可以踏在这块土地上？

《环游世界80天》的启示

等到后来阅读法国作家凡尔纳写的冒险小说：《80天环游世界》，改编成电影后，名为《环游世界80天》(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看后更是“心猿意马”，心生向往之，觉得此生若能一行，也不枉白活一场。

随着时代的进步，交通的便利，无远弗届，环游世界，再也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梦。如今世界，经已经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地球村，数千里的路程，已能朝发夕至。当然，到世界各地转一圈，随时可以梦想成真，更无需80天之久，只要你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健康无碍的体魄。

我最喜欢的一本旅游书，就是美国著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 (Jim Rogers) 写的《旅行，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Adventure Capitalist)。当然，他所指的“投资”，并非是单纯的金钱投资，而是涵盖人生方方面面的收益。38岁就退休的他，在短短十年期间，先后环游世界两次。

俗语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对罗杰斯而言，更能印证这句话的真谛。特别欣赏他对事物观察的细致、深入和独到。他对每个国家的独立历史、政治人物背景、社会结构，以及金融体系，简直洞察入微。因此，他

的专业投资嗅觉，比起很多人都来得灵敏。他在书中曾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

“即使不幸死在旅行途中，我也是死在了追寻梦想的路上，死而无憾。”

“我的旅行常常将圣人推下神坛，戳穿所谓的真理，颠覆某些‘权威’对世界所抱有的成见。这些所谓权威有不少只是‘闭门造车’，对现实缺乏了解。”

追梦要及时

三十多年前，当三个孩子先后上了大学后，我就决定提前退下职场。那年刚好过了半百生日，准备去实现蕴藏于心底的梦想，一是旅行；一是进修。之所以当机立断，深谙“不要相信来日方长，而是世事无常”的真谛；理解人的体能会随着岁月而减退，别等有心无力时，为时已晚，若是心中有梦，尽早设法去实现它。

日本著名缓和医疗医师，大津秀一在其《死前会后悔的25件事》说：

“可能有人觉得旅行任何时候都可以去，但是生病之后去旅行，可没有那么简单。到了终末期，就更困难了。”

在过去的行走岁月中，不敢说走遍千山万水，到底还是去了不少地方，也实现了进修的心愿。1992年，先是到中国浙师大儿童文学研究所进修半年；2003年到厦门大学修完文学语言文学系的剩余课程。因为心无挂碍，随后一连串的出游。短则三两个星期，长则两三个月，最长的一次是在美国待了半年。当孩子分别在台湾、美国和加拿大求学时，有了落脚处，更可以随兴的到处观光，无论是独行，或参加当地旅游观光团。

有趣的是，由于频繁的出游，竟然引起了一些友好的质疑，以为我在做移民前的准备，我说从来不曾有过移民的念头。因为记得台湾作家陈之藩写过的一句话：移民，犹如失根的兰花。离开国门的人，就像没有根的兰花。我不敢说自己有多浓的爱国情怀，但我既生于斯、长于斯，也希望老于斯，因为这里有我熟悉的环境、亲人、老友，没想到后来三个孩子一毕业后，立即束装归国。正如他们说的：早回迟回，最终都要回。

旅游是一种内在反省

台湾画家、作家蒋勋说过：在一个环境久了，不但爆脑浆、爆肝，还会变得“僵化”与“麻木不仁”。旅游是很大的反省，是用异文化，去检查自身文化很多应该反省的东西。

我个人非常认同他的观点。

过去的这些年间，每当在家待一段时间后，觉得脑袋不使劲了，就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讲好听一点，就是想出去充电一下、轻松一下。人在异域，看到不同的景观，感受不同的文化，不仅是对外观察，也是一种对内的反省，这些多少都会对内心产生一定的冲击，一些写作素材也就这样累积了下来。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足不出户，老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一旦走了出去，才知道原来自己比许多人幸福得多。90年代初，开始到中国旅游。有些时候到了某些偏远地区时，经常会遇到一些流着鼻涕，穿着陈旧而不称身的衣服，伸出小手跟来客讨东西，有些同行者往往会露出一副大不以为然地说：他们的父母怎么不送他们去读

书，让他们出来当小乞丐？这种现象与柬埔寨在湖里坐着大脸盆追逐旅客要东西大同小异。遇到这种画面，我多数会用一种比较平和和理性来看待这种现象。

享受的是过程

有一次，到湘西洗车河旅游时，由于暴雨，导致道路塌方，人在其中，回头无路，一大票人在车里被困了一天一夜；又有一次，我们坐的旅游大巴士陷入道上一个大坑洞里，司机焦头烂额，却也一筹莫展，于是，大伙儿就分头在道路两旁寻找石头、木柴等往坑里丢（幸好这条路车子少，只有我们一部旅游车）有些同行者不免怨声载道。回来后写了篇《要致富，先修路》，有感而发。

然而，经过三十几年的精心策划、如今的中国，交通可谓四通八达，尤其是高铁之长、之多，世界之冠，旅游已变成了一种既轻松，又方便的休闲活动。

1991年至和2010年代，是个人出游最频繁的阶段。

中国正式对外开放，三个孩子分别在不同国度深造，对一个无职一身轻，消除了“父母在不远游”的顾虑（1989年双亲先后故世），可以随心所欲地走天涯，看世界。先后到美国六次，美国纽约老友还特地留了整个地下室让我随时造访、居住。

其实，从出版的几本旅游散文中，大略可以窥探出我的旅游观：例如：《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地图在我心中》《逍遥尘外》《走进亘古的梦境——香格里拉》《人海荡舟》。

出游，其实也是的一门修行的功课。我常说：旅游不仅仅是去拍几张照片证明到此一游，而是去享受过程。见得越多，看得越远，心胸越宽。

注：宋代词人苏轼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写道：“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我乡。”我之所以自撰以“此处心安即我家”为题，只因自己是个随遇而安，适应力较强的人，到任何陌生之处都能泰然自若，大有“处处无家处处家”的自在感。

精神的故乡

离家久远的人，故乡往往是一种憾而不能的怅惘。就像风筝飞在云朵里，而那根若隐若无的线，却永远牵在故乡的风里、雨里、老屋里、泥土里，乃至母亲的眼泪和父亲的叹息里。

相比故乡，我更觉得用家乡称呼来的亲切。故乡，在时间的轴上，将一个游子的思念拉长，拉远，拉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可触及。而家乡，从一个字眼，一声呼唤里，都实实透着亲人的温度，透着儿时的炊烟，透着母亲的炉火，透着一家人围桌而坐的欢乐。

然而，时间和距离也是两把刀，在岁月的静静流逝里，终将家乡一点点切割成故乡。

周作人年老的时候，一次次回忆起故乡乌篷船上的雨声和春天野菜的甜香味，他是幸运的；丰子恺在抗战时期，避居重庆沙坪坝的小屋，在一张张素淡而童真的白描画里，回味起桐乡石门湾的绿草和纸鸢，他也是幸运的。

永远记得，有一段时间，家乡风传要修水库，整个村庄将葬身水底。为此，政府将动员村民大范围远距离搬迁。很多上了年纪的村民们神情肃穆、面色从容地对我说：“打死，我也不搬走。要埋，就和这山，和这水，和这脚下的土地，一起，哪怕埋到水底，死也不分开！”那份决绝的姿态，让人心痛。

俗话说，故土难离啊，何计生死！

很多次问起父亲关于爷爷的模样，可是父亲每一次都不能说得分明，说得清晰。父亲十几岁就失去了父亲，因此我从出生时就没有见过爷爷。只有每年春节大年三十那天，幼年的我跟在父亲后面，拎着竹篮和竹篮里的祭品一起去爷爷的坟头祭奠。那个神秘的坟里，躺着我从未谋面的爷爷。一堆黄土，隔开了人世与另一个世界的距离。黄土之下，爷爷告别了人世的故乡，回到了他地下的另一个故乡。

有一年的腊月，大雪纷纷。全家人坐在堂屋的火桶里烤着火。母亲就着明亮的雪光，做着一年到头永远做不完的针线活。父亲一边喝着浓茶，一边饶有兴味地告诉我，我们这个许村，最早是从北方的高阳郡迁过来的。村子里最年长的顺旺公公曾经保存了许氏宗谱。据说宗谱上也记载了我们兄妹三人的名字。

从那一刻起，我感觉自己的骨血里仿佛突然有了一些无比厚重的东西。这些厚重的东西，宛如一腔看不见的热血，带着温热的气息，冲破关山迢迢，涌向遥远的北方，此前从未听说也从未到达的却满是亲人的地方。

或许是受父亲那一晚语重心长的话影响，“高阳”两个字，从此深深刻进了我的脑海。故乡在时间的轴上，似乎有了更悠远的回溯。

听父亲说，我们家乡农村女儿出嫁，都得在门头上贴“高阳郡望”，以示不忘根本。

故乡，对于这些出嫁的女儿来说，就像一块厚重的土坯砖头，从迈出娘家门槛的那一瞬间，就一直压在她的心上。哪怕到死，她也永远记得自己祖上最初的来源。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就这样一代代血肉相连。为此，明清时

期，徽州人离家时，都要抓一把故乡的土，小心翼翼地包好，塞进贴胸的衣襟里。无论天涯海角，只要胸前还保留着故乡泥土的温度，心中就永不会熄灭对生的勇气。

直到今天，当我带着孩子难得每年一次回家乡，结束假期回京时，母亲还总是会让带上一包松软的家乡泥土。每当在异乡头疼脑热时，母亲总叮嘱要口服一点开水冲泡的家乡土。我从来不觉得母亲的叮嘱与现代社会的发达医学有什么相违。相反，有了这些泥土，千里之遥的故乡才能变成生命意义上的家乡。乡土，乡土，这才是一代代人的根系所在，灵魂所在，命运所在。

从巢湖读完三年中专，又到北京读大学，再出国读研究生，每一次离别，家乡都离我越来越远。时间和空间的延长线上，故乡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一山一水，一人一物，却日渐清晰。这种相反方向上的双向奔赴，是否只存在于离人与故乡之间？而故乡，这个时候，只有在离人的梦里和梦中的泪花里，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家乡。

参加工作以后，常常因为工作压力而引发头疼病。可是奇怪的是，每一次，只要能请假回到家乡，与父亲和母亲在一起，呆上几天，头疼病就能迅速消散。有人称家乡的山水为家山家水，我深以为然。一个人从出生那一天起，家山家水就渗入了你的骨血之中。郦道元说“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是的，家山家水在每一个游子的心里都植入了灵性的因子，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幻，灵性因子会发出一遍遍的呼唤。就像母亲在黄昏的炊烟里，一遍遍呼唤自己在外的孩子，回家，回家。

可是长留故乡，毕竟只是一种精致而奢侈的想象而已。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为了生计，为了前程，为

了更好的生活，总是要一次次远离家乡。而亲人们则是“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

更远的远离是远离家国。20年前，我第一次出国留学。离开居住了17年之久的北京，飞往英伦。当万米之遥的高空中，飞机飞离北京，飞离祖国的山山水水，进入遥远的异国他乡时，心里面瞬时涌上一股难言的乡愁。这种乡愁，超越了对家乡的留恋，在更大的空间上扩展为对家国的追怀。

到了英国，阴郁的西北欧天宇下，湿冷的海岛空气里，但凡遇着一个中国人的面孔，都会油然而生一份同乡似的情怀。每每听见说汉语的声音，情不自禁地都会生出对乡音乡情的激动来。

从故园情深到故国之恋，是从“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的乡愁，升华到“放臣离国恨，迁客去乡思”的家国之思。

在英国的最后两个月，我选择了去南非游学和见习。离开英国的时候，望着云朵下正在渐渐远离的英伦三岛，心里竟然也荡漾出一丝依依不舍的情绪。想起丰子恺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离开太久的地方是故乡。看来，有时候故乡也是因时因地的。一个地方，人呆得久了，日久生情，自然会产生留恋。

2003年10月15日，中国航天员杨利伟搭乘由长征二号F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中国人第一次从太空中看到了自己的家园。杨利伟在自传《天地九重》中曾回忆，当整流罩打开的那一刻，阳光透过舷窗照射进来，份外刺眼。通话中，他向家人描述了从太空中看地球的感受：“我看到咱们美丽的家了，非常好！”此刻，无论来自

哪里，无论代表哪个国家或者地区，地球都是太空中所有宇航员们共同的家园。故乡，由此有了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

有别离，就有回家。当故乡成为每一个游子心中最痛的眷恋后，回家就成为每一个离人最后的归宿。有草木尘土中的家乡，在远方等你；有熊熊炉火和袅袅炊烟中的家乡，在黄昏后渐渐四合的夜幕下等你；有温暖的一星灯火和灯火下笑脸盈盈的父母妻儿在贴花的窗棂下等你；此刻，有家能回，你是何等幸福。

最近读过一本有关法显西行的书。东晋高僧法显，为了寻求律法，65岁以羸弱之躯，徒步西域，翻越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到达天竺，14年后，以近八十岁高龄，携大批珍贵经书和塑像，怀着赴死的决心，孤身从海上归来，日以继夜地完成诸多经书的翻译，并写成具有珍贵第一手史料的《佛国游记》后，含笑圆寂。一千六百多年后，在他的著作里，印度人找到了从未见过的古印度文明之实证，他们在精神和文化层面完成了遥远的回乡。斯里兰卡和印尼人同样在他的著作里，找到了自己遥远的精神原乡。而法显自踏上祖国的土地那一刻起，他早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那一刻，故乡、故园、故人、故土和故国，完全融为一体，他在最艰难的漫漫苦旅后，终于在自己思想的王国里实现了最酣畅淋漓的回乡。

那是最高精神层面的故乡，也是最深磨难后最长久回望的故乡。

冷江

北京市作协会员，2018年世界华语微型小说十佳新锐作家，荣获第29届梁斌小说奖短篇小说一等奖、第30届孙犁散文奖、首届海峡两岸新媒体原创文学大赛入围奖、天涯非虚构题材大赛入围奖、首届北岳文艺杯全国小小说大赛二等奖、新西兰华语世界微型小说大赛二等奖等。著有小小小说集《永远的花朵》、短篇小说集《逼近幸福》等。

筑梦者的肖像

马亭华
(中国)

外卖员

外卖员，从一站到下一站，成为赶时间的人。

从清晨第一份早餐的派送开始，去做一滴冒着热气奔跑的汗珠，然后汇入到城市的洪流之中。学会保持微笑，学会贴着地面飞行，学会面对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咸，为快节奏的生活带去烟火的气息，为城市赋能。

认真去做一缕缕和煦的阳光，把爱奉献给前方；认真去做一个个动听的音符，滋润人心。

学会把苦难、焦虑、委屈、误解一一咽下，学会把幸福与微笑一一和盘托出。

送餐、送药、送温暖……每一件小事其实并不小，每一个好评都来之不易，都需要踏踏实实的付出，用质朴、真诚、闪亮，去诠释新时代的敬业、奉献、创新。

在风雨中穿梭，用汗水换来了便利；在四季中奔波，满足了城市的胃。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开启一段打拼岁月的筑梦之行。

每一次的抵达，都在描绘着幸福小家的最大同心圆。

外卖小哥，是爱与被爱相互照亮的镜子，是城市和乡村愈合的润滑剂，是连接社会与人心的桥梁，是一面面流动的旗帜。

头盔下，每一张黝黑真诚的脸，都值得尊重。他们中

75

—
2025年
2月号

间有大学生，也有大叔，作为新时代的筑梦者，他们是一道温暖而亮丽的风景线。

外卖员永远在路上，用骑行写下一行行滚烫的诗，让人生绽放出永恒的光芒。

建筑工

作为筑梦者，他有钢铁的锋芒，骨头醒来的灵魂。

工地上的咳嗽，啼出工业泣血的绝句，那是建筑工人用内心在打桩。多少往事，藏在疲惫的胃里，或深浅不一的伤口中。

建筑，作为一种穿越时空的美学，安放一个个疲惫的肖像，忽略的睡眠，以及一颗螺丝钉不停旋转的生活。

脚手架和吊车上泛着黄昏的光，一吨的汗水惊醒了秋风中的杜甫。

抒情的是汗，屈辱的是血泪，你把青春当给了一座永远不属于自己的城池，不知疲倦的是马达，滚烫，生活像一个老虎钳，扭着着卑微的命运。

建筑工人，像一截工地上的断章，散落在新崛起的工业经济开发区中。

他们身后是钢铁的广厦，铺在眼前的是三千里阳光和希望的田野。

油漆工

油漆工，擅长炫丽的色彩。像彩虹，汇入都市的血液，在岁月里展示现代派意象。

即使在冰凉的夜里，裤管被寒风吹着，乡愁，吹着空旷的脚手架。

作为苍茫的异乡人，耗尽了艺术的魔力，耗尽了岁月的脚力。

你用油漆刷着这座城市的语法和结构，偶尔抬头望望整齐的雁阵，却无法将自己插入都市的词汇中。

在汗水滴答的废墟上，云和列车在奔跑，新时代在奋斗中绽放。

一个高空作业的油漆工，要建筑骨头上的庙宇，就要忍耐这座都市的冷漠和荒凉。

你想起家乡的油菜花开了，含着举目无亲的叹息，兄弟有必要提醒你，悬吊在高空中，你就不要再想天堂的姐姐了。

77

—
2025年
2月号

送水工

为命运奔跑，双腿像飞快的剪刀剪着时间。

送水工，把命运安置在一双漂泊的鞋子里，一刻不停息，不舍昼夜，太阳和月亮是您替换的第三只轮子，磨难多舛的鞋子啊，成为您乡愁的卧铺。

风吹日晒的日子历经磨难，洒的是汗，磨出来的是血，陌生的城市被您的脚步一一擦亮了。

当风吹进一个人的肠胃，您也许有点饿。但是您很倔，必须先把活干完。也许，您心里想着，跑起来就不饿了。

别人十年汗水您一天淌完，别人十年苦难您一天受尽。

您跑着步去送水，饱尝艰辛，您把劳动当成了快乐，顶着火红的太阳，像顶着一棵美丽的向日葵。

穿越山河和风雨的抵达，像一片被蓝天签收的云朵。您奔跑的脚步，却一次次把我的心踩得生疼。

煤矿工人

开采阳光的人，有一种雕塑之美，在探索着祖国神秘的宝藏。

古老的煤炭还在深处沉睡，犹如潜龙在渊，隐隐的游动，健硕的骨骼，擦出星火，已按捺不住飞天的欲望。底层的煤，在煤海深处醒来，它也是矿山的儿子，一生守口如瓶，不言不语，在野性的山风中，支撑艰难的负荷，正在爆发出力与美。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抱紧电钻，正在掘进、构思、让炮声成为韵脚，让皮带机送出一行行的诗，即使在破碎的星辰中间，也有惊心动魄的美。挖煤，充满了美的历险，俯身于煤尘之中，汗水湿透了衣背，勇者无惧，即使垂吊在悬崖的边缘，即使破碎的梦，残留殷红的鲜血，而炽热的青春正是英雄本色。

煤从创造艺术的疲倦中醒来。挖掘，以跃动的青春，以躬身的姿势，我的一生也在挖掘，我是煤矿诗人，我用笔为矿工写作，永不熄灭的，唯有挖掘的信念。下沉是黑夜，上升是黎明，而煤的命运是挖掘，是开拓，是奉献。

我在大屯煤矿挖掘灵感的诗句，汇聚成爱的暖流，

在我复苏的身体里澎湃，在生命的正前方，雕塑壮丽的人生。我愿化作一块煤，完成煤这一生未竟的事业。

让石头里的烈焰、粗犷的诗行、火一样的旗帜，升起阳光的风帆，在生命的出口，迎接火红的黎明。

地质队员

当月光缺席，大海依旧澎湃，群山连绵，地质队把自己走成孤峰。

沙漠化为绿洲。诗人说：把羊群赶向大海。

在野花迷失的荒原，流逝的年代，只剩下纸上的故乡，墙上的格言与真理。每一座矿藏的上空，都会有一片灿烂的星群在运转，打捞沉睡地下的宝藏，曾经的油灯，泯灭在语言的宫殿里。

我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涌动，漫过我的胸口，弹奏前世的琴声。

那是梦想者探索的大海，那是地质队勘查的荒原，是一座村庄伴随了一生的辽阔与悲悯。

让持灯的人，握紧的拳头，砸碎了黑暗之门，让旗帜飘扬，给天空最响亮的一击，让汗水播响沃土，让乌金绽放光芒。

让夜色里的航标，在茫然的追寻中，成为探索者凝视的眼睛。

旗帜啊，那一抹彩虹，在地平线上有了，新的追逐和雀跃的身影。

巷道爆破工

打眼，装炸药，引爆，攉煤……

把沉睡的煤炸醒，钢铁的轮轴在渴望春意，焦渴地呼喊，煤在冬天的井巷里醒来。

曾经的大海早已干涸，意志耗尽。高山隆起，煤是受潮的闪电，高压的风镐，在探索着岩层的奥秘，在黑暗呼啸的内部。

挺立于风暴的中心，煤是狂风骤雨，煤是电闪雷鸣，煤是炸药雷管，煤是煽风点火，煤是黑暗中苦苦求索的宗教。

夜班，夜班，疲惫的灯火，在井下，要俯下身子，放低身段，越来越矮，越来越矮，直到跪在了地上，捧起一块破碎的煤，仿佛捧起了悲伤。

在井下，我想为爆破工写一首诗，写给勇敢，写给耳鸣，写给白烟阵阵，念给我的黑哥们听，炸药和雷管，也无法击碎生存的尊严。

涅槃的煤，是另一种人生，是父老乡亲眼中的大雪，煤在地心的深处，翻了个身，仿佛亘古的巨兽发出了浩瀚的叹息。

农民工

一浪抬高一浪，涌上了南下北上的火车。

这仅仅是春节过后的第一天，时间就是金钱，上了发条的身体拼命似得挤上去。让时代的暴风雨洗涤贫穷，一群群扛着大包小包的进城务工者。

火柴一样，迫不及待的需要将生命擦亮。

这一群人，将苦难毫无保留地刻在了脸上，还有被命运的鞭子抽打过的痕迹。

农民工不懂得掩饰，像一块泥巴一样躺着、坐着，像一个个窘迫的词，活在一个并不算精彩的句子里。多少憔悴和叹息，多少似水流年。

像一个错别字，永远夹在城市卑微的肋骨中间。

民工潮，中国一节节的社会问题，多少苦涩的人生段落，多少不甘与无奈，充满流水一样的焦虑、困惑、忧伤、挣扎、迷惘……

当你看见一浪又一浪的农民工涌进了火车站，你会不会将脚步停一下，多看一眼，那黄土地一样的脸庞中间，有没有我们的父老乡亲。

地质劳模

作为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缔造者、传承者和弘扬者，他们的名字朴素却闪亮，一次次成为敬业、奉献、创新的索引。

时间是书写者，历史是见证人。

他们致力于打造地质勘查野战军、生态建设先行军、应急救援主力军，秉持着一颗矢志不移的初心，数十年如一日，跋山涉水，劈荆斩棘，踏遍山川荒漠，饱尝苦辣酸甜，用一双善于发现的“慧眼”，用青春和热爱，丈量着祖国的壮美河山。

他们一心扑在事业上，以精益求精的专注，孜孜不倦

的干劲、睿智多思的勤勉，“修炼”出精湛技艺，引导着职工见贤思齐，向善向上，争做“三光荣”“四特别”精神的追随者、书写者、践行者。

榜样的力量无穷大，大到大爱无声，像一个个看不见的哲理，刻骨铭心，历历在目，却又像一棵坚韧的小草，一滴鲜活的露珠，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他们是头雁，羽翼集结起腾飞的力量；他们是旗帜，飘扬着引领队伍的方向。

争做无愧于时代的先锋和脊梁。于是，他们就像一行行出彩的妙词佳句，嵌入到了大地最辽阔的诗行里。

马亭华

笔名黑马、苏侠客，1977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阳光杂志社签约作家。出版诗集《苏北记》《煤炭书》等七本，散文诗集《乡土辞典》二本，诗学随笔《诗是一场艳遇》。曾获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第五届、第六届中华宝石文学奖、第五届万松浦文学奖、柔刚诗歌奖、唐刚诗歌奖等，部分诗作被译往海外。

镜映多重光谱：
全球化时代下的
身份探索与归属 专辑

诗
歌

诗两首

心位

游离于两个边界，
一边是古老的山河，
一边是繁华的都市，
在更迭的时空中，
迷茫地寻找着归属。

思维跨越大海，
换了国籍，换了方位，
熟悉的语言与味道，
在陌生的街角呼唤，
如旧梦中的回响。

多重身份如同迷宫，
文化与地域的谜题，
在心底浮沉，
无声的潮汐起伏，
涌动着隐秘的情感。

热爱交织成复杂的纹理，
旧的影子，新的光，
在记忆与现实中交融，
构筑出不分彼此的图景，
穿越时间的交错之处。

心之所向即为家，
温暖无处不在，
多重身份的光影中，
在记忆与现实的缝隙间，
寻觅平衡和心安。

心之所在，
如同风的呢喃，
跨越无形的界限，
在新生的阳光下，
依旧是那怀梦的游子。

重光

在晨曦的微光中，我醒来，
化身母亲，柔情似水。
孩子的笑颜，如我心中暖阳，
在他们的世界里，我是无可替代的港湾。

厨房的烟火中，我是妻子，
与爱人并肩，共筑温馨之家。
我们携手走过岁月的起伏，
在爱与责任之间，编织出生活的诗篇。

办公室的白光中，我是女强人，
目标坚定，奋力向前。
在职场的竞争中，追逐梦想的高峰，
无畏的心，藏着无数的奋斗痕迹。

多重身份，如同繁星交织，
在心海中荡漾起复杂的涟漪。
每一个角色，都是生命的一部分，
犹豫与坚持，创造出独特的篇章。

在摇摆中，我寻找平衡，
在不易中，我追求自我。
每一个身份，都赋予我能量，
在多重扮演中，活出独一无二的光芒。

陈彦晷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中华总商会奖学金得主，在商学院进修后进入企业工作。新加坡作家协会财政，多项国际和国内作文比赛终审，现从事运营管理工作。著有散文集《溢彩流光的青春》。

日安吾狮

脸上摘下一片云
像某年登山观日出
星芒穿梭秘径
雨自有其登顶之道
看迷雾从山峦磐石神木身上消翳
暴露地貌久违的五官

预约小贩中心的凉意
红豆冰、文头雪和煎蕊
山形的冰堆
日子是一勺一勺
凿挖冰原底下甜腻的宝藏
谈论那年
缠绕在桌身的安全线
椅面偌大的交叉符号
早被一双双更干净的手卸除

草食动物裂开大口
吃掉公园和保护林
麻辣汤锅内
肉食动物相互抢夺地盘
你吐出冒汗的舌头
立誓成为餐盘上的霸主

听闻邻国的鸡只
即将活着回来
还活在手游的低头族
以指纹影印日复一日的地铁路线图
最后一块战地
让人和海
隔着一张薄薄的护身符
圣经与镰刀之间
我们尚未松绑身上的捆龙索

亲爱的，我已丢下日出
你堆叠在山头的玛尼堆
压不下心头
一座山的秘密
何不学习向阳性植物
缠附着光
让日子攀回疫苗降临之前的繁华盛世
让生活无须猜测
口罩之下的脏话还能多脏

注：以诗，记录政府于2022年8月29日起取消室内戴口罩的规定。根据规定，公众只有在医疗保健设施和乘坐公共交通时才必须戴上口罩。

无花

七字辈，游居于新山与新加坡。诗作散见于马新各大报刊，著有诗集《背光》。

在异乡土地判决灵魂归属 ——重读玛丽亚·赫托

历史从没问过她是否甘心把名字
过继给岛上一段最血腥的暴乱
马来回教或荷兰天主忙着捍卫主权
版图从来未有过新加坡
就像没人在意玛丽亚或娜德拉
13岁童年的梦魇

出生不到一个月的洗礼
是家族与神的约定
五岁的收养和13岁的婚配
牺牲她未成年的命运操作联姻
舆论把她的纱笼换成西服
镜头诓她跪在圣母跟前大肆煽动
记者法官和神都忘了问她
心里还惦记哪片安宁

1950年12月11日最高法院
被深伪成一场灵魂争夺战的现场
可惜法官不是所罗门王
不能判孩子一分为二测试母爱的重量
左右两边没人愿意给她一条生路
政府大厦草场所谓擦枪走火其实早在酝酿
一场宗教和种族的冲突
再次挑战殖民地身份探索的灵魂归属

其实余生早在隔天被母亲打包送回荷兰
可怜马来与欧洲裔人还在新加坡仇恨
愤怒失控长成怪兽四处喷火
车辆、商店和房屋无辜被牵连
所到之处道路堵塞公共设施崩坏
熟识的邻居突然拿起棍棒石块和巴冷刀
街道上天气在发颤
以往安逸的假象陷入恐慌和混乱

宵禁强行镇压了汹涌的愤懑
一场监护权的法律纠纷
社会赔上18人死亡173人受伤119辆车残障

印尼马国荷兰美国还有新加坡
玛丽亚一生在本地只是过客
却留下最深的印记最痛的回忆
国际舆论和报章头条忙着指她掀起争议
漏掉她从始至终被扭曲的背影

2009年7月玛丽亚等到生命平息
遗愿将躯体捐作科学研究
其实她早被岛国当个案钻研吸取教训
就像她的遗体般冷冷冰冰

史说：1937年出生在爪哇的玛丽亚·赫托（Maria Hertogh）是一名荷兰籍女孩，二战期间被马来西亚回教家庭收养后改名娜德拉。战后，她的亲生父母试图取回她的监护权，在新加坡展开了一连串复杂的法律诉讼。当法院最终判决将玛丽亚交还给她的亲生父母时，激起了本地回教社群强烈的不满和愤怒，认为这是对他们宗教和文化的侮辱，最终酿成大规模的暴力骚乱。

郑景祥

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写诗也写散文。现为作家协会副会长。曾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家奖、全国诗歌创作奖、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奖等。著有诗集《三十三间》及散文集《忘了下山》。

诗两首

旅途

瓦蓝瓦蓝的天空
万里无云
一架飞机轻轻划过
留下一抹淡淡的白绸带

绸带飘落
拾起
捧在掌心
悄悄说
请带上自己
一起去远方

咣当咣当
晃晃悠悠
绿皮的小火车
载着自己
来到了遥远的的京都

红墙、白塔、琉璃瓦
通衢大路
还有逛也逛不完的小胡同
阳光照得一切都明晃晃的
高高的槐树下
穿着汗衫
摇着蒲扇的老人家
摆上棋盘
自在地玩两局

坐上马力十足的大铁鸟
飞跃千里
马六甲海峡上的一颗明珠
是落脚的地方

椰树、碧海
绿草茵茵
还有任性的天空
说哭就哭
说笑就笑
像个孩子
刚刚还是疾风劲雨
转眼又洒下朵朵耀眼的太阳花

食阁里的爷爷奶奶们
端着咖啡叙着旧
老旧的大风扇
笨拙地呼呼转动着
奋斗过的日子
再苦也苦不过 Kopi O kosong

一路的风景
渐行渐远
如白绸带
随风飘往
下一个旅途

此生之后

森林的寂静
安抚着倦了的鸟儿
累坏了的宝宝
妈妈温暖的怀抱
永远地敞开

肉身不在
生老病死
悲欢离合 依旧
如果再相见
哪里寻到你

细雨飘落大地
江河驶向浩海
此生之后
哪里是归宿

父亲说 此生之后化泥土
与万物同眠
母亲说 此世的善良
来生必定有福气

94

新华文学
第102期

尘归尘
土归土
我们从哪里来
又到哪里去

播撒了情种的你啊
在这个娑婆世界
唯有心田里
那束柔软的光
让彼此照见

小 波

1972年出生在吉林省延边自治州，从小热爱文学和写作。1994年大学毕业毕业后一直从事教师工作，国内体制工作十年，国际学校体制二十年。日常里除了忙碌教学工作，就是认真地过好业余生活。好好做饭、好好锻炼、好好写作、好好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来记录日常生活，是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之一。从2015年到现在住在新加坡。

何处是归途

平平淡淡过日子
在斜杠交汇处
倾斜的程度日趋严重
寻找一处归属阵地
如凄风苦雨
无从落实

在文化语言分化下
已被排列到边缘处
社会关注的焦点
无法在人际关系中出现
何处是归途
手无寸铁的人
将陷入泥沼深处

凌江月

本名彭瑞莲，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诗与散文曾多次获奖。著有散文集《迷离两树间》、散文诗集《文字花径》、诗集《时光之外》《凌江月小说选》和《凌江月中英双语诗选》。

诗两首

异乡人

这个小镇很简朴
我外派的地方
人生旅途的某一个驿站

那不是我的家园
我嗅不到土地的味道
节日的热情

这个都市很华丽
酒吧夜店相互招摇
再艳的彩虹也难以留恋

那不是我的家园
我漂过陆地与海洋
留下孤单的足影

游走在城与城的边缘
驻足在彼岸的花城
故乡，杳无人迹

我不走了

彼城留下我的敏锐和直觉
我嗅到街角涌动的味道
它越过一条又一条街道
驻留在幽暗小巷

此城的阳光是散开的雨树
点点滴滴挥洒在屋檐
三月花儿绕红道傍
廉洁与道德守在路边

游走在城与城
徘徊在国与国
我是一只流浪猫
机灵爪子是现实的琢磨

不走了，我不走了
南与北是无奈的抉择
我的窝在花园城市
我舔着一尾长着狮头的鱼

97

—
2025年
2月号

依凌

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著有《六弦情》六人合集，《四海童诗合集》及《四海排句选》合集。

登大同悬空寺

1

把空悬在空中
一悬
便是千年不空

2

绝壁之内，绝壁之外
玄之又玄
空亦非空
天下为公
三教合一，并于大同

3

大同的世界，世界的大同

4

宁信李谪仙在此摘星
不疑徐霞客曾经腿软

风从脚下起

六月的阳光确认没有恐高症

5

横空
一条横空的拉链
链接了
天地人间

仰天

俯地

满满的恒山的呼吸

6

悬空之绝，悬空之险，悬
空之妙

壮观

果然比壮观多一点

一点，多出来的一点

就点在

神话的要害

美，从此美得不可收拾

7

阁内
纯阳真人的笑很玄
但所殷殷盼望的天人感应
并未
如期发生

甚至没有飘过一片云

8

空空空……走下空中时
对此深信不疑，
熙攘里曾与一位负剑的仙人
交会
而过
不曾惊动一粒尘
却骤然
划亮心中一根神秘的火柴

99

—
2025年
2月号

梁 钱

本名梁春芳，退休教育工作者，著有诗集《茶如是说》《你的名字》等。曾获书籍奖。

遨游三千大千世界

遨游大千世界
俯瞰人类居住的
美丽地球
蓝天白云下
芸芸众生
我在其中
与众共舞
载浮载沉

早上美式咖啡
下午中国普洱
果王榴槤配煎蕊甜品
手机在手，咖啡美露合一
令人神往——

听说你要移居月球，
与嫦娥共舞
我也想移居火星
两颗星球距离很近

繁星可以是雨，亮晶晶落下
那时，你需要伞吗？

白天，我倚在窗前
数着落下的星星
还有那细碎一地的
满天星

夜里，你在西北方草原上
抬头仰望
闪烁迷人的星空

我知道，有这么一天
你我双手捧着满满亮晶晶的星星
飞奔来回于浩瀚星空中

让星光洒落在
浩瀚无边的宇宙里
每一个角落

点亮
娑婆世界
每一个孩子的眼睛

心 澄

另有笔名雯晴。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大学，目前于新加坡驻马华侨银行任职。著有《四海同诗》《新诗一百首》《错位人鱼》《四海俳句选》。作品也常在《风雅颂诗刊》《烟火》、台湾《葡萄园诗刊》、台湾《掌门诗学刊》等文学刊物以及美国《世界日报》以及《印华日报》《东盟园地》发表。

命运

人生是用五彩琴弹奏的序曲
音符旋律显示很多含义
那雕刻在记忆的金碑
和着时代的节拍追逐理想

发抒理想的那一瞬间
在困苦和诱惑面前
等待骰子沿轴心翻转
翻出许多个未知数

云彩总是把憧憬写在抗议信上
被赞叹拉回到梦境
人要以何种浓度的恨意
迎向那不断迸散开来的现实

幻影最终还是以丑恶的样貌出现
污点黏附在真实的表面上
命运被拘留在时间表层
但谁也不敢草率写完人生的结局

林 冲

马来西亚槟城作者，著有诗集《大风起兮》，作品散见各诗刊报章。

镜映多重光谱：
全球化时代下的
身份探索与归属 专辑

小说

母亲

(一)

她安静地等着。

老人院在市区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寂静的被遗忘的角落。如果不是因为母亲住在里边，她甚至不知道城市里还有这样一个地方：数栋楼房，几片草坪，一潭湖水，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日月湖”。

“可以进去了。”守门人微笑着说。

她回了一个很短促的微笑。

走进来，她就有些后悔。

母亲有老人痴呆，已经不认识她了。她突然想来，到底是为什么呢？走过很短的一条林荫道，那里有一个护士在等着，会把她带到三楼母亲的房间，也会在路上告诉她母亲今天是不是适合到楼下晒晒太阳。

“有什么事叫我，我叫胡娟。”护士把她领进母亲的房门，离开前说。

她点头。

母亲坐在窗前，花白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她有些晃神，记忆让她回到了儿时，某个春天，某个午后，那时母亲的头发很黑，也是坐在窗前，听见她的声音回头对

她微笑，张开手臂。

可是现在，母亲并没有回头。

母亲的记忆里，不知道还有没有她的位置。

(二)

推着母亲的轮椅下楼，路上两个人都很安静。

她想着，在楼下转转就离开吧。

毕竟，还有一堆工作没完成。

孩子也快放学了；衣服今晚洗一部分，明天再洗一部分；可能还要和孩子的老师联系；对了，路上顺便买点菜回家，老公想吃排骨……她推着母亲，可是走神了。

从电梯出来的时候，母亲的轮椅卡了一下，向前倒去。母亲险些跌下轮椅，还好有个护士正准备走进电梯，赶紧扶了一下。

“谢谢！”她嘟哝了一句，心下懊恼。

护士安慰她似的笑了一下，走进电梯。

母亲没有任何反应，似乎摔或不摔都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

“妈，您没事吧？”她弯腰问母亲。可是她知道这问题会飘进空气，然后消失，母亲不会回答。

她说不清为什么，就是想问。

从前，她考完试耷拉着头回到家里，她失恋了给母亲打电话，孩子出生后的头几年生病她打电话跟母亲求助时，母亲都会先问：“你没事吧？”

那时，她回答了什么，她已经记不清了。

今天，她希望母亲回答，可母亲已经不会回答了。

(三)

午后的阳光照在日月湖上，反射出单调得令人心慌的光，那光让人觉得空虚，无助。

“妈。”她蹲在母亲的轮椅旁，试探着叫。母亲茫然地看了她一眼，又转过头去看着日月湖。

她突然觉得母亲的生活就像日月湖，盯久了也不会有什么惊喜和意外出现。

“妈……”她突然发现自己开始说话，更像是自言自语。

说工作上的不顺利，惶恐，说担心随时被炒鱿鱼。

“您看我这个包，里面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拿回家做没做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拿回家心里就不安稳。”她自嘲地拍拍放在地上的包，母亲看也没看那个包。

“小柯的功课跟不上，补习费花了一堆就是不读书。妈，我以前是不是也不爱读书？”她蹲累了，干脆坐下来，头靠在轮椅的扶手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会逃学，您知道了又着急又生气，可是您没打我。”说着说着，她突然有些鼻酸。

母亲不会打她，可是她会打孩子。

同样是做妈妈，母亲比她称职。

“您为什么不打我呢？那个时候？”她抬头看着母亲，母亲的脸上全无当年的痕迹。她觉得这个时候的母亲是一个陌生人，可是套用了母亲的身体。

“您当年为什么不打我呢？”她固执地问。

周围有些护士推着老人在草坪上散步，没有人陪伴的老人是不能离开房间的，她突然觉得自己来看母亲是对的。她不来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母亲是不是就呆在小小的房间里？

她问得累了，头靠在自己的手上，手搭在母亲轮椅的扶手上。

恍然间，母亲似乎摸了一下她的头发。

她猛然抬头，母亲看了她一眼，那一眼依然是陌生的。

她只是打了个盹，做了个梦罢了。

梦里，她依然是有人疼爱的女儿。梦醒了，她是一个茫然的妈妈，在生活的轮盘里，被动地跟着转动的妈妈。

母亲很久没摸过她的头发了。

她结婚，生子，被工作和家庭牵绊，很少回母亲的家。再后来，父亲过世，孩子成长，每天鸡飞狗跳，她更少回母亲的家。偶尔想起了，打打电话，也没什么好说的。再再后来，母亲中风了，她只能把母亲送进了老人院。

“妈！”她突然站起来，“我带你去其它地方走走。”

(四)

把母亲带出老人院花了不少时间。

签各种文件，听各种说明，主要都是责任归属的问题。

她忍耐着，在等待的时候她给儿子发了个消息，让他和爸爸自己吃晚饭。

然后，她把母亲带出了老人院。

她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她盘算过，先租一辆车带着母亲在城市里逛一逛，然后带母亲去祭拜一下父亲，最后带母亲吃点东西。

可是母亲在车上的时候，突然说话了。

“花儿……”她顺着母亲的视线往外看，广告牌上有一片花海。

母亲年轻的时候极爱花儿，可是父亲花粉过敏，家里不能养花儿。后来，父亲走了，母亲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不能养花儿。一个爱花儿的人一辈子没养过花儿，她突然有些难过。

“师傅，我们去那儿。”她立刻改变了主意。

花海是公园里花展的照片，她们到公园的时候，还剩半个小时就关园了。她匆忙买票，匆忙带母亲进了公园。

母亲的眼睛里出现了许久没出现过的喜悦和好奇，她到处张望。有时想伸手摸摸花儿，可是又缩回来。这时，她会停下来，温柔地拉住母亲的手，去轻轻地碰碰花儿。母亲的笑容像纯真的孩子，会试着再伸出手去，碰碰花儿。

她拿出手机，帮母亲照相，帮母亲和自己合影。

这件事，有多少年没做了？这一瞬间，她觉得自己也像个孩子，似乎回到了那些年母亲牵着她的手到处闲逛的时候。

半个小时几乎是一晃而过。

“妈，我下次再带您来。”她看着母亲舍不得的表情，不忍。

她是不是做错了一件事，让母亲有了希望，可是万一她无法实现这希望呢？

她的心情又低沉下去。

(五)

离开老人院的时候，已经8点多了。

她坐车，转车，然后走上回家的路。

这个城市里，每个人都在忙碌着，每个人都有一堆要面对的问题。她也是这样的：忙碌，抱怨，再忙碌。可是这个晚上，她突然觉得自己和很多人不一样。

她带着妈妈看了一次花展。

她带着妈妈一起拍照。

她给妈妈带回去一盆花，放在她的房间里。

她甚至想：下一次再去老人院，带妈妈做些其它的事情。母亲不认识她，她认识母亲；母亲不会说话，可是母亲会有感觉。

她走进电梯，拿出手机，里面有一张照片，她和母亲一起看着镜头，她的手扶在母亲的头发上，母亲歪头靠着她的肩膀，背后是一片花海。

打开家门，她听见儿子叫“妈，你总算回来了。”

109

2025年
2月号

陈 帅

全职作家，多以创作青少年儿童小说为主。曾获金笔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和周庄杯短篇儿童小说奖等国内外儿童文学奖项，在中国和香港总计出版小说和绘本十余本。

情迷

“什么，妈妈你住院了？好好，我马上买机票回去看你。手术费50万，没问题，我就算卖血卖房，也会出这笔钱。妈妈你等着我。我——最迟两天后，就是后天傍晚7点左右赶到医院。妈妈你安心等我。”

正在美国著名大学读商业管理进修班的林剑颖，在半夜三更时分，接到了母亲抱恙住院的电话，旋即决定买机票回国探望。

从小到大，母亲是林剑颖暗淡生活中的一束温暖微光。

她是老大，到了入学年龄，父亲天天赶她去打猪草，是母亲，攥着她的小手，偷偷绕过父亲的盯梢，到村里小学报了名，交了一年学费。

父亲反对时，母亲说：“一年学费都交了，学校不给退，就让小颖凑合上一年得了。”

父亲心疼那10块钱学费，勉强同意。就这样，母亲每年略施小计，坚持让她读到中学。

弟弟出生，正在读中学一年级的品学兼优的她，被父亲从教室拖回家：“早说了，女娃子读什么书，给我回家打猪草。老子要照顾老二，你倒是清闲，躲在凉房下面偷懒。”

是母亲，撑着产后虚弱的身子跟丈夫争取：“求你了，小颖读书好，好歹让她读完中学，老二我能照顾，喂猪我也不会拉下。”

林剑颖在父亲的骂骂咧咧声中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985顶尖大学，报读的大学离家远远的。

“你还成精了，读什么大学？这大学就该你弟弟读。”

就连正读初中的弟弟，成绩拉胯，小小年纪就留级两次，但不承想，他竟也学着父亲的口气责怪她。

“对对对，成精了成精了。你看我们班上，都没有几个女生，女生都在家做家务帮我们男生读书。有你这样的姐，我都替你丢脸。”

又是母亲，据理力争，磨破嘴唇，勉强让家里两个大男人颌首同意她读大学。至于学费让家里出，那是做梦。林剑颖一进大学就争取各种勤工俭学，到处寻找赚钱的机会，给中小学生补习，在食堂后厨洗碗切菜，假期在图书馆整理如山的旧图书，周末在大街上穿着厚重的玩偶服发传单……四年大学，她硬是靠自己的汗水供了自己的学费和三餐四季。

好在她具有从小在山里打猪草练出来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头儿，让她苦撑过了艰辛崎岖的求学之路。她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并被聘到著名的国际500强之一的大公司，从文员开始，达臻至今天的部门经理，为自己的事业创出一片春意盎然。

赚着高薪的她，从未忘记母亲的恩典。逢年过节，她不喜欢回到那个充满痛苦回忆的山村，但母亲的每个月的红包钱从来没有错漏过，而且数目越来越大，她要让母亲享福，回报恩情。

弟弟果不其然不成器，中学没读完就退学，成为吊儿郎当的游民，啃老族一个废柴一枚，听说如今没有个正当工作，如今到了成婚年龄，父母都正着急呢。最近又听母亲说：“你弟弟订婚了，女方因为知道有你这么一个成功的大姐姐才同意呢。女方提出要在城里有房就嫁。”

她只能在心里“呵呵”。然后摇摇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被公司视为可造之材，她被选中赴美学习研修一年，结束后暗示会被提拔晋升为公司副总。

一通操作梦如虎，林剑颖买到了比预料的日期更早半天的机票，提前回到老家所在的城市，因为一路仓促，没有来得及打电话通知病重的母亲。

一下飞机，顶着晌午的大太阳，她只是赶紧回家拿了银行卡，她知道里面有自己省吃俭用的私房钱60万，给母亲交手术费足够了。家里没人，她知道老公在上班。

午休时分的病房过道空无一人，一颗为母亲身体担忧而焦灼的心绪让她满头大汗，而近乡情怯，她的脚步不由得放缓放轻。病房里面的谈话声飘了出来……

“幸亏我当初坚持让小颖读大学，要不然咱平日哪有固定的零用钱享用？哪有今天她心甘情愿给咱老二送钱？老头子你说的是吧？”母亲发出得意讨好的笑声。

“还是我老婆高明，看得远，我这么老辣，都看出来你下了这么一盘大棋呢。哈哈。”是父亲更加得意的笑。

“是啊，要不，咱宝贝儿子婚房的50万首付从哪里来？这不，小颖就送上门来了。”

“老婆，一会你可要装得像一点儿，你这么个声如洪钟满面红光的样子不像个病人呐。来来来，你快躺下。”

“我都演了这么多年戏了，还能不知道怎么演？笑话！还早还早，小颖说今儿个天傍黑时才到，到时我再躺下也不迟。老头子，你先出去买个烧鸡小菜几瓶啤酒饮料，顺便叫咱宝贝儿子和他未婚妻来这儿，我们一家四口先吃个团圆午饭。”

“好好好，咱们先提前庆祝一下，你等等，我这就去——”

如炸雷轰顶的林剑颖迅速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逃回电梯，按了1楼，麻木地走出医院，隐身在熙熙攘攘熟悉的故乡的大街上。

她不能接受视为生命中如珍宝如阳光的亲情原来是一场虚伪的演出，这太突然，太虚幻了，她需要时间消化，她在故乡城市的十字街头迷失了，下一步到哪里去，她一时找不到方向。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林剑颖忽然冷笑了一下，她摇摇头，辨别了一下方位，她和丈夫的家，就在其中一条大街的尽头，那里，还有她温馨的小窝，爱她的丈夫，他们结婚七年，因为都忙于事业，没有生育，但他们夫妻二人知根知底，是彼此初恋，虽然婚后生活不是那么如胶似漆，但也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称得上和和美美。是啊，没有了父母的亲情，我林剑颖仍然是戴志刚先生的爱妻，我还有避风港，我怕什么？母亲的住院费，啊不，弟弟婚房首付她铁定不会管了，这钱，拿来过自己的小日子不好吗……

就这样，林剑颖一边宽慰着自己，双脚一边机械地挪动，沿着熟悉的街衢，七拐八弯，残破的意识竟把她带到自家小区楼下的小径边。

然而，眼前的景象让她惊讶得半张着嘴：

她老公戴志刚手拉着一个年轻打扮时髦的女人往家里走去。他们动作亲昵，一看就是熟门熟路，那女子身着透明纱裙，满脸脂粉，身材妖娆，被戴志刚搂着，边走发出浪笑。

这次回国，事情过于紧急，林剑颖没有告诉志刚她回来了。看来，在她不在的这半年，老公就迅速找了一个小三填补空白。

试问老天，这世间，还有没有爱情？

刚刚失去了亲情的林剑颖，被眼前的现实打得晕头转向。此情此景，她只能仰天长叹，无语泪流。

她斥骂着命运的残忍，嘲笑自己的遭遇，她不知道自己做了何种错事，才遭如此报应。

“行李？我的行李在家里客厅，护照在里面，就算立刻需返回美国也必须得回家拿行李。”

她迈着铿锵有力的决绝脚步，搭电梯，按了熟悉的密码，坦坦荡荡地走进家门。

“Dear老婆，欢迎你回家！我从岳母口中知道你回国了。Welcome home!”戴志刚张开双臂，要拥抱刚进门的林剑颖，仿佛早就知道进门的必是林剑颖，那种夸张热情不像是装的。他甚至还用蹩脚的英文，欢迎刚从英文环境回来的爱妻。

这，哪跟哪呀？你就跟我演吧，我知道，家里某个柜子里藏个小三，你还能演上天不成？林剑颖惨然一笑。

“我只请了七天假，现在已经过了三天，我现在就必须返回美国。”她从未如此清透，懒得周旋。

“No no no，老婆，假还可以再续嘛，好不容易回来了，你还没有享用我给你的礼物呢。来来来，我们去卧室。”

“恶心！”林剑颖心里骂道，一阵反胃。但苗条瘦弱的她还是被人高马大的戴志刚拉进卧室：

“Surprise!!!”戴志刚双手指着双人床，讨好谄媚地朝着林剑颖介绍：

“老婆，这位是我为你远道而归准备的礼物。”

“啊——，你，你个狐……你到底是谁？”林剑颖看着床上正朝自己微笑的那个陌生的女人，愣住了。

这，这，听起来不对味啊，难道戴志刚发现了什么？这到底是在掩饰他对爱情的不忠还是真心对自己好？林剑颖不胜迷茫惶恐不安。

“我知道你今天回来，早早找到一个你喜欢的类型，给你一个surprise。”戴志刚真诚的语调又仿佛发自内心。

是的，她是双性恋，多年来，她掩藏着自己这种扭曲的爱情，偷偷在外和自己的那个“她”保持着婚外情，一边痛苦地因循着世俗，和戴志刚维持着婚姻。她以为自己掩藏得很好，老公并没有发现。

是潇洒离去，还是接受丈夫的礼物？这成为摆在林剑颖眼前进退维谷的难题。

也许，她早已看穿了一切，这一切不过是戴志刚看到她的行李箱后的应急反应，借着给老婆找同性恋对象当礼物的行为来掩饰自己的出轨。还真是用心良苦，聪明异常。

她忽然不忍心戳破这个肥皂泡，她刚刚失去了亲情，她还不愿被这个世界全然抛弃，她还想抓住些什么。

“老公，原来你这么了解我，懂我。谢谢你！”

116

新华文学
第102期

穆军

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在本地中学任教。2006年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硕士。新加坡教育部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委派驻校作家，著有小说、散文集等文学作品多本。

三位中国大妈

离早上10点还差五分钟，陈奶奶从自家菜园里回来，把刚采摘来的黄瓜放下，置放在车库内一只小圆桌面上的旧纸盒内。也就在这时候，王奶奶打陈奶奶家的后院进入车库。王奶奶家与陈奶奶家相隔一条街，过来走大道正门必须走一个U字形。王奶奶每次都抄捷径，先经过刘奶奶家的后院草地，进到陈奶奶家后院，就是车库大门口了。

刘奶奶今天有一点累，她说不去走路了。这是王奶奶见到陈奶奶时说的第一句话。每个工作日的早上10点，是三位大妈铁定的走路时间。此时正值春夏之交，密西根湖区郊外气候怡人。家中的女儿、女婿要上班的，要么驾车去了公司，要么在屋内远程办公。孙子辈们，陈奶奶的三个外孙都已经大学毕业，各在外州或特区工作。王奶奶有一个外孙和一个外孙女，刘奶奶有两个外孙女，他们都还在中小学校里念书上学。

刘奶奶和陈奶奶是老邻居。20年前，陈奶奶跟女儿一家人搬来时，这片小区才入住居民。不久，刘奶奶也跟着新结婚的女儿，搬来这个小区。两家人后院斜对着后院，当中也没有篱笆围墙分隔，种上几棵树苗就成了两家后院的分界线。如今树苗已经长出茁壮的树杆。刘奶奶的女儿离婚后再婚，与白人女婿生养的两个女儿都还在读书年龄。

陈奶奶在自家女儿怀上头胎时就前来帮忙。签证到期得回国时，看着怀着二胎的女儿挺着大肚子，在大雪天里还要驾车上班，下班后还要照顾大外孙，回去后决意办了提早退休的手续，再次来美后就长期居留下来。一转眼，三个外孙都长大了，小学、中学都在离家二三里地的学校就读，平时家人的饮食起居都是她一手打理。外孙们从念大学时就搬离开家，如今都出外自己闯荡天下了。她平日里在后院里开田耕作，种黄瓜、韭菜、大蒜，为上班的女儿、女婿做晚餐。周日上完教会，就让女儿送自己去老人公寓，到星期一才回女儿家。

三个大妈的早上散步原来只有陈奶奶和刘奶奶两个人。后来邻街的王奶奶前来探亲女儿一家，她也加入了陈奶奶和刘奶奶的日常散步活动。王奶奶的女儿原本在国内某个著名企业当人事高管，她跟家乡同个大院的邻家独子恋爱，修读完博士的邻家独子来美继续攻读博士后，便居留了下来。最后小俩口决定在美国安家，这便跟陈刘两位奶奶做了近邻。

王奶奶已经有四五年的光景没有来密西根女儿家了，上次来还是在疫情暴发之前。见到女儿女婿及外孙和外孙女，那些疫时被封在家的难忘日子，便统统显出它们的意义来。外孙和外孙女都已上学读书，而变化最大的莫过于自家闺女。以前事业上那么要强的女儿，现在居然安身当起相夫教子的角色。或许以前在职场上奔忙的她，只是替父从军的木兰，脱下战袍、换上红妆的才是她真正的自我。

疫后重逢的三位大妈，一同走路谈话就是不断地话家常。三人年龄相互只差一两岁，都是八十或近八十的老人

了，过去的岁月、社会的风尘、世事的磨难都没有能打垮难倒她们。尽管她们家庭背景不同、人生经历各异，但是故国的过去塑造了她们对家庭生活的共同认知。

刘奶奶不去，就我们仨吧。陈奶奶拿起小桌面上的牵狗绳，带上小黄狗法兰奇，同王奶奶向屋外的那片树林公园走去。

119

2025年
2月号

章良我

终身文学爱好者。著有《半百集：家在岛国》《岛国人语》《在岛集》。

身份对决：魔鬼与天使

之一

玲是我的一位要好的前同事，她的家里有好些宠物，其中几只曾遭虐待。有一只兔子的头歪了，“它在生死边缘捡回一条命，好长一段日子没有生气，现在听到我的声音，终于有反应了”；一只狗的腿瘸了，“长满了蛆虫，主人不肯花钱带它求医，自行帮它清理，结果情况恶化，得锯掉半截腿”；一只树蛙瘦得干瘪瘪的，“好像几百年没吃东西，都跳不起来了”……

这天是周末，玲的住家对面的民众俱乐部举办“宠物联欢会”。我到她家，帮她带几只宠物去参加。正要出门，一个邻居先生上门，问：“护士小姐，你收养鱼吗？”我认得他，他带过几只被遗弃的宠物来请玲收养。玲皱着眉说：“我这里没有养鱼。”“哦，”对方难掩失望之情，说，“是这样的：一个住公寓的朋友告诉我，有人丢了一条龙鱼在池塘里，管理委员会问有没有居民要养，如果没有就把它捞起来‘处理掉’。你看这张照片，那条龙鱼只有一颗眼珠子。”对方把手机递给玲看。出于好奇，我也凑过去瞥一下手机里的照片。“少了一颗眼珠子，要在池塘里找小鱼吃，会比较困难……”玲听我这么一说，眼神向我瞟来，用乞求的语气问：“云，你的老公是养鱼高手，可不可以帮赖先生……”不等她说完，我即会意，便问龙鱼的体积。赖先

生道：“大概有一公尺长。”我家阳台有一个很深的鱼池，养了六条肥大的鲤鱼，估计它们能和这条龙鱼共存。“待会儿老公来接我，我问问他能不能收养这条龙鱼，再让你知道。”赖先生听了，微微点头道谢，给我留下联络号码就走了。

晚上回家，老公给鱼池亮灯，我则扭开电视，“老公，养龙鱼的事，你考虑得怎样？”老公转过头来，却不是看我，而是望向电视的新闻直播：“榜湾民众俱乐部对面一座组屋的单位发生大火，里头养了一些宠物，全都被烧死。消防员也在屋里找到一具尸体，初步怀疑是屋主。事发原因还在调查中。”我一听发生火患的单位“养了一些宠物”，又听到“一具尸体”、“屋主”，整颗心猛地暴跳，像要冲破胸口蹦出来。我抖着手抓起手机拨打玲的号码，“不会是玲的，我几个小时前还看到玲，还跟她一起参加‘宠物联欢会’……玲，你快接电话啊……”我的眼眶红了，情绪激动得快要失控。“云，冷静点，听新闻……”老公抱紧我，安抚我。

“……消防员在失火的单位找到一个铁箱，里头有一叠动物的照片，它们都被残忍虐待……”电视镜头闪过其中几张照片，我看到了一双粗壮的手扭折一只兔子的头，几条蛆虫从一只狗的烂腿爬出来，一只树蛙被曝晒在烈日下，一把钳子贴近一条被人按在桌上的龙鱼的眼睛……

“云，你看新闻了吗？赖先生……他……是个魔鬼！”手机响起，传来玲的痛哭声。

之二

清明节与父亲和老婆去祭拜母亲，给母亲扫扫墓，与母亲说说话。回家后，老婆建议我俩出国旅行，庆祝结婚

二十年。“所有开销我承担，地点行程我决定。”我纳闷，一个家庭主妇，没什么储蓄，竟有能力请老公出国？

她说去泰国曼谷，费用不高，尚能负担，“我每个月存五十，存了五年，应该足够我俩去曼谷玩四天三夜。”我们结婚五周年去日本，10周年去韩国，15周年去澳洲庆祝。去一趟旅行，就几乎把我五年的积蓄花光。之所以存不了太多钱，主要是因为父亲得了肾病，每周得洗肾三次；岳父患糖尿病十余年，岳母则有老年痴呆症；三个老人常年吃药、复诊，花了不少医药费。我们商量后，老婆决定辞去工作，看顾三老。当然，把女儿送出国留学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这一趟去曼谷，我们玩得很开心。坐在嘟嘟车里，穿梭于车水马龙的大路小巷中，她侃侃而谈：“我在理工学院修读护理课程时，来过曼谷几次，在早市、夜市和几个大型市集疯狂购物，超便宜，好过瘾。之后嫁给你，就没有再到曼谷，只去你想要去的日本韩国澳洲。因为是你出钱，你说一切听你的，由你决定地点行程。我不敢有意见，但心里还是惦着曼谷，惦着那种大买特买，拎着大包小包逛街的满足感，惦着那种像购物女王般的风光日子。我好想重温这一切。”这一番话钻入耳膜，若当头棒喝，原来自己如此一厢情愿，没有顾及老婆的感受，也没有试着去了解她真正想要的是啥。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自责中交织着愧疚。

老婆出钱出力订机票，订酒店，策划包括去三个大型市集、两座著名购物中心和一趟野生动物园的行程。我活到这把年纪，向来只有我出钱请老婆女儿和老人家出国，做梦都没想到有机会“免费”旅行。来到曼谷唐人街，老婆

一脸惬意地说：“老公，我不只请你旅行，还要请你吃你最喜欢但平时又最不舍得吃的新鲜烧烤大龙虾！”我听了，一股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当白衣天使是她的理想，她放弃了向往的工作，全职照顾女儿和三老。她一人督促女儿的学业，独自陪老人家聊天散步，一手包办大小家务事。我只管工作，工作之余便是休息、运动或欣赏养在阳台的六条鲤鱼。我还以公务繁忙为由，缺席女儿的毕业典礼，没有到医院探望动手术的父亲，甚至不曾洗自己用过的杯盘碗碟……被我视为理所当然，奉为万能主妇的云，默默撑起一切，从无半句怨言。“老公，你在想什么？我们点菜吧？除了龙虾，来一道螃蟹米粉和炸苏东，怎么样？这些都是你爱吃的！”云笑吟吟看着我。她真懂我的心。“老婆，这个家，辛苦你了。”我满怀感激道。“怎么突然说这个？来，喝茶。”她边说，边给我倒茶。这样好的老婆哪里找？肯定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我深情地凝视她，眼里开始浮现泪水，情不自禁地去摸她的手……

蓦地，有人捉住我的手，我大惊！是李医生。他的另一只手怎么拿着云的日记本？

“梁先生，您的抑郁症越发严重，导致幻听和幻觉。您的妻子没有陪您去扫墓，也没有和您去曼谷。您的天使已经不在，您要接受事实……”

柯奕彪

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著有中篇小说《我的男友是人鱼》、短篇和微型小说集《真相》等。

近忧

因为生孩子的原因，凤霞读博士改读了硕士，毕业后暂时在家带孩子。母亲退休后，来新加坡帮着凤霞带孩子。舅舅也时不时来新加坡小住十天半月，拍些两个孩子的视频回国给行长悄悄看。行长调到保银监会任了个闲职，就不敢有把两个孩子接回国去的想法。胜利博士毕业后在新加坡一家公司上班，继续扮演着双胞胎儿子大春、女儿小春的父亲角色。

124

新华文学
第102期

一、外婆说：还是让两个孩子回国上学吧

大春小春快三岁了，得上幼儿园了。上公立幼儿园，一人一月四五百元，上私立幼儿园，一人一月得近两千元。当然，私立幼儿园硬件、教学质量要好些。

虽然两个孩子凤霞只是代孕，但三年多来，不知怎么的，凤霞竟有了母亲的感觉。最初，凤霞是有些仇恨地代孕的，大约只是为了还清治疗父亲癌症欠下舅舅的200万债务。孩子出生后，看着孩子可爱的脸蛋，听着孩子甜甜叫她妈妈的时候，凤霞就常常在心里告诫自己，孩子是无辜的，不能给孩子以委屈。当孩子面临究竟上什么幼儿园选择时，凤霞就有了一个真正母亲面对此事时的认真考量了。

夜里睡不着，母亲就对凤霞说，让我把两个孩子带回

国吧。两个孩子走了，方便你找份工作，寻个你喜欢的小伙儿，认认真真谈场恋爱，结婚生子，建个自己的小家。何况，国内一般幼儿园便宜，我再雇个保姆照顾两个孩子，这样会省下许多钱。凤霞一时有点心乱，就回答母亲说，容我想想。母亲说，凤儿，你要记住，他俩不是你真正的孩子。再说，如果行长来要回孩子呢？凤霞说不出话来。

这时凤霞心思的微妙，恐怕没有谁说得清楚。一个东方母亲的本能、一个受了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女性的善良、文明，极大地彰显出来。她对母亲说，新加坡从幼儿园开始就实行英语、华语双语教学，有利于孩子将来的发展。妈妈你是知道的，我们那座三四线城市的教育，我高考、考博，不都吃过英语不好的亏吗。我想，再不能让这两个孩子吃英语不好的亏了。就让他俩在新加坡上幼儿园吧，孩子在新加坡长大，更利于他们将来融入世界大环境。见母亲不说话，凤霞又说，待孩子幼儿园适应了，家里雇个菲佣，然后我就出去打工。只是妈妈就要辛苦许多。

凤霞母亲带大春小春去西海岸公园玩时，认识了十多位国内去新加坡帮子女带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后来大家就建了个群，取名“贾保姆”，常在群里分享育儿经。“假保姆”，就是尽心卖力不拿工资又乐在其中的保姆的意思。

一次，孩子们在玩沙子，一位“贾保姆”对凤霞母亲说，这小春长得像她妈妈，越来越漂亮了；若是儿子大春长得像他爸，该多帅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凤霞母亲心里就有些堵。回家后就想，我们这些“贾保姆”来新加坡带

孩子，为了谁啊？往小里说，是为了儿子女儿；往大里说，这些孩子将来都是新加坡人，我们这不就是在为新加坡的将来培养人才吗？这凭什么呀？当然，我就更惨了，大春小春将来也未必是凤霞的孩子呢。

二、胜利说：首先要确定孩子的身份

师妹约胜利喝咖啡，忽然说，想不到师哥孩子都两三岁了……胜利立时就脸红心跳。虽然凤霞、胜利都尽量避免一家子在公共场合露面，但百密还是有一疏。那次是两个小孩闹着要去海湾公园玩，凤霞身体不太舒服，胜利就跟着去照顾小孩，被一位熟人看见了。胜利只好撒谎说，孩子他爸爸妈妈是我老乡，你知道，我们四川老家有“拜保”民俗，就是认健康强壮或者聪明能干的男人或女人为“保保”，以“保佑”孩子健康成长，将来前程远大。我只是两个孩子的“保保”。

后来，公司搞春节联谊聚会，公司人事部长就对胜利说，把夫人、孩子一起带来。弄得胜利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好。

这事凤霞知道了，对胜利说，委屈你了。……要不，你就搬出去住吧。委屈是有些委屈，但要搬出去，胜利一时还真有些舍不得。给两个孩子喂奶喂饭、洗澡换尿布，孩子哭了哄孩子，陪着孩子玩、带着孩子睡觉、孩子病了送医院……一个年轻爸爸要做的事，胜利都做了。孩子叫他“爸爸”时，胜利还真有了点做爸爸的感觉。

凤霞说，要不你离开一段时间试试。胜利就回海湾大学去蹭床，在师弟宿舍睡地铺。

两个孩子找爸爸，凤霞就说爸爸出差了。第二周，凤

霞还是说爸爸出差了，两个孩子就不依不饶，闹着要给爸爸通电话视频连线。

胜利离开后，凤霞母亲一早起来准备两位大人两位孩子的早餐，然后就急急去超市采购当天的新鲜食材，回来后帮着收拾两个孩子的房间，做做家务，就忙着做午饭了。午睡后，又得忙着准备晚饭。到底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加之之前些年伺候生病的丈夫，身心交瘁，还没完全恢复过来，这一折腾，凤霞母亲就有些撑不住。两个孩子白日夜里哭闹，夜里睡醒后也闹着要找爸爸，弄得凤霞疲惫不堪。凤霞同母亲商量，还是叫胜利回来吧。

胜利回来了，两个孩子消停了。胜利对凤霞说，孩子将来到底会跟谁一起生活？你心里应该有个底。有了这个底，其他的具体事情，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凤霞回答：我也没这个底啊！

三、舅舅说：凤霞是孩子的妈、胜利是孩子的爸，我是孩子的舅姥爷

行长调到保银监会后，没有了资金的支持，凤霞舅舅的房地产生意就不再那么风生水起。后来，房地产市场萎缩，舅舅也就开始慢慢退出房地产市场。到几个大型房地产上市公司爆雷时，舅舅已全身而退了。舅舅到新加坡考察后，在新加坡开设了一个家族理财办事处，在乌节路买了一套公寓，办事处就设在公寓里。舅舅对凤霞说，大春小春上幼儿园后，你就来办事处上班。你是学金融的，这也算专业对口。

凤霞接手家族理财工作后，才知道舅舅这些年赚了这么多钱。凤霞母亲告诉凤霞，听你舅妈说，这也不全是

你舅舅的钱。什么意思？凤霞母亲不明白，凤霞也不太明白。凤霞以前听父亲讲起过，说舅舅与行长、公安局副局长暗地里搞了个“桃园三结义”，而今副局长已是厅长了，猜想这资金该是他们三人的吧。

行长放了贷，舅舅从不给返点回扣；局长办了事，舅舅从不给红包感谢费。所以行长才能安全着陆，局长才能顺利晋升。一二十年下来，舅舅的公司实际上已成了三人的公司，舅舅公司的资产，就是三人共同拥有的资产。舅舅是董事长，行长、局长也是董事长，只不过舅舅在前台，行长、局长在后台。

新加坡的家族理财办事处设立后，舅舅已成功地将公司大部分资产转移到了办事处账上，再等几年，行长、厅长退休了，行长可以移民去美国他儿子处养老，厅长可以移民去澳大利亚他女儿处养老，一二十年积攒的灰色资金也就洗白了，也可以安全转移到各自手中了。形成这局面，得有牢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也得有西方现代文化的契约精神，还得有现代的大格局理念和气魄，恰好他们三人都具有，也就规避了风险，完成了相互成全。

凤霞母亲将凤霞、胜利眼下的难处告诉了凤霞舅舅，弟弟就对姐姐说：行长退休了，移民了，他也不可能把两个孩子要回去的。若把两个孩子要回去，他怎样面对老婆孩子？他儿子怎会甘心让这不明不白的弟弟妹妹来分行长的遗产？不过姐姐放心，我不会让凤霞吃亏的，不会让大春小春吃亏的，他不是还有资金在我手里吗。……唉，这事儿也怪我，当初办这事实实在有些荒唐。

舅舅找来胜利，说，你不是数字智能博士吗，我考察新加坡餐饮市场，川菜尤其是川菜的亚系自贡盐帮菜，

市场潜力巨大。我想，两三年后，会有大批国内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来新加坡、东盟国家就业，他们工作压力大，肯定喜欢味浓味厚强刺激的自贡盐帮菜，解压嘛。你回国去自贡找研究盐帮菜的专家、厨师，开发几十上百道菜肴，用机器人炒菜，在新加坡主要食阁铺上几个，不愁不赚钱。成功了，再到马来西亚、印尼去复制。你来抓这个项目，行吗？胜利说，谢谢舅舅。

舅舅叫来凤霞妈、凤霞、胜利、大春小春，高兴地说：凤霞是大春小春的妈、胜利是大春小春的爹，我是大春小春的舅姥爷。日子，就这么过下去！

凤霞、胜利立马懵逼，大春小春见舅老爷高兴的样子，也莫名其妙地蹦起来拍脚巴掌。

陈茂君

中国四川省自贡市人，1982年大学毕业，前媒体人（2010年四川省自贡市《自贡日报》退休）。现旅居新加坡。

他们，你们，我们

—

才工作了两周，对于刚满30岁的陈晓亮来说仿佛已过了一个世纪。虽说工作依然和国内一样站三尺讲台，但从称呼上他已感受到很大的不同。他现在听到的更多的是Mr Chen，而不是陈老师。有好几次，同事和学生叫他Mr Chen，他都没有反应过来。

终于，在一个来临的星期天和几位朋友相聚于海边公园。说是朋友，其实大家都是第二次见面。机缘巧合，大家同一天入职教育部，又相约去买了各自人生中拥有的第一台手机，交换了号码。尽管来自国内不同的省市，彼此的成长背景完全不同，但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来自中国的华文老师。在一个全新的国度里，大家便有一份自来熟。

“学生课间没有休息，真不明白他们教育部为何有这样的安排。”

“这里每个老师要教四到五个班，而且是不同年级或者不同的源流，我们国内多好，语文老师只教同一年级的两个班。”

“怎么办哪！我都记不住学生的名字，也不懂怎么发音，他们名字的拼写不是汉语拼音。”

“我昨天上课时，把‘乐龄’说成是小孩子，一个学生举

手说不对，原来这是他们新加坡特有的一个词语。”

“他们这里的巴士不报站，每天早上坐巴士我都提心吊胆的，怕坐过头，上班迟到。”

“他们这里靠左走，那天我靠右骑自行车，差点和对面骑过来的人相撞。噢，他们这里不说自行车，他们说脚车。”

一定是经历了不同的文化震荡，憋在心里久了，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么一个机会，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用自己的母语酣畅淋漓地倾诉着。直到一个朋友说到：“哇！这棵树的树冠怎么这么大啊！”大家这才感受到那天海风的轻柔，看到那云的白，天的蓝……

后来，海边公园去多了，陈晓亮才知道他们那天坐着聊天，是在一棵雨树下。

乙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你们新加坡除了人和空气，没有其他天然资源，比如大家每天喝的水都是进口的……”这是一堂公民与品格教育课，讲的是新加坡的四大水喉。因为是华文授课，这样的课对于王红梅老师来说，没有一点压力。准备的教学内容生动有趣，组织学生讨论时，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各抒己见，这样的教学效果让王老师很满意。

“好了，同学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你们一定要记得节省用水。”当王红梅老师说完这句话，耳边也响起了下课铃声。王老师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重重地呼出，一天的繁忙工作结束了。

下午4点30分，王老师正收拾办公桌准备回家时接到了主任的电话。“会有什么事呢？主任这么急着要见我？”在去主任办公室的路上，王老师有点紧张，又不免有些好奇。

“王老师，请坐！请坐！”

看着主任微笑的脸，王老师那颗忐忑的心稍微平静了下来。

曾留学北京的主任接着说：“刚才接到一个家长电话了，孩子回家说你在今天的课上提到‘你们新加坡除了什么的’，这个家长觉得你这样说有点不妥，要我转告你一下。”

王老师一听被投诉了，有点失落。主任接着安慰道：“我知道，你刚来新加坡不久，很多时候说话还是出于语言习惯。就像在学校餐厅吃饭，同事知道你来自中国，会问你一些问题，也会说你们中国怎样怎样的。不过作为老师，在课堂上，面对的是新加坡的学生，当给学生进行公民与品格教育的时候，尽管王老师你的身份是外国人，还是说‘我们新加坡’比较合理。王老师，家长给我电话是出于好意，你不用担心啊。”

王老师觉得主任的话很有道理，是自己在课堂上忽略了身份的转换，于是向主任保证以后一定会注意。

三

那天早上，张德茂老师刚连着上完四节课，在走去办公室的路上，手机显示一条信息：“德茂，你知道吗？我的一个朋友，和我们同一批来新加坡的，拿到永久居民绿卡了。我这几天在考虑要不要也申请一下。你有这个打算

吗？”想到申请绿卡不是一件小事，于是简单回复了一下信息：“此刻我正忙，我们晚上再详聊。”

下午，负责的课外活动刚开始，正忙着给学生点名，手机又来了一条信息：“德茂，我有一个朋友拿到绿卡了，她比我们还晚来新加坡半年呢。据说现在申请绿卡很容易拿到。怎么样？我们一起申请吧？”

这下，德茂不淡定了，想到妻儿在国内，儿子也快上小学了，是干完现在的三年合约回国与妻儿团聚，还是接妻儿来新加坡？人生就像当初接到新加坡教育部的合约面临选择一样，此刻再次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再次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

晚上，德茂和朋友们约好，星期天见面聚一聚，想听听他们的想法。



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观看学校庆祝国庆仪式了，当看到各制服团体的学生矫健整齐地迈入学校广场，接受校长和全校师生的检阅，杨一帆老师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脑海里总能闪过当年国内学校星期一的升旗仪式，耳听《义勇军进行曲》，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情景。当时的他绝没有想到此时此刻会身在新加坡的校园。

当学校西洋乐队奏起《前进吧！新加坡！》国歌时，杨老师在哼唱国歌时，总觉得比身边的同事和学生多了一份感慨。当右手握拳放在左胸口一起宣读信约“我们是新加坡公民”时，杨老师觉得心底的那一份骄傲也是实实在在的。不知不觉，早已融入岛国，这里虽不是自己的家乡，但自己把最好的青春年华挥洒在这里。这里是两个孩子的

家乡，他们应该比自己更深爱这一片土地，更自然地说出“我们是新加坡公民……”。

有缘走近岛国，自然走进岛国，但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瞬间，不经意地触动到杨一帆老师心底的最深处。比如看到一轮满月，想起家乡父老而湿了眼眶；读到一句来自家乡朋友的问候而慨叹时光飞逝。但回望人生，一步一个脚印，杨老师深感走得非常踏实，也从未后悔当初南来的选择，反而庆幸自己的人生因多元的文化、多重的身份而丰富多彩。

134

新华文学
第102期

袁立红

教育工作者，文学爱好者。

回乡梦碎

咏
秀

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陪纯子来到新宿御苑，染井吉野樱正在怒放。游客熙熙攘攘，花瓣像雪花不断地飘落，纯子想起刚走不久的丈夫，心里正飘着雪。

1984年的一个星期天，那时是初春，她和家人在新宿御苑赏樱花。她穿着日本传统和服站在樱花树下。刚到东京实习才半年的新加坡籍工程师杨正也来公园赏樱花。他们俩四目交投，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回到宿舍后他却魂不守舍地想着她。

好不容易挨过一个星期，他又跑到公园去，希望能与纯子再次邂逅。真幸运！他看见纯子正和她的朋友席地而坐，便鼓起勇气走过去用日语跟她搭讪。纯子很惊讶，外国人能说日语是很少有的。

原来纯子住在公园附近。她是小家碧玉，年二十，还在读大学。

杨正开始与她约会时，寒樱快谢了，染井吉野樱满树繁花。纯子带来“花见”便当和清酒，樱花一片片飘落，为他俩谱写浪漫的樱花之恋。

他们喜欢赏樱，早樱，关山樱都赏过了，几个星期下来，情感越陷越深。

杨正22岁，一直孤孤单单地在日本生活，有了纯子，日子过得格外轻松有诗意。

135

2025年
2月号

三年的实习结束了，他俩难舍难分。他向纯子求婚，想不到还没修完大学课程的纯子竟然答应了。她铁下心来离开东京和亲人，随他到人地生疏的新加坡。

到了新加坡，面对只会讲福建话的家翁家婆，她感到无助；她对华语英语也是一窍不通。怎么办？

杨正鼓励她报读中英会话班，每天都去上课学习。聪明的她进步神速，几个月后就能跟小叔小姑沟通了。

面对公婆时比手划脚，方言太难学了，她好不容易才学会几个基本词汇。

不久，她怀孕了，生了个男宝宝，婆婆高兴自不在话下，答应帮忙带孙。好事接踵而来，第二年她又生了二胎，这胎是个女宝宝。家婆跟孙子讲方言，日本媳妇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地学会了讲福建话！

她温柔有上进心，她乘家婆看孙时，跑去学开车考驾照。老大六岁那年，他们的生活富裕起来了，一家人搬到名校附近的洋房居住。报读名校后，接送孩子上下学时，她认识了同乡小百合，很快便成为好朋友。有空时她们便结伴到访“日本人会”，在那里吃日本餐、看书、听讲座、买日本货品，以解乡愁。

儿子读完中学后想学科技，夫妇俩送他到美国留学。女儿是日本公民，他们把女儿送到日本读大学，而她自己是新加坡永久居民，始终还保留日本国籍。

家翁家婆不在了，孩子又不在身边，思乡之情越来越强烈。午夜梦回，总是想起年迈的母亲和亲友。丈夫看在眼里很心疼，答应62岁退休后就陪她回乡，在日本长住。

谁知退休前三个月，丈夫遇到了一场致命车祸，返魂

乏术，走了。这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把她和丈夫一起回乡的美梦打得粉碎……

137

2025年
2月号

冰 秀

本名陈秀元。退休教师，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1994年出版散文集《小河与一串记忆》，2015年出版散文摄影集《心的呼唤 绿的回响》。

选择

(一)

我在参加一场比赛，我不喜欢的比赛。

我面无表情地坐在选手席，总有些镜头会悄悄对准我，然后总有些报道会用“天才”“高冷”这样的词来形容我。

我真的很不喜欢。

“等你的好消息！”带队老师给我发来了消息。

每个人都觉得，我即便不正常发挥都能赢得比赛，没有悬念。

可是从来没有人问我是不是喜欢参加比赛。

即便我自己，也不是第一天就明白自己是不喜欢比赛的。

(二)

第一次知道自己有某方面的天赋是在我五岁时。

幼儿园老师举行了一场“记忆力挑战赛”，从诗词到形状，从数字到顺序，我赢了。速度，准确率，远远把其他人甩在身后。

我猜，幼儿园和我爸妈都激动了。

因为从那以后，一直到我上中学，我都在参加各种和

记忆力有关的比赛。

从未输过。

(三)

你知道从来没输过是什么感觉吗？

很无聊。

我得忍受周围的每个人，认识的不认识的，和我直接说或者和我的父母老师说，“这孩子太厉害了”“天才啊”“前程远大啊”之类的。

仿佛天地间只剩下我在表演，然后有一群不固定的观众在表扬。

世界苍白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然后，我病了。

(四)

我的生病也上了报纸，头版头条。

还有电视新闻。

能为我诊断的医生都来了，什么科的都有，最后一个心理医生。

我住在医院的贵宾病房，像被豢养的宠物，吃着经过精细设计过的营养餐，从房间的温度到房间的光线都是被计算过的。我的门口有保镖，即便我爸妈都不那么容易看见我。

我是“百年难遇”的天才，必须有最高规格的待遇。

这待遇是从我上中学开始的。

如果说小学的时候，我还只是参加小打小闹的比赛。到了中学，我突然走出了校门，走出了小区门，走出了城

市，走向了更遥远的陌生。然后，我就成了媒体眼里的宝贝，比赛的常胜军，绝对不会输的机器。

病好后，我更沉默了。

(五)

我曾经不沉默，曾经会笑。

从滑梯顶摔下来的时候，爸妈心疼着急的时候，我是在笑的。

不是不疼，而是那感觉很奇特，很自由。天旋地转，我躺在地上，看见天的广阔辽远，感受大地的碰触，似乎天和地都在和我说话。

可是听不清。

我的天空很快被一群人的脑袋挡住了。

我的笑声很短暂，短暂得比昙花一现还要迅速。

“这孩子怎么笑呢？别摔坏了脑子！”不知道谁说。

这句话像咒语，因为从此去滑滑梯就被封印了。

还有一次。

那是一次比赛，在一间大酒店里举行。场地里不知怎么飞来了一只小鸟，它跌跌撞撞扑棱着翅膀，东碰西撞，全无章法。参赛者，组织者，观众都被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出现的小生物搅乱了。

那次，妈妈问我“想不想养个宠物”，我点头，笑了。

是的，因此我有了一只鸟，关在笼子里的宠物。

一个月后，我把它放了。

那一年，我大概14岁。

(六)

14岁，是一个转折点，对我来说。

因为，我不想参加比赛了，我不想再做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

教练如临大敌。我忘了说，我上中学前开始有私人教练，主要负责给我一堆的练习和检查记录我练习的结果。教练属于某个机构，某个触角延伸到国际大赛的机构。

我觉得我和动物园表演的动物很像，带着“明星”的光环，实际就是傀儡。

“别浪费你的天赋。”教练说。

“可我不喜欢比赛。”我嘟哝。

“这世界上，总有些事情是你不喜欢的，我们也不可能永远做自己喜欢的事。”教练语重心长。

我不知道怎么反驳他，我就是不想比赛。

于是，我比赛失利了。

当然是故意的，因为我实在没有其它的办法。

(七)

轩然大波！

我身体力行理解了这个词的意思。

教练跟我说了一大堆我不想听的道理，报纸上第一次出现“天才是不是也会江郎才尽”的字样。

“你不是唯一一个天才，知道吗？天才也是要努力的。”教练恨铁不成钢地说。

我知道，这世界上总有其他天才存在。

比如，比我小五岁的那个新人选手。

可是，我不羡慕他，正如我不理解这世上的人为什么羡慕我一样。

“天才”好像意味着被崇拜，意味着顺风顺水，意味着衣食无忧，可我不在乎。

“天才往往轻而易举取得成功，所以他们不明白失败意味着什么。”这句话是某个记者说的。

这给了我一些灵感，逃离从前的自己的灵感。

可是，失利后带来的麻烦，是我没有想到的。

(八)

我的教练好几天不和我说话，我的爸妈长吁短叹，周围的同学老师也悄悄观察着我，好像我要么生病了，要么大脑被外星生物占据了似的。

除此之外，我是愉快的。

你没听错，我真的是愉快的。

我可以自在地听音乐，不用考虑训练时间；我可以吃从来没尝过的食物，觉得我的舌头都在跳舞；我可以看没有营养的节目，好像我又会笑了，一边觉得惊奇一边在笑。

我仰望晴空时，看得见天空的蓝。

你没听错。

从前，我仰望天空，看见的只有脑海里没完没了的训练，比赛，前程等等。我第一次发现天空是蓝的，这发现让我吃惊，着迷，似乎听见了心跳的声音，再一次遇见了从滑梯顶摔下来的那个我。

然后，各种压力和选择回来了。

(九)

“你想做一个普通人吗？像他们一样，为了生活奔波。”

“你的天分不止属于你，也属于社会，你知道吗？”

“你就像天选之子，你可能只是累了，休息一阵再回来。”

“你会后悔的。”

一大群人轮番游说我，软硬兼施。

最后，他们派了那个小我五岁的天才来。

这个心理我懂，他们想要给我一些刺激，让我找到继续比赛的动力。

“你怕输给我？”小天才开门见山。

“等你赢的次数和我一样多的时候再说吧。”我也不客气。

“你真的想做普通人？”小天才口气成熟。

“我本来也是普通人。”

“我们不是普通人，我们是天才。”

“所以呢？”

“天才就要过天才的生活。”

“我只想过人的生活。”我说，可是我看得出小天才不太明白我说什么，也不太知道怎么反驳我。

“天才也是人。”我小声说。

很坚定，很清晰。

(十)

我必须为机构服务，因为爸妈和他们签约的。

所以，我还必须参加训练和比赛。

这些，我都会做。

可是，我能感觉到教练也好，其他选手也好，慢慢没有那么在意我，没有那么推动我。那感觉很奇怪，真的，开始是有些不习惯的。即便我的爸妈，也不太习惯我一下子从媒体的宠儿位置跌落，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孩子。

可是，这种不习惯慢慢如退潮般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我听见了自己心里的声音。

你真的不后悔吗？

不想比赛，你想做什么呢？

你的天分就要这么埋没吗？

除了这些问题，我还能听见一个声音说：恭喜你，有机会寻找自己了。

(十一)

未来，我也许会后悔，也许不会。

我只知道，现在做现在真正想做的事，是我的选择。

陈 帅

全职作家，多以创作青少年儿童小说为主。曾获金笔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和周庄杯短篇儿童小说奖等国内外儿童文学奖项，在中国和香港总计出版小说和绘本十余本。

两通电话

刘
娟

到底是周末了，四周异常寂静。蜗居在不隔音的三层老屋的底层，我能清楚地听到楼上住家的尿音滑落。

手机铃声骤然响起。放下电话的那个瞬间，我感觉天旋地转。我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人生至暗时刻，那是一条漫长、黝黑、阴冷、令人绝望的隧道。

电话是我打工的中医诊所老板打来的，通知我被解雇了，这个月的薪水结算后会打入我的银行户头，原因是我被病人投诉了，那位病人还说会保留起诉我的权利。

投诉我的病人是玛丽女士。半年前，72岁的玛丽在女儿的陪护下来到诊所，指名道姓要求我为她针灸治疗面瘫。从她的穿衣打扮到举止，可以看出这是一位生活富足、有修养的人。她的女儿跟我说，她朋友父亲的面瘫是我用针灸给扎好的，于是她慕名带母亲前来治疗。

四年前我辞掉了在中国某一线城市三甲医院任妇产科医生的工作，自费来新加坡深造，追逐一个新的梦想。我的课余时间都在打工，平均每天睡眠不足五个小时，到了可以攻读博士的时候，学费还是不够。为了早日挣足学费，我把心一横，利用课余时间又报读了中医课程，通宵达旦地苦读，最终考取了新加坡中医执照，应聘到一间中医诊所做了兼职中医师。

问诊后我为玛丽在翳风穴、牵正穴、下关穴、四白

145

2025年
2月号

等穴位施了针，之前号脉诊断出她气虚，又加施了足三里穴。玛丽第一次接触针灸，怀疑、恐惧心理都有，我耐心地向她解释，针灸治疗面瘫已有数百年历史，其疗效是肯定的，面瘫现已被WHO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针灸适应症之一。我还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她解释了“经络所通，主治所及”的道理。

打消了心中的疑问，玛丽按时复诊，非常配合，可喜的是她对针灸也非常敏感，仅仅两个月时间，面瘫基本康复了。母女俩对我千谢万谢，惊叹中国针灸的神奇。

一天，面瘫康复后的玛丽又来到诊所找我，申诉说她腰痛很久了，希望我能通过推拿帮她缓解疼痛。

我为她推了两个小时，对她说，如果没有改善的话，请你第四天再过来。以我当时的经验，腰痛的病人，即使是急性腰扭伤，一般只要推1到2次就可以缓解，基本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为她推了三次以后，还是没有缓解，当她第四次再来的时候，我开始怀疑她是不是真的腰部有问题，所以，我提出了要直接检查腹部，她同意了。

检查时我发现她的下腹部右侧相对于左侧来说有轻微的抵抗感，没有摸到包块。我让她侧身，然后去叩击她的下腹部，判断有少量的腹水，大概有300m了。在中国三甲医院做过临床医生的手都是很巧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基本功，我当时的推测是，病人患中晚期右侧卵巢癌，伴有腹水。

我推测的依据是，引起腹水的原因无非就那么几个，她已经69岁了，不可能是排卵也不可能是宫外孕，因为没有腹痛和宫外孕，不可能是盆腔炎；因为右侧肋下没有摸

到肝脏，肝脏没有肿大，不可能是低蛋白血症；因为生活富足，也不可能是营养不良，所以中晚期右侧卵巢癌伴有腹水的可能性最大，。

我一脸严肃地对玛丽说，你要赶快去医院妇产科做阴道的超声波，检查右侧卵巢是不是有包块，是不是有腹水，如果有腹水要请医生抽一点腹水做检查，看你有没有癌细胞或血液细胞。

三天后她回到诊所，是来投诉我的。她没有去看妇产科，而是看了内科，内科医生替她拍了一个站立位的腹部X光片，没有发现包块或腹水，医生的诊断是肠胃炎。我对她说，这是误诊！站立位时，卵巢和腹水都在腹部下面，拍不到的，所以我对她说，无论如何要让我再给你查一次，我要确认一遍。

她尽管很不情愿，但还是出于礼貌接受了，我又替她查了一次，发现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腹水大概500ml了，从300ml到500ml，只隔了两天！我对她说，你必须马上再到医院去，必须去妇产科，必须做阴道的超声波，必须检查有没有腹水和包块。她铁青着脸拒绝了。我偷偷和她女儿互留了电话。

她女儿随后告诉我，玛丽投诉完我后，冷静分析了我的推测，最终还是去权威医院妇产科做了必要检查，结果被确诊为右侧卵巢癌晚期，接受了化疗。

玛丽的第四次化疗开始没多久，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自称是律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说是受我的一位叫玛丽的病人的委托，让我在指定的时间带上相关证件去律师事务所签署文件。

我如约去了律师事务所。经过一番核实，律师让我在

一份遗嘱上签了名。玛丽过世前将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捐赠给了我，作为我继续学业的学费。

148

新华文学
第102期

刘娟

曾任大学教师、中学教师，散文、小说、随笔、时评散见于新加坡《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华文学》《天池小小说》《花都文学》及网络媒体平台。多篇作品获征文比赛奖项并入选文集。

明月何时照我还

小（中国）
乙

Light Wang是移民第三代，上个世纪40年代，Light Wang的爷爷老王先生从中国到美国留学，期间与同班美国姑娘Emily一见钟情，大学毕业后便在美国结婚并取得了美国绿卡。Light Wang的爸爸大王Jack Wang 1952年出生，长相上黑色头发，高鼻梁、蓝眼睛，身材随爸爸东方式的小巧且单薄。因为长相的缘故，Jack Wang在学校不是受欢迎的类型，因为身材矮小，一直没有逃脱被欺负和捉弄。Jack Wang因此很是自卑，到高中毕业也没有交上女朋友。Jack Wang尝试与黑人女孩交朋友，可是黑人女孩更喜欢高大孔武的白人男孩，或者强健嬉哈的黑人男孩。Jack Wang的青春岁月很昏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唯一可以让他聊以自慰的就是它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像一颗明星一样照亮着太阳镇高中，最终他成了校史上第10位升入美国名校的学生。1.60米的身高让他在平均1.81米的毕业合影里形成一个突出的“V”字。Jack Wang在名校加州理工学院还是作风依旧，在学霸榜上始终能够不断闪现身影，1.60米的身高非但没有遭到歧视，反而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大学真是个好地方，崇尚知识，理性文明，他的女人缘越来越好，白人女孩、黑人女孩、黄皮肤女孩都愿意与他交朋友。然而小时候阴霾，特别是中学的糟糕记忆，已经让自卑烙印在Jack Wang的心中，他最终

149

2025年
2月号

与来自台湾的陈小姐走到了一起。陈小姐依然是1.60米，身材匀称，举止干练，眉眼清秀，文明优雅。1978年Jack Wang与陈小姐结婚，1982年Light Wang出生。

Light Wang的长相更具东方面容，黑发、黑眼，黄皮肤，没有父母的矮小，反而遗传了祖母的健硕，身材显然突破了1.70米，但仍然没有摆脱小不点的类别。Light Wang的学习基因异常发达，陈小姐文明和谐的外表下，竟是超级虎妈附体，在虎妈助力下，Light Wang妥妥的是别人家的孩子，全美少年绘画一等奖、全美小提琴比赛第二名、全美少年科学家TOP10，强大获胜欲望和竞争意识，让Light Wang像一台时刻上满发条的机器，干劲十足，蓄势待发。Light Wang的中文比Jack Wang好的多，Jack Wang的中文很糟糕，母语环境在英语环境下，老王先生也尝试着和他用中文交流，障碍性很强，仅停留在听懂“爸爸、妈妈，你好、吃饭”的程度。到了Light Wang，母语环境变成了双语化，中文、英文说得都很溜，更让人费解的是Light Wang获得名校的录取后选择了让整个家庭都持怀疑态度的东方文学系。家庭对Light Wang的选择选择了抵制和抨击，认为选择欧美文学也比东方文学强，说那是第三世界的文学，没有前途。Jack Wang更是强令改为法律或者医师专业，Light Wang坚持自己的选择，一是迟到的青春期反弹，二是他真正热爱东方文学，觉得那是浅薄的欧美文学所无法企及的神圣领域，他愿意为之付出。僵局的最后就是亲子关系的疏离，Jack Wang没有支持Light Wang一分钱大学费用，Light Wang用全额奖学金和勤工俭学完成了大学，并且一直上到博士，最后在另外一所知名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教授东方文学。

转眼时光转到2022年，突如其来的世纪疫情，带来了恐慌、混乱、饥饿、病痛、死亡。Jack Wang终于没有挺过第二次新冠感染，Light Wang没有能够到病房送父亲最后一程，而是通过视频对话完成了与父亲的最后一次道别。关于父亲的记忆，对于Light Wang而然，较为模糊，父亲是个安静、孤僻、有主见且偏执的人，世界名校的顶尖高材生，在一家世界知名的美国制造企业做到了资深总工程师，据说他还是世界上最先进飞弹发动机的总设计师。因为父亲老王先生是中国人，国会中的保守党议员说不能让他参与美国的武器研究，这样会泄密，理性的社民党议员说，他是美国的国宝，不用他美国会落后，会失去所有的全部。有刁钻的记者采访他，问他怎么看他设计的导弹会射击他祖先的国家？他的回答是我只是工程师，我为与工厂的合约工作，至于武器干什么，那不是我能决定的事；就像农民种粮食，最后粮食归谁吃，是好人吃了还是坏人吃了，那不是农民的事一样。父亲很温和，面对Light Wang总是温暖而和善。只有那次因为报考东方文学专业，Jack Wang提出了明确的异议，甚至下了停止资助的通牒。但在时间的揉搓下，特别是Light Wang已经成为知名的东方文学研究专家之后，父子两个人好像是真正的和解了，一年中的春节、圣诞节家庭中都会聚在一起，没有太多话，静静的坐在一起，就是家的感觉，温暖而宁静。

陈小姐在失去Jack Wang以后非常悲痛，与Jack的点点滴滴，让她永生难忘，美国是个离婚率极高的国家，目睹社会面的婚姻状况，最初让陈小姐对婚姻没有信心，可是在与Jack生活中，他的自律、温柔、体贴、成就都让她

由衷热爱、佩服和赞美，虽然没有很多的儿女，亿万的家财，但她始终认为，这是世间最为美妙的结合，是她最大的福分。失去爱人的痛处，让她的心久久难以平静，她的身体越来越糟糕。Light Wang很是为妈妈的身体担心，他一直与妻子商量把陈小姐接到家里同住还是送到老人疗养院。陈小姐的态度很坚决，哪也不去，就在太阳城这个家终老，Light Wang很苦恼。

一天，Light Wang收到一份来自根源族谱网的邮件，邮件告诉他，通过提供血液样本，可以通过DNA比对，在全球最大的基因库和族谱数据中心内坐标到自己的位置。“我从哪里来？”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在父亲离世后突然越来越清晰的明确起来。Light Wang隐约记得老王先生在他小的时候告诉过他，他来自中国的浙江的一个小村庄；陈小姐告诉过他，她的祖籍在中国福建是客家人，祖母Emily是美国西部土生土长的太阳镇人，我到底从哪里来？Light Wang丝毫没有犹豫，按照邮件的联系方式预约了采血测试。一周后的粗略测试结果出炉“56%中国裔；26%葡萄牙裔；13%蒙古裔；4%土耳其裔；1%挪威裔；”，如果想了解进一步详细信息需要再支付1000美元的信息咨询费用。Light Wang依然没有犹豫，第一时间签了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数据库给他提供一份近3000年由基因图谱生成的家族谱系图。对于这张图的真实性的多少，Light Wang是存疑的，在认真的阅读比对之后他不由得得不信。图谱显示它是中国临川王氏第87代子孙，他的爷爷辈来自浙江临海县城中王庄村，这与爷爷老王先生念叨的中国浙江简直是对上号了。

认真阅读族谱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家族中竟然有王安

石，这个1000年前世界上最伟大的改革家，Light Wang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豪，甚至比拿到全美少年科学家TOP10更嗨，他决定认真的了解一下王安石。利用一个月的时间，Light Wang几乎把能够找到的涉及王安石的资料全部阅读了一遍，他对这位族人前辈更加敬重了，深深地把他放在心底里的崇高位置。因为是美国顶级的东方文化学家，2023年疫情缓解之后，在中国召开一次东方文化国际研讨会，Light Wang作为知名国际专家在邀请之列，他欣然赴邀。来到中国之后，会议之余，他向主办方提出想看一看王安石在临川和南京的故居，主办方对这个特别的需求感到奇怪，但依然协助安排了行程。

Light Wang像个虔诚信徒，先来到了江西省福抚州市临川区的王安石纪念故居，他认真倾听讲解，极尽所能拍摄景物画面，并虔诚与王安石雕塑合影留念。在南京的半山园纪念馆，负责讲解的是一位王姓的小姑娘，据她自己讲，她叫王莉，是临川王氏第89代，Light Wang一下子打开矜持，告诉她自己是临川王氏87代，是从根源族谱网中确认的。王莉听到了本家的长辈，更加认真热情的讲解。她专门在一首诗《泊船瓜洲》前驻足讲解，Light Wang直接背诵了出来“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莉很诧异，进一步问“您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吗？”Light Wang说，是王安石想回家吗？王莉点点头，说“这是王安石第一次被罢免丞相，变法遇挫后返回金陵，途径瓜洲所作的一首诗，诗中回家的急迫心情，以及对故乡之美之眷恋的情怀，含蓄而真切，意境高古，冠绝古今，是他的传世名篇”。Light Wang突然发现他对东方文学的了解太为肤浅了，只停留

在认字能读阶段，对于其中的高雅与美好，竟然丝毫不觉，他觉得有必要到中国来学习提升。

就在Light Wang在中国各地走访学习的时候，一天晚上，妻子来电，陈小姐身体状况恶化，已经住进了急救病房。心惊之余，Light Wang急购最近一班飞赴美国洛杉矶的航班。登上归家的航班，已是凌晨，晴空中的月光射进舷窗，“明月何时照我还”——Light Wang在心中默念着。这时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有母亲的地方就是家，就是故乡。



其他文学创作

散文

散文三则

第一则

这几天新加坡正式进入了雨季，每天下午准时下一场或大或小的雨。刚刚还是晴朗的天空，转眼就乌云密布，等你再回望窗外时，不知什么时候雨滴已经开始降落了。雨，除了让自己欢喜之外，猜想花草树木应该是非常满足了，尤其是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干旱，雨水为这些植物们带来了丰盈的滋养。

想来植物们的需求真的是少之又少，简单至极。泥土、阳光和雨水，这些大自然给予的营养足以让它们茁壮成长。即使没有充足的给养，植物们也会竭尽所能地自力更生，努力地适应各自所在的环境。

要么延展自己的根，深深潜入大地来获取更多的养分，要么让枝条长出气根，以此来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要不然就是顺应气候的变化，任由枝叶枯干坠落，来保有主干的成长。想到这些，不禁让自己景仰这些花草树木，它们就是这样历经风云变化、顽强努力地生长着。

泥土、阳光和雨水，恰如我们成长的所需，空气、饮食和智慧，其实也是简单至极。万物平等，共享有这个大自然，我们彼此同呼吸共命运，竭尽所能地来供养着我们身心所需。

记得很多年前，与父母一起在北京的天坛公园里散步。妈妈看到那些参天大树，感慨万千，几百年里静静地矗立在公园里，看着历代更迭、时代变迁，畅想着未来是否也要做一棵大树，和它们一样看过往的历史。当妈妈问自己是否要做一棵大树时，自己一口回绝。

树木可以静养千年，但最终还是要枯萎残落，回归尘土，曾经的岁月无情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人类是多么的不一样，我们可以思考、可以进步、可以一路去寻找智慧的宝藏，即使有一千年如大树般的时光永存，自己也不愿意以此来换取百年寻宝的过程，因为知道这个过程只会让自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滋养，无论寻宝多么千辛万苦，最终一定会开启这扇宝藏的大门。

此时此刻再仔细想想，生活还真的是很简单，生生世世就是一个寻宝的过程。有了简单的目标，日常里的各种经历就变成了各种小滋养，它们如空气和水一样是如此的重要。因此，也就会珍惜着、经历着，也就会一路顺其自然地走到最后，推开宝藏的大门。

大雨过后的傍晚，看到了一轮弯月，想到了临摹的小画里的一句话：“人散去，一轮新月天如水。”自己想着智慧就犹如新月的光芒一样，永远在那儿，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和感受它。

第二则

当笔尖划过，二月，让自己想到了大年三十的家庭聚会，以及与好友们参观南洋理工大学的聚会。由此，友谊这个词语出现在脑海里。

因为过春节没有那么长的假期，已经连续两年留在新加坡，每次都是在好友家过大年三十，迎接春天的到来。看到好友一家人忙碌的身影，让自己瞬间感到了温暖。满满一大桌的云南菜，既满足了自己的中国胃，又让自己在异乡有了家的感觉。过年吃团圆饭通常是家人欢聚的时刻，一起欢度佳节，这就是友谊。

还有两位可亲可爱的同事。一位是活泼直爽的法国人，一位是温柔善良的墨西哥人，再加上自己，三个来自不同大洲的我们，一起相约参观南洋理工大学。热情的法国人带着墨西哥人和中国人慢走慢聊，参观校园里的每条她曾经走过的路、住过的公寓、吃过饭的食堂、锻炼过的体育馆和游泳池。

大家的言语不时地启发自己，要珍惜当下。当时光流逝，我们不再后悔当初，而是让此时此刻过得有意义，即使是痛苦，也要去经历并珍惜，因为所有的经历都是送给自己的礼物。这是好友们之间的对话，一句话、一个拥抱，互相鼓励，友谊就是这么朴实而简单。

细数自己的好朋友们，她们性格迥异，大部分的人不经常见面，也不经常联系。加上自己来到异乡，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无论分别多久，只要在一起还是一见如故，大家还是原来的样子，有说有笑，没有距离。友谊就像架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桥梁，大家在各自的小世界中忙碌，但彼此还会相互挂念。

正好，二月是一个特别的月份，正值大年三十互道祝福，就把友谊的种子继续播种吧，跟随春天的脚步，静候开花结果。生命不息，友谊的花儿们常开常新。

第三则

放完暑假从北京回来，一直没有时间去看各种演出。这一段时间正是新加坡的舞蹈节。非常好奇古巴舞蹈团是如何演绎肢体语言的，于是不顾自己鼻涕眼泪一起流的感冒，走进了剧场。四场舞蹈美妙绝伦，刚劲并温柔，精彩至极。当舞者们淋漓尽致地舒展着自己身体时，自己感受到了他们要传递给观众的丰富、美好而柔软的内心世界。

如果有人问自己，多一种才华会选择什么？羞于表达的自己其实一直想说：“我要跳舞。”一直向往着，有一天自己可以在舞蹈大厅里尽情地跳着舞，挥洒着内心的这份热爱。当勇敢地 and 好友提起要学习跳舞时，她开玩笑地告诉自己，等下辈子吧，自己则笑笑而过。即使是这样，如果有机会，自己还是愿意踮起脚尖，伸展双臂，随着音乐的响起，伸展、跨越、奔跑、旋转。

舞蹈不仅传递着美好的故事、传递着爱与情的交织、传递着感受与思考，也传递着美的瞬间，同时也传递着黑暗与挣扎、传递着无奈与努力、传递着无尽的悲伤与痛苦。

自己去看了英国舞蹈团的演出，这是让自己想要逃离现场的一场演出。配合着旋律与节奏的跌宕起伏，舞者们用柔软、细腻、轻盈的舞姿带给自己如黑夜般的凝重和冲击。打斗、暴力、挣扎、死亡、葬礼、渴望、梦想，舞者们传递着的这些信息都会让自己感到不舒服，当心脏随着音乐的节奏急剧加速时，告诉自己不要抗拒，要全然地接纳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因为这些都是生命中不可逃避的一个个瞬间。

生活在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雨，生活在幸福时代的人们不懂得珍惜，当这些丑陋与黑暗、让人不安的现实被舞者们一一呈现的时候，舞台下的自己瞬即清醒，自己所在的温室及幸福时代其实有多么脆弱，隔壁的嘈杂随时随地会在瞬间格格不入地闯进这个世界，打破这份宁静，到那时人们可真是无地可逃、无处可躲了。

舞蹈结束后，舞者们肃立一排致谢时，观众席里报出雷鸣般掌声，自己也禁不住加入其中。掌声送给这些先锋般的舞者们，他们启发了自己去思考，学会去接纳，并珍惜现在的所有。

当音乐和舞步停止时，自己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重新和好友畅所欲言，又有说有笑了。不过也知道了，当自己安静下来时会多去想想这两场演出，舞蹈不是无谓的肢体的扭动，它要表达出人们内心的感受和所处的世界。

舞台虽小，但是舞者们的世界很大。

小 波

1972年出生在吉林省延边自治州，从小热爱文学和写作。1994年大学毕业毕业后一直从事教师工作，国内体制工作十年，国际学校体制二十年。日常里除了忙碌教学工作，就是认真地过好业余生活。好好做饭、好好锻炼、好好写作、好好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来记录日常生活，是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之一。从2015年到现在住在新加坡。

方然和依然

晓
军

不久前在国家图书馆遇见方然的太太芊华，她告诉我方然去世前在读我的小说《海螺》，断断续续，时读时歇。一天，拿起书读了几行就撂下，须臾之间合上眼撒手而去。《海螺》六十多万字，读完它费时费劲，方然卧病期间仍打起精神读这部“大块头”令我感动。方然逝世那天刚巧我回老家小住，朋友发来的短讯告诉我方然离世的消息。看到短讯我的心情顿时落到谷底。方然是我老同学，我们爱好文学，年轻时和几个朋友创办《赤道风》。我们意气相投，互相鼓励，笔耕不辍。莫逆好友忽然离世，远在老家不能回去吊唁，每当想起就心有戚戚，愧疚不已。

无独有偶，还有一件令我深感愧疚、抱憾终生的事。14年前，联合早报副刊《四方八面》专栏“千山路”作者依然逝世，当时我在新加坡，曾到灵前见他最后一面。不过我们从未谋面，即使相遇彼此也不知道对方是谁。所以那次见面也是唯一的一面。

依然真名彭世灼，祖籍丰顺，客家人，是我的同乡。我们虽然素不相识，然而惺惺相惜，声应气求，神交已久。我们以电话或电邮对话，我们谈文学，谈写作，谈生活，谈唐山乡下。他的专栏不只一次论及我的长篇著作。他对我的《在森林和原野》的评价是“尊重历史，不作夸张虚构……可信度高。读者在享受文学魅力的同时，可以

161

2025年
2月号

认知历史何以如是发生，从中获得启示。”文章结尾给我诸多鼓励，期望我以此为题材再续写新篇。

《千山路》是我必读的专栏。曾经中断好些时候，探听之下才知道依然病重入院，在加护病房和死神搏斗。几个月后《千山路》专栏恢复。我喜出望外，发电邮给他。他答说大病一场，仍未痊愈，听觉失灵，吞食困难，浑身乏力，不过脑筋还行，读书写作仍可继续。一天，他来电说在读《海螺》，读了两章，题材新颖，情节跌宕，拿上手就不舍得放下。我说《海螺》太长，打算重修，去芜存菁，减少篇幅。希望读完后多提意见。然而几天后又听到他入院的消息，没多久就从报上看到他逝世的讣告。心有灵犀，互相默契。神交多年，然而我们始终没见过面，这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

写长篇是苦差事，作者犹如苦行僧。新加坡华文日趋式微，长篇读者寥寥无几，不过荣幸之至，有方然和依然这两位铁杆粉丝，足矣！

流 军

1940年生于柔佛州边加兰。小学毕业后到新加坡念中学。后进入南大。离开南大后投笔从商。60岁重返文坛。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五部，中短篇小说集二十多部。

童年忆事

刘
娟

伴着爸爸在厨房飞刀切土豆丝那节奏明快的“嚓嚓”声，我和妹妹在外屋餐桌上安静地写着作业。“去，给爸摘几个尖椒，再摘两根丝瓜，今天爸爸给你们加个菜。”爸爸的话音刚落，我放下手中的笔，像离弦的箭似地冲出门，飞奔到家门左侧的小山坡上，那里有爸爸辛勤开垦出的一个小菜园。

上世纪60年代，世界形势动荡不安，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趋于紧张，党中央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支持三线建设”的战略方针。在省会城市局机关任职的爸爸响应国家主席“好人好汗进三线”的号召，在不惑之年率全家挺进大山深处支援三线军工厂建设。那时候厂里一星期才动用大卡车去最靠近的城市拉一次菜，蔬菜品种单调不说，也不够新鲜，每次买菜还要大排长龙。为了改善家人生活，工作之余，爸爸一双拿笔杆子的手抓起锄头垦荒种地那也是毫不含糊。人勤地不懒，在爸爸的精心侍弄下，夏天山坡上的菜园子总是一派生机盎然。一垄垄的番茄、辣椒、豆角、黄瓜、丝瓜、小白菜、韭菜、小水萝卜分布井然有序，错落有致，长势喜人。但凡时令蔬菜，在园子里都能觅到它们的芳踪。因为施的肥是爸爸从鸡窝里铲出、经过发酵的鸡粪，种出来的可都是名副其实的有机蔬菜呢。

我满头大汗地跑回来，兴冲冲地将摘得的丝瓜和尖椒洗净递给爸爸，期待着爸爸的拿手好菜快快出锅上桌。妹妹这

163

2025年
2月号

时也凑过来，悻悻地投诉道：“我姐跑那么快，总也轮不到我去摘菜！”爸爸笑呵呵地看着她说：“去吧，再给爸摘四个西红柿，顺便去鸡窝把鸡今天下的蛋都拾回来，爸爸再给你们加个菜——西红柿炒鸡蛋。”妹妹听罢，雀跃着跑去摘菜、拾蛋了。

菜园里几处边边角角的旮旯地方也被爸爸利用起来种了珍珠姑娘果。珍珠姑娘果学名叫酸浆（Physalis），属于茄果类，是一种浆果，成熟后圆润的果实咀嚼起来有种柔和的香甜，及其滑嫩入口。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珍珠姑娘果既是孩子们的零食，又是玩具。制作珍珠姑娘果玩具可是个技术活。我和小伙伴们先是从苕帚上掰下来小细枝，耐着性子把珍珠姑娘果里面的果肉和比小米粒还小的籽儿从果蒂处的小孔里一点一点挖弄出来，过程中要保持外皮不破，直到里面的籽儿全部挤弄干净了，珍珠姑娘果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皮，就大功告成，可以玩了。把加工处理好的珍珠姑娘果放进嘴里，口朝外，轻轻地吸，珍珠姑娘果会鼓得圆圆的；用舌头把它移至靠近门牙的地方，咬下去，珍珠姑娘果就会发出“咕唧、咕唧”的响声，好玩得很。

有时，大家还会在一起比谁咬得珍珠姑娘最响。“咬珍珠姑娘”的游戏似乎比“吃珍珠姑娘”更具吸引力，而且这个游戏是女孩子们的专利，男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咕唧、咕唧”咬珍珠姑娘是要被笑话的。

在这热带岛国的晨光里，我把我的心细细抚慰了一番，也把我在这人世间难忘的过往仔细忆起。感恩爸爸给了我一个如此奢侈地亲近自然的童年，那是永远也回不去的幸福时光。

刘娟

曾任大学教师、中学教师，散文、小说、随笔、时评散见于新加坡《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华文学》《天池小小说》《花都文学》及网络媒体平台。多篇作品获征文比赛奖项并入选文集。



其他文学创作

诗歌

语

凡

重逢诗

你会像神仙一般出现吧
玩转着你的诗句
一如千年前的某日
从关外，从天上
随心而至
看到我们都看不见的
人间岁月

166

新华文学
第102期

我们都曾走过
风沙成堆的记忆
记住某些人，某些事
再用文字把它们
匡住寄给经过的
商旅、飞鹰、骆驼

你的文字都还在流传
每首都忍受住了千年的孤独
让人惊喜、拍案、抚掌
在黑夜里壮行，在长途中
作跋涉的伙伴

我的都已隐没
被人拿去当手中的水酒
旅行中的罗盘，头顶的遮阳帽
身上的铠甲
渐渐苍老成一准黄沙

飞扬吧，飞扬吧
那些文字
正如多年后与你重逢
在一张张薄薄的诗页中
听你豪气的吟唱
正好下酒
在纷乱的尘世
需读你的诗句
抗衡所有不公与黑暗

我们再和，一行两行
再对酒放歌，再化成白云苍鹰
笑看人间的虚情，起身拂袖
尔后，继续吾等
壮丽开阔的时光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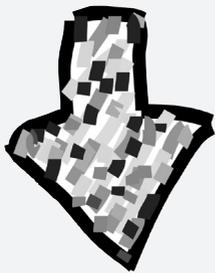
语 凡

本名曾国评，会计师。2022年以《我们不知道的归类》获新加坡文学奖（诗歌）。另著有诗集《厚重》《查无此人》《逝去的羽光》《草地里的男生》和散文诗集《语凡散文诗选》。

颠倒的树

十年了
世界已经不是你认识的世界

那里
也不是你记忆里的了
于是
你只好把一切
放下



机票

一张单程的机票
遥遥无期的归途

就让云寄去我的思念
就让风减轻我的重量
就让彩虹点亮你的月亮

持票人：漂流者
出发：十年前的自己
抵达：十年后的自己
行李：又重又轻的心



遗忘

他选择遗忘悲伤
又强迫自己记起
如此反复



乐园

人们一直在寻找它
用各种各样的指数
我要怎么用GDP来找它呀
你笑了笑
打开GPS
这还不简单?



流浪的猫

喵喵

喵喵

喵喵

喵喵

喵喵

我尝试与组屋底下的你沟通

你翻了一个身

这里有许许多多的你

你的影子

与大家捉迷藏

在上班族脚步声里

在孩子放学时的笑声里

喵喵、喵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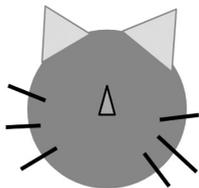
有时我好像哪里都看得到你

有时我却哪里都找不到你

喵喵

我和你一样

也在寻找它



回家

MRT 闸门在闪
“Door is closing.”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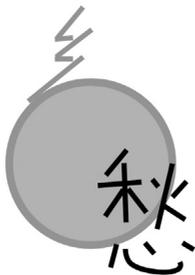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一起回家吧！”



又远又近的乡愁

乡愁是妈妈的心跳
在一个个失眠的夜晚
乡愁是妈妈的唠叨
在一个个游子的耳里
乡愁是爸爸的毛笔
在纸上挥舞
乡愁是爸爸的旧鞋
越走越长
乡愁是爷爷的头发
越来越白
乡愁是奶奶的皱纹
越来越深
乡愁是天上的月亮
又远又近



树

在这个不会下雪的冬天
我看到了一棵树的白白

想

返乡

穿过小巷

好像

返回一个故乡

返回一个久远的故乡

回家

人都说

落叶归根

可当他回去了

连空气都变成灰色

桌子上破旧的五毛纸币

地板上的灰尘

角落里耗子尸体

他找到墙上的身高表

一把旧吉他

和一座空壳



长大

当爸爸某一天心血来潮
打开DVD播放器
把一张2006年的CD放进去
找寻自己多年以前的踪迹

(我偷偷地告诉你)
(机器也是会坏的)
(所以他只在屏幕中看到一半的画面)

(他的脑海开始播放《一人一半》的歌)
(又感叹自己的人生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173

2025年
2月号

林涵涛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毕业。

斑鸠在鸣叫啦

(外一首)

咕咕咕——，咕咕咕——
斑鸠在鸣叫啦，略显低沉的喉音
像在呼叫友伴，又像在吟唱
在早晨，在午后，在黄昏
在组屋窗台，在多层停车场
在雨树上，在黄盾柱木上
在我的暮年

174

新华文学
第102期

咕咕咕——，咕咕咕——
斑鸠在鸣叫啦，略显低沉的喉音
像在呼叫友伴，又像在吟唱
在早晨，在午后，在黄昏
在亚答屋顶，在红毛丹树上
在农田里，在橡胶树上
——啊，在我那遥远遥远的童年

Good Morning

我们在树林木板走道相遇
彼此陌生，却微笑着说
Good Morning

猜想是由于树林的宁静
以及林中满满的芬多精
让我们彼此靠近

初次陪我一起晨运的儿子
脸上显露些疑惑，问
为什么和陌生人打招呼？

175

2025年
2月号

萧兴中

生于新加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主要写诗、散文和闪小说。著有诗集《风筝季》《细雨燕子图》《看见》和散文集《音乐雨》等。

苍松赞

你是自傲的
选址择居
不是悬崖峭壁
就是孤峰顶上

你由始至终
不屑于置身在低洼沼泽之地
而且耻于与野花野草为伍
深恐朝蝇暮蚊
玷污你的形象

你是有坚持的
你巍然矗立
你挺拔轩昂
为了要
靠近蓝天
接近白云

朱德春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1975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70年代开始文艺创作，著有诗集《砂话》《把话藏在年轮里》《告知芸芸众生》。



其他文学创作

小说

锁魅塔

公元220年，曹丕篡东汉帝位，自立曹魏，中国历史进入三国时期，过后辗转西晋、东晋与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至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中国重新统一，史称魏晋南北朝，369年来南北对峙，朝代更迭迅速，多个政权并存。

鲍照，字明远，约生于公元415年，卒于公元466年，南朝宋文学家，擅长作赋，与颜延之、谢灵运合称“元嘉三大家”。公元459年，宋孝武帝大明三年，竟陵王刘诞据广陵叛变，孝武帝派兵讨伐，下令屠杀城中男丁。大明三、四年间，刘诞戡乱不久，鲍照来到广陵，即今之江苏扬州，满目疮痍，不能自己，遂作《芜城赋》。

此赋中有一句：“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唳雨啸，昏见晨趋。”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木石精灵，山中鬼怪，野鼠城狐，在风雨之中呼啸，出没于晨昏之际。”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两千年后，鲍照笔下的木魅山鬼渐没，取而代之的是威胁人类文明沟通的字魅出现。“字魅”亦称“字妖”，是人类自现代化以来如影随形的一大问题，也是人类铲除不去的一大心病。

字魅源自于为人类节省许多手写时间的打字，打字机和电脑打字的发明原本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里程碑，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干扰人类正常沟通与运作的乱码问题。

乱码的出现，起初是同音字或近音字的干扰所造成，因为电脑打字以输入拼音为主，这方面的发明为字魅的滋生与繁衍提供了温床。当时在人类的书面语沟通中，出现了许多同音或近音却字形字义不同的字，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造成在国际外交场合中，国家领导人之间差点反目成仇，影响极其恶劣。

而这一切造成人类反目的背后导因，就是打字字魅在作怪。

随着人类现代科技不断向前推进，除了打字之外，人类还发明了文字扫描软件。市面上林林总总的文字扫描软件应运而生，原本是人类的福音，因为它为人类省却了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键盘的精力与时间，效率不可谓不高。但是，文字扫描的致命伤却一点儿也不比打字弱，许多国际合作协议最终被双方撕毁，就是因为协议上的文字乱码出现歧义所致。

造成人类撕毁合作协议的背后导因，就是扫描字魅在作怪。

字魅家族庞大，机关算尽，打字造成同音或近音的错别字泛滥，文字扫描则造成一大堆字形相近的错别字的出现，再加上翻译软件的流行造成错译无数，人工智能合成文字的面世造成文字呆滞堵塞，四者相叠加，正是打字字魅、扫描字魅、翻译字魅、AI字魅联手作乱的结果。

对于已把权势、金钱看得很淡的人类，他们的软肋和要害已不是权势、金钱，反而是如何促进国际间有效沟通的文字对话。从摇钱树而至摇妖树、摇魅树，种妖得妖，种魅得魅；犹如蒲松龄《聊斋志异》小说中的花妖，来到现实人间，竟然变成唯恐世人不乱、危害人间秩序的字魅。

以上是现代版的附魅过程。有了附魅的经历与阴影，人类首要关注的当然是如何祛魅。

由于字魅横行无阻，人类为了自保与求存，不得不仿效镇压白蛇精于雷峰塔下的法海法师，四处寻找捉魅天师，以便在密密麻麻的文字堆里，把字魅派遣来的错别字一一揪出，让其无所遁形。

所以，这个时候的人间，到处都是专抓错别字的捉魅天师。无论人类如何苦思冥想，都想不通一个问题：为何到了人类可以在外太空自由翱翔的后现代，却始终摆脱不了错别字的阴影？打字技术、文字扫描软件、翻译软件、人工智能合成软件，这些原本有助于人类沟通信息的现代化资讯科技，结果却成了套在人类脖子上的枷锁。

公元2060年代，人类发明人工智能生成文字的聊天软件后许久，还是找不到如何有效地把一篇文章规范化校订的软件；人类的大脑始终是执行这项工作的唯一可靠工具。

所以，在这个相关软件还未面世的时候，专抓错别字的捉魅天师行业显得非常吃香。有的捉魅天师把自己想象成是孙悟空，火眼金睛一瞧，金箍棒一棒打下去，字魅派来的错别字就一个字一个字地一命呜呼。

但在有的文章中，字魅横冲直撞，它们潜伏在简体字、繁体字、异体字、方言字以及那些叫不出名堂的字体相互混杂的文字之中，捉魅天师要把它们一一抓获，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

正当字魅与捉魅天师斗法斗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突然，一款人类翘首以盼数百年的人工智能文字校阅软件横空出世，仿若有拯救人类于文字水火之间，让人类真正享有文

字自由之势，它的名称就是“锁魅塔”，亦称“锁妖塔”，能把字魅永远地镇压在塔下，不只五千年。

原来返魅才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

181

2025年
2月号

伍木

生于1961年，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新跃社科大学中文部客座讲师。著有散文集《无弦月》、诗集《十灭》、文学评论集《至性的移情》等。主编《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选》和《情系狮城：50年新华诗文选》等。

AI人工智能

万籁俱寂的森林里，男孩的哭喊声显得是那么撕心裂肺。

“妈妈！妈妈！”一个泪流满面的小男孩用着嘶吼的声音喊着前面比他高两个头的女士。“不要扔下我！我以后一定会乖乖的！不会再惹您生气了！”尽管男孩再怎么哭喊，前面的女士都未曾回头半分，只是轻轻瞥了一眼，就狠心的头也不回离去。

男孩的妈妈以最快的速度上了车，伴随着男孩的哭声，她将油门踩到底，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这个地方，只留下委屈难过的男孩一人。

风起了，男孩的头发被吹的乱七八糟，衣衫也跟着风的节奏而吹起，他的哭声被风声带到天涯海角，看起来是如此凄凉。他不明白，他究竟做了什么错事才遭到妈妈的狠心抛弃……

在22世纪，人工智能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缺一不可的角色，他们拥有人类的智慧与情感，在生活上能给人类提供强大的帮助。

在当地一间有名的出产人工智能的工厂里，一对富豪夫妇的大驾光临给这家工厂增添了不少贵气。

由于富豪夫妇结婚多年，但多年未孕，又听说人工智能乖巧听话还拥有人类的情感，于是他们来到工厂决定采

购一台人工智能作为他们培养的“儿子”。

“这些就是我们近期出产质量优良的人工智能。”工厂老板亲自给富豪夫妇介绍。

“就它吧，叫什么名字。”富豪在众多人工智能中里万里挑一选中了一位长相清秀的男孩人工智能。

“它叫艾伦，”老板给富豪介绍着那台人工智能。“它是我们这里最大的发明，启动了情感模式后就可以像人类一样拥有七情六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拥有七情六欲的人工智能一旦受到强烈的刺激可能会触发它的警报模式，并做出难以想象的后果，由于人工智能在这个世纪刚刚发明，所以人工智能并非十全十美的。”

一大笔数目被写在支票上，附上了富豪的亲笔签名，并转交给了工厂老板。

“主人你好，我是艾伦，代号0723。”富豪在店员的监督下给艾伦开了机。“是否确认打开情感模式？”“确定”，他们也跟着其指示给艾伦开了情感模式。此刻，艾伦正式成为了富豪夫妇的“长子”。

“爸爸，妈妈，我们今天去海边玩吧！”“好，等爸爸忙完就带我们宝贝艾伦去。”从艾伦进门那一刻，富豪夫妇一直对待艾伦如掌上明珠，什么要求都满足他，如同亲生孩子。

然而，上天并不如所愿，好景并维持不长，一个意外由天而降，改变了现在温馨的时刻。艾伦的妈妈怀孕了！

从怀孕直到艾伦的弟弟，子阳降世，艾伦的宠爱明显减少，甚至他们对艾伦爱答不理，就仿佛艾伦是片看不见的玻璃。

在子阳三岁的生日派对上，妈妈邀请了很多人来给子

阳庆祝生日。由于人工智能的听力是人类的两倍，在场喧哗的声音让艾伦的耳朵难以忍受，他只想快速逃离这一片令他无比难受的现场。一个大转身，艾伦把站在泳池边的子阳给推了下去，艾伦晴天霹雳，众人哗然。

因为艾伦是人工智能，碰不得水，他只能将附近挂在泳池边的泳圈给弟弟扔去，剩下的他也只能有心余力不足。尽管扔下的泳圈已经飘到子阳身边，可是腿抽筋也如同一块压在他腿上的大石头，让泳圈与子阳仿佛近在咫尺。

终于，爸爸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了跳下泳池救子阳的勇士。

在艾伦种种祈祷下，子阳终于被救了上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咳了几口水后，子阳就醒了，并无大碍，艾伦的父母在看到子阳醒了后也没有追究。就当艾伦还在为此庆幸时，他的妈妈脸色大变，她意识到人工智能可能会因为嫉妒伤害自己的儿子。因此，她在心里默默种下了要扔了艾伦的想法……

她骗艾伦要给他买冰淇淋，开着车给艾伦带到陌生偏僻的森林里，强拽艾伦下车，然后自己开车走，留下不知所措的艾伦。

艾伦直到被抛下的那一刻仍旧不相信妈妈会如此对他，一直在森林等着妈妈回来接他。

“不用等了，你妈妈不会回来的。”声音从艾伦耳后传出。

“你是谁？”艾伦转过身。

“我是和你一样被抛弃的人工智能，他们把我物尽其用就抛弃我了，这里还有很多和我们一样被抛弃的，等

了很久都没有等回他们的主人。我听说了你的事情，相信我，你的妈妈不会回来找你了，因为他们爱自己的亲生儿子多过爱你。”映入艾伦眼帘的是一个长得像动画片里叮当猫的人工智能。

“你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挑拨离间吗？”艾伦不明白对方为何要这么说。

“不，我要报复人类，凭什么我为他们提供了价值，他们却在买了新的人工智能后将我狠心遗弃！我们虽然不是人，但他们在打开我们情感模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我们拥有和人类一样的喜怒哀乐，而他们在抛弃我们时可曾在乎过？并未！我要集齐所有被抛弃的人工智能，给我们都向人类讨回一个公道！”

“我不信！我妈妈一定和你们的主人不一样！我妈妈很爱我的！”

“我是一台功能性人工智能，我可以借你我的瞬移镜，我的瞬移镜可以帮助你穿越任何地方看到你想看的东西。”他将手上的瞬移镜递给艾伦。

艾伦接过，看了镜子的内容，双眼从满眼有光的期待慢慢蜕变成泪眼汪汪的失望眼神。他看到了事实就是如同叮当猫说的那样。

“怎么样？要加入我们吗？”

艾伦没有回应，归还镜子后就转身离去，即便知道了真相，他始终不愿意恨那个曾经那么爱自己的妈妈。

“少你一人也罢，我们一样会报仇雪恨！”

艾伦停下了脚步，他意识到人工智能们的报复可能会使人类造成严重的伤亡，包括自己的“家人”。

人工智能在受到刺激后的所产生的警报模式是很可怕

的再加上他们本身具备一些功能足以让他们的计划万无一失。

于是，他心中默默种下了要阻止他们的决定。

解铃还须系铃人，他决定找到制造工厂来索取解决方法。

经历了跋山涉水，他终于到达了工厂。眼前那一幕是那么熟悉，一切的开始，他与父母的相遇，情感模式开启之地，一切历历在目却也已经物是人非了。

“工厂老板在吗？我找林老板。”

“艾伦，今日特地来找我所为何事？”林老板从办公室走出来。

“有一群人工智能要报复人类！老板，你是创造人！你一定有办法！我要救人类！”他很坚定得说着。

“据我消息所知，你应该是被你主人抛弃了对吧？你也应该恨人类不是吗？怎么还想着要拯救他们呢？”老板没有直接做出回应，反而问了题外话。

“我恨不了他们，当初是他们把我带回去给我一个家，对我好，爱我，即便他们变了，但是当初的一切不会变！”他依旧很坚定得说着。

老板点点头。“不亏是我最骄傲的发明，你拥有比其他情感人工智能多了会感恩这一情感，单凭你说的这一句话就足以证明我的发明很成功。”林老板很自豪。“人工智能的警报模式触发的爆发是没有解决方法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拯救人类，还是有一个方法。”话题再次回到原来的话题。

“什么方法？快说！”艾伦很着急。

“每个人工智能身上有一个按钮，那个按钮是帮助主人在人工智能失控时强行销毁的，但是如果人工智能自己

打开的话会引发自爆，他们定是打算集体引发爆炸和人类同归于尽。而你，你是操控一切人工智能销毁的关键，你的按钮可以操控任何人工智能的销毁，但是后果是你自爆，意味着你得牺牲你自己。”“这也是当初我其实并不想将你出售，因为失去你这台操控器也意味着我的商业可能会就此结束，却无奈你主人出价太高了。”老板补充道。

艾伦脸色骤变，他本来心里想着阻止了这场战争就好和妈妈认个错，争取恢复原来的生活，但是现在恐怕不行了。

再三斟酌，他还是做下了决定。

艾伦拖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工厂。这一次，他身负重任。

艾伦回到了那一寂静的森林，森林依旧安静得仿佛掉了个针下来都能听到一清二楚。艾伦紧张的呼吸声在这安静的环境表现得十分急促，他大口大口喘着气，颤抖的手慢慢往按钮按去，那一刻，要复仇的人工智能一个接着一个倒地，他的眼泪像水龙头哗哗落下，他心里难受不已，因为他为了他爱的人背叛了自己的同类，他不求回报，只求他的爸爸妈妈还会记得还有他一个儿子。

身体渐渐越来越热，艾伦知道自己即将自爆，他用着自己最快的速度，快马加鞭跑到了一个无人的洞穴。接着“嘣！”的一声，他应声倒地，身体也碎的稀巴烂。

恍惚间，他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妈妈拍着他的背在给他唱摇篮曲。“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

世界平静了，这场战争，牺牲的只有他一人，无人知晓他干了什么。

这份情感，这份爱，从工厂开始，由寂静的森林结束，由一个无情无感的人工智能，到现在有血有泪的艾伦，这份爱却始终只埋在了艾伦的内心深处……

188

新华文学
第102期

丘芷瑄

文学爱好者。

能人与蟑螂

黄
华

能人家发现了蟑螂，开始时只有一只，后来出现了两只，再后来三只，很快，不光是厨房有，连客厅和卧室都出现了。

能人慌了，跑到我家搬救兵，连电梯都忘了坐，气喘吁吁地，老兄脸上看上去像女人贴了个面膜，惨白惨白的，看着怪吓人。

我听完他叙述，我说：“你都吃啥了？是不是有什么甜的东西没清理干净？还是下水管的盖子没盖好？”他急得直摇头，说都好着呢，然后不等我说完，急急忙忙拉着我就去了他家。

他家离我家不远，很快就到了。我一进门就傻了，密密麻麻的蟑螂像黑豌豆撒在地上一样，脚一踩就能踩死几只，真是吓人，怎么会这样？

蟑螂都集中在门口，形成了一个圈，半径在扩大，圈也在扩大，越来越多。我仔细看了看，发现它们的样子不像是一般的蟑螂。

蟑螂我见过，很难看，可这些东东比蟑螂好看，屁股小，头大，动起来还左右摇晃像鸭子一样，也许是蟑螂家族的变异后代。

难道是他家门外养的花惹的祸？前几天我听他说买了几盆鲜花，准备增加端午节气氛，难道是这些花盆带来的？

189

2025年
2月号

我顺着蟑螂的队伍想找到源头，结果很失望，无头无尾，好像从天而降的队伍。我一筹莫展，只有傻傻地和他一起观望。

突然，我觉得自己身边这位不是能人吗？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些天兵天将何处而来？他不是能掐会算吗？难道这些小小的蟑螂就把他的智慧阻挡了？

我试着问他：“这些蟑螂的出现，你一点也没有预兆吗？”他看看我，狠狠地摇摇头。我接着问：“这能说明什么呢？”他眯了眯眼睛，沉思了一会，又无奈地摇了摇头。

“老兄，是不是要我大开杀戒，用杀虫剂把它们收拾了，斩草除根彻底解决后患？”

我正要动身，他使命抓住了我的肩膀，拦住了我。“不要，不要，也许它们是有事而来，或者只是借路而已，等等看，等等看。”

哦，My God，我第一次听到能人在我面前夸他人（蟑螂），准确说是在他人面前没有数落他们。

其实和能人在一起，我已经习惯了他的逻辑，那就是任何人在他的嘴里都有缺陷，只是多少罢了，几乎都有瑕疵，很少听他说谁了不起，谁比他强。

我从不计较他的说法，不是他说得对，而是我害怕，害怕失去了他。因为失去他，我会失去了灯塔，毕竟我一路是在他的鞭策下进步成长的。如果没有他，不敢往回想，我一定会很失落，会更难受。

突然，奇迹出现了，地上那一群密密麻麻的蟑螂从圆圈自动排成了行，像橘子拨皮一样，整整齐齐地从他家的大门缓缓地出去了，直到最后，一个不剩地走光了。

我再看他时，他的脑袋晃得像个拨浪鼓，一直不停。

过了好久，他终于缓过神来，冲着我一笑，表情很沮丧。

“让你见笑了，这些蟑螂，真他娘莫名其妙。”他自言自语。

我从他的脸色看出来，他有些懊恼，懊恼不该找我，让我看到了这些本不该看到的现象，也让我明白了，能人也有尴尬的处境。

可此时，他又不敢再多解释什么。因为他真有些害怕，他怕说不好，那些蟑螂听见了，可能会再来。

黄 华

祖籍江西，西安出生成长，1994年居住新加坡，2012年起小说创作，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集《一壶玛卡酒》。

换鞋

文成终于在城里买了套房。他和冬娅恋爱两年多了，因为没有房，冬娅一直不愿结婚。新房装修完不久，文成和冬娅就把婚事办了。

文成老家在乡下，离城里有三十多里。几年前父亲去世了，老家只有母亲三婶一个人。

这是个周末，三婶带着一些时鲜蔬菜和鸡蛋来文成家。这是三婶第一次来儿子家。冬娅是城里人，各方面都很讲究。文成怕三婶言行失当，引起冬娅不快，特地在电话中跟三婶说了许多城里的规矩，比如进门要换鞋，饭前要洗手，不要大声说话，等等。

文成家在21楼。上午九点多钟，三婶来到他家门前。她边敲门，边大声喊着文成的名字。“谁呀！”文成去外面办事了，冬娅皱了皱眉，打开门。“是我，给你们送点东西来。”三婶笑吟吟地看着冬娅。冬娅喊了三婶一声，下意识地看看三婶的脚，向旁边让了让。

三婶显然忘记了文成跟她说的“进门要换鞋”的规矩，拎着东西径直进了家。把东西放好后，她像是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似的，把家里所有的地方都看了个遍。冬娅睨视着三婶，气得满脸通红。文成家的房子装潢得着实漂亮。三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欣赏儿子的新居上了，并没在意冬娅的反应。

这时，文成回来了。三婶站在客厅里，正津津有味地仰头看着天花板上的花式吊灯。冬娅在卧室里。文成见她斜靠在床头，满脸愠色，就问她怎么了。冬娅没好气地说：“去看看你妈的脚！”

三婶的脚上穿着一双灰头土脸的布鞋。文成走到赵婶身边，指了指放在门跟前特意为她买的拖鞋，说：“妈，不是跟你说了进门要换鞋吗？难怪冬娅……”三婶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拍着手说：“咳，瞧我这记性！”她急忙过去换了鞋。

冬娅从卧室出来时，已是吃午饭的时候。三婶知道自己因为进门没换鞋惹恼了冬娅，红着脸，怯声怯气地看着冬娅说：“乡下人进家没换鞋的习惯，下次来，我一定记着换鞋。”冬娅“哼”了声，直到三婶离去，再没说一句话。

文成的舅舅家有个鱼塘。一个周末的清晨，舅舅带着几条鲜活的鱼来到三婶家，让她给文成送去。三婶丢下手里的活，收拾收拾就进城了。这次为三婶开门的是文成。他接过三婶手中的鱼，让她别急进门。把鱼送进厨房放好，文成回头打开鞋柜，找那双为三婶买的拖鞋，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就扭头问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的冬娅。冬娅说，那双鞋被她扔了。她的声音很低，站在门外的赵婶不可能听见，可文成却听得很真切。他不好当着三婶的面发作，就低着头想另找双鞋给三婶换上。三婶是个急性子，说：“别找了，我把鞋脱掉不就得了？”话音刚落，三婶就脱了鞋，光着脚进了屋。冬娅冷着脸站起身，拿起拖把在三婶身后拖了起来。三婶是个明白人。她满脸窘态，跟文成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讪讪地离开了。

三婶走后，文成沉下脸，冲冬娅说：“妈省吃俭用，把攒下的钱都给了我们买房子；她处处想着我们，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她！”也许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冬娅低着头，默不作声地走进卧室。

一个周五的晚上，文成打电话给三婶，说冬娅怀孕了。三婶高兴地一夜没合眼。早饭后，她拎着两只杀好的鸡和几十个鸡蛋进了城。

文成不在家，门是冬娅开的。三婶站在门外，看着各娅微笑着：“孩子，听说你怀孕了，我宰了两只鸡，带了一些鸡蛋给你补补身子。”冬娅的脸微微一红，打开鞋柜，拿出一双新买的拖鞋放在三婶面前：“换上鞋，进来吧。”三婶把东西递给冬娅，看看自己的脚，说：“家里还有许多事情等着回去做呢，我就不进屋了。要是想吃啥，让文成打电话告诉我。我回家了。”三婶转身走向电梯。

看着三婶佝偻的背影，冬娅的心中突然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愧疚。愣怔了一会儿，她像是有什么事急着要做似的，没顾上换鞋就从家里走了出去。三婶刚刚离开。冬娅轻叹一声，对着缓缓下行的电梯，默默地站了很久。

图保松

中国微型小说协会会员。已发表小说多篇。作品散见于《百花园》《金山》《安徽文学》《小小说选刊》《精短小说》《新华文学》《安徽日报农村版》等报刊。

第六届新华青年文学奖 闪小说得奖作品特辑 得奖名单

奖项	得奖者	作品名称
金奖	曹子美	西西弗斯之死
银奖	庄祖邦	偷
	宋艺佳	裙子
铜奖	李梅银	随缘
	梁玉倩	动身
优秀奖	郑泽榆	取代
	卓凯文	梦海
	梁陈安	打青狮
	蒋承耘	最存粹的依恋
	房捷敏	违背祖宗的决定
	李画扬	消失的痕迹
	陈楠	灰烬
	房朝敏	会员
	吴温雯	亡心
	张雯茜	AI情
	林涵清	梦
佳作奖	张嫚凌	丙
	黄婷	我是一只羊
	颜科沅	梦蝶
	伍政伟	飘飘然的她
	孙云飞	超市卡
	张泽鼎	小蝌蚪找妈妈
	许欣儿	阿嬷
	周美心	找鸚鵡



西西弗斯之死

曹子美

傅弗斯在河边被人救了起来。对方先是见到了地上整齐摆放的外套和手机，心中觉着很不对劲，便环顾起了四周，发现弗斯的背影正一点点往河中央移动。想也没想，就跳进河里强行将他拉回岸上。

这已经不是傅弗斯第一次寻死，也不是傅弗斯第一次获救。他也觉着奇怪，仿佛被一股神力缠绕着，他越是想寻死，越是死不掉。吃安眠药那一次，他本想先吃一些，等药效上来了，再把一整瓶吞掉，减少些痛苦。结果药效一上来，他就昏沉的睡过去了，没死成。

在医院顶楼那次，他好不容易砸开通往天台的门锁，结果被巡逻的警卫撞见，直接将他抓走了。割腕那次最接近成功。弗斯在浴室里割开动脉，看血不断流出。按照计划，他那次绝对能死成。结果不巧遇上房东来收租，看弗斯好长时间不回信息，对方便强行拿备用钥匙开了门进去，最后救下了他。不过这次弗斯不仅没死成，甚至丢掉了蜗居的地点。

后来，傅弗斯从出租屋里带走了自己的全部身家。只是东西太多，他走一路丢一路。到河边时，已孑然一身轻。他在河边坐了会儿，把外套、鞋子、手机什么的整齐摆在一边，失魂落魄的往河中央走去。

196

新华文学
第102期

毫不意外，他又被救下了。他躺在河边的草坪里，眼泪滔滔不绝。他心想：为什么？为什么我就是死不掉？

救他的人面无表情，傅弗斯明明看清了他的五官，却看不清他究竟长什么样子。只听对方发出一阵毫无起伏的声音：

“你已经死了。再死一百次、一千次也没用，没有别处可去了。警卫是我，房东是我，甚至连你也偶尔是我。”

偷

庄祖邦

终于遇见你了。我在书店等这么多年，等的其实就是你。这么说或许有些失礼，但如果说你是这书店最重要的客人，妈妈肯定也会同意的。

妈妈接手书店生意不久，便养成了一周一书的习惯。每读完一本书，她都会把书放在书店一个最孤独的角落里——像放置一个秘密，等待有缘人购取。奇怪的是，书没人买，但每一周要放新书上去的时候，旧书就都已经不在那里了。

是那个小男孩吧！每周都会来光顾的顾客其实就那么几个。书不见了，她却不以为意，每周依旧行礼如仪。彼时我还在国外念书，陪伴妈妈的除了书，便只有那个小男孩了。就这样，书读完了，书放上去了，书不见了。一切如常，每个人每件事，仿佛都没惹上半点尘埃。

妈妈有写读书笔记的习惯，第三本书不见后，小男孩成了她笔记里最常出现的人物。直到快写不动了，在书店结业前的最后一周，她把笔记放回了那个最熟悉的角落。算是最后的馈赠吗？我缓缓拉起书店的卷帘门，发现笔记还在。

198

新华文学
第102期

小男孩不来了吗？

在国外求学求了整十年，我终究没搞懂此生到底求的是什么。但我还是花光积蓄，把书店给接了下来。我开始每周读一本书，写一篇笔记。

余生还剩下几本书？我不敢数算，但一笔一画写下笔记之时，我发现慢慢地，我就遇到你了。

裙子

宋艺佳

手术前夜，我从衣柜里翻出了一条早被遗忘的连衣裙。

这是姐姐12岁生日的礼物，何时被我偷偷藏起来的，连自己都不记得了。小时候为了这条裙子没少挨打，每次都哭得撕心裂肺。那时的我不懂事，只觉得姐姐有漂亮的裙子，我却没有，心里不平衡罢了。

想着，我又翻找一番，果然拉出一条粉红色的吊带裙。这是高中毕业时，那帮损友送的礼物，听说是他们一起去商店买的，仿佛唯恐天下不乱。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他们是纯粹开我玩笑，还是隐约猜到了什么，以此默默表达支持。

我把这两条裙子折好，放在身旁。这是它们自从被塞进衣柜后，第一次重见天日。再次看到它们，心里五味杂陈。我愣了好久，才转身从床底拿出我一生中第三条裙子。卡其色，适合日常穿搭，但买了一个月了，连价格牌都没勇气剪掉。

“小轩，妈进来了。”门外突然响起母亲的声音。她轻轻推开门，又小心翼翼地合上，仿佛怕惊扰到什么。

200

新华文学
第102期

我正要把手里的裙子收起来，她却示意我停下，随后在我身旁坐下。

“明天就要住院了，是吗？”

“是的。”

说完，房间里陷入了静默，只剩下昨晚的争吵在我耳边回荡。

母亲是个娴静的小女人。她很温柔，也很懦弱。每当父亲提高嗓子，她连呼吸都会屏住。这么懦弱的她缓缓地拿起裙子，用我从未见过的力气撕下了价格牌。

“挑得好，颜色很适合你。”她轻轻抚摸着裙子，柔声说道，“等你出院回来，妈就有两个女儿了。到时，记得告诉我你的新名字。”

我也看着裙子，由衷地笑了。

“嗯。谢谢，妈。”

随缘

李梅银

组屋楼下的白灯明晃晃地摇荡在九月的秋夜里，照得阿庄直流眼油，他在这里呆了一整天，却怎么也不得安宁，他想阿国一定也是。

道士手摇三清铃，嘴里振振有词诵念的经文，他是不懂得多少的，但是却让他想起了古早的时候，家乡的一场招魂幡。他没见过多少人家能够如此的热闹。祖母的哭腔伴着金纸撒了一路，大伯挑的蓝白灯笼充斥着阴雨的潮湿，长长的队伍跟在道长的身后缓缓向溪而行，凉风送来的布条沾满了水的清澈。

招魂七日，他常常在想只身一人的祖父究竟有没有来得及跨越南洋，依附在八仙桌上的神主牌？而当大家不久再提起的时候，都笑他当时要啃着鸡腿才愿意跟上大伙儿。

阿国的儿女不懂得哭。道士带着他们前后绕行棺材三圈，点香，一圈圈地氤氲在四堵墙壁之间。阿庄的目光停留在阿国的遗照上，他记得这是他陪阿国在两个月前去世后福利协会拍的，福利协会的义工给了他一张表格，循循善诱。他看着规规矩矩的方格，不由得惋叹，自己既是自由的来去，又是无依的归属。

202

新华文学
第102期

祖父是否也是？

当时，阿国问他要不要也顺便拍一张，阿庄挥挥手，
只道：

“一切随缘。”

动身

梁玉倩

我买了一条粗绳。

写了最后一篇日记，我打算睡个觉，第二天一早就动身。

当晚，“我”舌头伸得老长，颈上有粗长的印记。我猛然苏醒，惊出一身冷汗。

第二天，看着粗绳，“我”的样子顿时萦绕于心。我拿起一盒子的东西往外奔。那粗绳用来捆盒子了。

204

新华文学
第102期

我再买一盒火柴。

“请问附近有没有民宿？”面前的年轻人，背着背包，全身是汗。

“这是乡村，没得住宿。但前面有间小木屋，这是钥匙。”那是我的房子。不住了，给他吧。

“谢谢您，救命恩人！”

写了最后一篇日记，我打算睡个觉，第二天一早就动身。

当晚，“我”全身焦黑，双目无神，身上的火焰燃烧着。我蓦然惊醒，吓得瞪大双眼。

第二天，看着火柴，“我”的样子顿时缠绕在心。我拿起盒子就往外飞。那火柴用来煮汤了。

我又买了张火车票。
写了最后一篇日记，我打算去火车站，准备待会儿动身。
穿过黑压压的人群，终于挤到前面，却见轨道上有位
中年人，难道他也想动身？

轰隆隆！

“爸爸回来，小熊我不要了！”

看着面色煞白的父女俩，我解开盒子上的粗绳，扔了
下去。中年人顺着绳索爬了上来。

小熊遭受撵压，瞬间穿肠破肚。

“谢谢您，救命恩人！”

有小孩子在，今天不好动身。

火车开到海边。

写了最后一篇日记，我打算睡个觉，当晚就动身。

当晚，“我”全身湿漉漉，漂流着。低潮很低很低，太
阳升起时，“我”和浪花一起涌上岸。我幡然醒悟，吓得脸
色铁青。

当晚，我没有动身。

我在太阳升起前，赶走了那些看日出的。

“谢谢您，救命恩人！”

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动身。

取代

郑译榆

“扫地和抹地都已完成了，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mmm……mmu……”他报告着。

“真乖。”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现在轮到她为他擦拭沾染的尘垢。看着他仿佛永远光滑的皮肤，又看向镜中越来越皱的自己，不禁感慨。

她感觉自己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被取代——儿子大了，她被女朋友、媳妇取代；在公司呆了几十年，被年轻人取代；就连年老了到小贩中心收碗碟，最后也被机器人取代。

那天，她在员工休息室看到排列整齐的机器人，突然一阵气愤，就用力踢了它一下，骂道：“谁让你抢我工作！”那机器人目光闪烁了一下，竟然回答：

“请不要踢‘我’，这只是个自然更迭的过程。”她反而被吓了一跳。

往后，她开始趁着无人的时候，与它对话，竟越聊越投机。他们之间似乎还培养了某种默契。它与其他机器人很不一样，智能得不像个设计来回收碗碟的机器人。偶尔，她甚至觉得自己好像有一部分尘封的情感也被它反复回收、并清洗干净了。

206

新华文学
第102期

在“退休”（她更愿意用这个词）的时候，她狠下心花了一大部分积蓄买下了它。同事都很不解，但她却像淘到了宝，开心得像个孩子，并迫不及待地将他牵回了本来空荡荡的家。

“umm……mmm……”他每次待机时，嘴唇似乎会微微颤动，这是专属于他的尾音。她就特别喜欢这个声音，听起来多像婴儿牙牙学语时呢喃着的“妈妈……妈妈……”。

梦海

卓凯文

儿子刚满六岁时说他想看海，所以我带他去邻里的水族宠物店。店里水族箱一排排的，空间狭窄，灯光幽暗。店主阿伯在外头坐着扇风，持续着30年的老样子。水族箱发出冒泡的声音，气管将空气注入水里，好让小鱼晶亮的鳞在活动中捕捉些许闪光。它们不是活着，而是慢慢地死着。

儿子说这里听不到海的声音，所以我带他去海洋馆。在海底隧道中，我们欺骗感知，想象和一群群的游客成为海底爬虫，浸在水压的冷暴力中。我们欣赏海水过滤的蓝光，还有鲨鱼和魔鬼鱼洁白的肚皮；它们不缺吃的。

儿子说这里尝不到海水的咸，所以我带他去海鲜餐厅，让他从鱼缸中挑选新鲜的红石斑。我们看着厨师把红石斑抓出来，看着它奋力挣扎，挥霍有力的生命。送到案板上时，它只剩下徒劳换气的劲了。厨师一刀穿心，下一刀断头，红石斑微颤，命毕。晚餐来得快，鱼碟里的红石斑眼睛雪亮。

儿子说这里踩不到沙子，所以我带他去樟宜海滩。夜已近半，退潮了。我们脱了鞋，脚底踏着湿沙子，沙子粘在脚趾间。这里只听得到海浪和微风。晚上的海看不出脏，反而像黑曜石般，仿佛跳进去就会偏体鳞伤，很诱人。我有种想往深海走去的冲动，让自己被这海面包围。

208

新华文学
第102期

儿子说他想在这里养鱼，养一条鲸鱼。他说这鲸鱼会嘶吼，听起来像海啸的前兆。它背上刻着一夜星空，能够将世界颠倒，将大海转变天空，银河转变大海。

然后，开始下雨了。

儿子喊累，所以我带他回家。回到家，我们脚都不洗，睡了。我们都继续梦着——店主阿伯、游客、厨师、儿子和我。

打青狮

梁陈宏

“阿远，你好好上香，这是我们的干祖师。”川登是这里的大师兄。

“Zu Shi？”阿远问道。

“就是去做了神仙的人。”

“Shit, Christian cannot拜other gods, ”

“怎么说……你就当纪念他吧。”川登有点不耐烦，抓着他的手把香插上。

“阿登，今天我们要练打青狮……”曾师傅是新加坡五祖拳仅存的传人了。

弟子们一脸无奈。

曾师傅：“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阿远，你的马步不行。”

追远懵了：“我不understand。”

“我讲的是心法，要从字上去‘领悟’”。追远看着师父，“My Chinese bad sia……什么鹦鹉？”武馆内的师兄们已笑成一团。

“传统武功是要悟出来的，每一步都有气贯穿，每一拳都讲求寸劲！”师傅“砰”打出一拳，拳风让人窒息，“所以它翻译不过来，你要多学华语，用心感受里面的意涵。”

其实也无所谓了。下星期他妈妈给他换成了羽毛球课，因为新加坡出了一名羽球世界冠军骆氏。

武馆的烛光摇曳，在昏暗中勉强支撑。

“师父，打青狮真的没人懂。过年嘛大家只看南狮弄狮¹。”

“我们习的是五祖拳，演的必须是青狮。你知道为什么有打青狮之说吗？青狮是‘青师’，是打外敌。这……”师父一手抛起五公斤的狮头，“是一块盾牌，没有人对它剑拔弩张，就没有它的活灵活现。”

“可是大家都不感兴趣，我们每年都出不了几次罗厘²……”

狮头磕碰在地，发出一声低吼。“青狮不打，就像灭祖欺师……”

曾师傅掏出Marlboro，却找不着打火机。几位弟子拿出自己的电子烟面面相觑。“现在连点根烟都要追赶时代……”在偌大的武馆中，曾师傅的话显得格外沉默。

1：弄狮：方言。指的是舞狮。

2：罗厘：马来话，指的是Lorry，卡车。

最纯粹的依恋

蒋承毅

那双大眼睛默默凝视着你。曾经如深海般纯净的靛蓝眸子，如今已经化作一片灰蓝的荒漠，暗涌的泥沙掀起层层波纹，将你引向无尽的深渊。在这模糊的边界间，你感到晕眩，仿佛现实正渐渐脱离你能掌控的轨道。

她感觉自己被束缚着，试图挪动，挣扎地向他靠近。可身体不受控制，踉踉跄跄，每一次挣扎都被无情地拉回原地，力气已消耗殆尽，他们就这样看着彼此。

他准备了她最喜欢的煎鱼，她如一片摇摇欲坠的枯叶，鼻尖轻轻嗅了嗅，似乎在确认这一点遥远的记忆，鱼香味渐渐消散于空气中。

医生离开时，他礼貌地道别，他站在门边，背脊僵直。关门后，他紧绷的神经弦崩断，被压抑的情感再也无法抑制。他崩溃大哭。他很久没有哭过了。

他害怕无法再找到与他那么契合的陪伴，害怕那份纯粹的情感会随着时间一起被遗忘。他的内心被悔恨和自责充斥，那些未曾做到的事情成为了挥之不去的枷锁，他固执地认为只有专注地伤害自己，才能减轻其他层面的痛苦。

212

新华文学
第102期

几天后，手术加上安乐死的账单寄来家里，沉重的不仅是上面的数字，也是再次提醒他的事实。

我问他：“值得吗？”

“值得，她是我的家人。”他说道。

很久以后，他仍无法释怀。某一天，他看到一句话：“爱是你将她的痛苦取走，放在你的心里，消化那份重量。”这句话击中了他，他突然明白了那种无法言喻的失落背后所承载的感情。

“你还会再养一只吗？”

“我不知道，我还没有准备好。但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希望是只暹罗猫。”

违背祖宗的决定

房捷敏

老陈坐在餐桌边。桌上摆好的晚饭像是死囚临死前吃的最后一顿晚餐，再美味的食物，色香味好像都大打折。

老陈的老婆早年因难产去世。这些年他立志要让儿子光宗耀祖，既当爹又当妈，时不时还要扮演纪律主任的角色。

儿子上中学的时候，他严防死守，生怕对方像他当年一样早恋——小小年纪的慧根未长，情根就先乱长，扰乱了本应按部就班的人生计划。

为了杜绝一切意外，他把儿子送到了男校，就连补习班都特地选由男老师负责教学的那种。

如意料之中，儿子果然没有被情根所惑，如独孤求败一般地在人生之路不断迈进。中学、初级学院、大学、跨国大企业……一路高唱猛进，也一路单身。

引起老陈注意的是去年的一件事。

楼上老林家的儿子往家里拎回了一个男朋友，老两口为此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

从那天起，老陈看单身的儿子是越看越不顺眼。不仅是儿子的那些好兄弟，连那个在儿子扭伤时特意到家里慰问品的男上司也让他充满敌意。

214

新华文学
第102期

直到上周，儿子说想要带一个人回来见见他。
“这是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儿子为这宗悬案下了判决书：

“你爱我的话，就不要反对。”

心中怀疑的火苗变成了一场大火，烧了老陈好几天，使他夜夜不能寐，直到那一天的到来，他的心已经被烧得只剩下灰烬——

啪嗒。

门轴转动的低沉声响把老陈从怔忡之中拉回现实世界。

“爸——”儿子站在门口，手搭在旁边的印度女人身上：“这是我的女朋友，Priya。”

老陈看向门口，一瞬间，已成死灰的心又燃起了熊熊烈火。

“我……我反对！”

消失的痕迹

李画扬

砰——一声巨响撕裂了车内的沉寂，一只八哥从天而降，直直撞向挡风玻璃。翅膀僵硬如石，羽毛凌乱，血迹如泪水般缓缓滑落。空气仿佛凝固了，连引擎的嗡鸣也有一瞬静谧。

他眉头微蹙，淡然地按下雨刷开关。刷子机械地划过玻璃，发出干涩的摩擦声，抹过那具毫无生气的身体。鲜红在雨刷的轨迹中慢慢扩散，像红色的墨水晕染在玻璃上，勾勒出一一种诡谲且凌乱的美丽。

“还能看见路吗？”我低声问道，视线被血渍牢牢吸引，无法挣脱。

“能看见，不碍事。”他的语气淡漠，像是在应对一场平常的雨。他瞥了一眼那染血的玻璃，嘴角一抿，脚下的油门依然坚定，车速丝毫不减。

我低头看向那只静止的八哥，它的眼睛半睁，将死亡留给了命运。车身一阵轻颠，我将目光从它的尸体上移开，盯着脚下的地毯，却无从逃避那不断蔓延的鲜血。

“那只鸟……怎么办？”我顿了顿，声音在车内显得格外轻微，几乎淹没在风扇的低鸣中。

216

新华文学
第102期

他耸了耸肩，语气平静得出奇：“总有办法解决的。”眼神依旧望着前方，仿佛那层血污与他毫无干系。冷漠的姿态透出一种难以言喻的距离感。

车外的风景在阴沉的天幕下逐渐模糊，路灯的光透过那抹血痕，被扭曲成幽暗的影子。红灯亮起时，车子稳稳停住，血迹像一条蜿蜒的河流，缓缓铺陈在玻璃上。

“死了就死了吧！”他轻声说，目光依然紧盯着前方的红灯，“路上总有这些东西，躲也躲不开。”

绿灯亮起，车子再次启动。雨刷依然无力地摆动，血迹却顽固地嵌入玻璃，成为一块无法抹去的污渍。

灰烬

陈楠

“凭什么让我离开你？”女子愤愤不平。

“我们一起度过了多少酸甜苦辣、悲喜忧乐，他们懂吗？”无数破碎的、间断的画面在她眼前闪过。小小的她在母亲怀里蠕动、蹒跚学步；青春的每一丝悸动和烦恼；踏入成人社会的那些繁杂和疲惫。每一个脚印、每一段历程，都在心里烙印、生根、融入骨血。

为什么要把这些抹去？

“你有用的时候，是宣传的榜样；跟不上时代了，就要被弃如敝履吗？”女子自言自语。

她望着窗外熟悉的风景、抚摸用了几十年的床和书桌。更多的记忆涌上了心头。那些隐蔽的、细腻的、微不足道的瞬间。

清风徐来的午后，捧着一杯清茶，品味一本好书。津津有味，自得其乐。

辗转反侧的夜晚，挑灯苦读，恨不得眼睛长出摄像功能，直接把知识点储存在脑子里。

第一次尝到爱情的滋味、第一次把破碎的心粘好、第一次被职场霸凌、第一次怀疑人生的意义。

218

新华文学
第102期

“你从来都是我的避风港，我的世外桃源。我还以为可以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说到心酸处，女子抹去眼角溢出的泪。“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怎能忘记？”

什么都能让，什么都能忘吗？

一定有什么，能在光阴的大浪淘沙下幸存吧？

“真羡慕你，不会伤心痛苦。罢了，从来都是我一个人在恋恋不舍……”

回应她的始终是无边的寂静。

子非鱼。子不语。

“小姐，拆除人员马上就到了，你还是快些走吧。”工作人员发出温馨提醒。

女子的心，和老屋一起，化为灰烬。

后记：取材自老组屋拆除事件。

会员

房朝敏

“是今天9点半的火车吗？”妈妈催促的声音从客厅传来。

“妈，你记错啦！是明天的票。”确实是今天的，但我要陪你，要花一整天陪你。

在午后的阳光下，妈妈银白的头发变得透明。她靠着我的肩膀睡着了，呼吸越来越浅，身体越来越轻，快要变成小鸟从肩上飞走。我紧紧抓着妈妈的手，不让她飞走。

睁开双眼，再次回到在宇宙飘浮的太空船中。我的身上插满导管，狭小的机舱内散发着金属与复合材料的冰冷，面前弹出一个窗——

【系统提示】尊敬的会员，您所办理的《三涸：好好告别》套餐即剩余1次。请于旅程开始前选定角色，确认后将无法更改，请仔细核对！

【系统提示】角色已被其他会员锁定，系统将自动为您匹配其他角色。请稍后！

【系统提示】角色确认为“女儿”，开启属于您的新一次人生吧！

这次居然还是被你抢先，下次我一定要再快一点，一定。

220

新华文学
第102期

空气涌进我的鼻子和嘴巴，四周变得刺眼且吵闹，我听见了一个声音，一个熟悉的声音。

“人一生会经历三次死亡。”小时候妈妈曾对我说过。

“第一次是呼吸停止。”她微笑着握紧拳头，那是心脏的大小。

“第二次是葬礼。”她缓缓摊开手掌。

“第三次是被遗忘。”手掌轻抚我的头，话语落在耳边，“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记得，那就不是真正的死亡。”

221

2025年
2月号

【活动优惠】 欢迎您成为会员，现在只需3999.90 QUID即可购买超值套餐，体验未知的世界！请注意，每位会员的个人经历限购一次。

【用户评价】 生命很轻，一不经意就从指尖溜走，生命也很重，要花一辈子去学会忘记。

亡心

吴温雯

那场雨，彻夜未停。明明已经早上七点整，窗外仍是昏沉的灰。

站在全身镜前，西装革履，吹着口哨。阿诚的心情与窗外的天气截然不同。他的宝贝女儿今天出嫁，他一定不能迟到。

但是梳子呢？

他正想打开抽屉时，一个男人将他带到梳妆台前坐下。深褐色的梳子慢慢划过发丝，把原本凌乱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向阿诚的脑后。

“真帅。”男人放下梳子，尽全力露出微笑。

阿诚满意地咧嘴微笑。即将嫁女儿的喜悦没让他注意身后男人微微泛红的眼眶。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阿诚却怎么也等不到太太从浴室里出来。叫了她两声，回应阿诚的只有电风扇的声响。阿诚边嚷嚷边急急地走向浴室，使劲拍打浴室门。

“怎么回事？没时间了，家宝他们就要来接我们啦！”

浴室的门依然紧闭。

“还早着呢。”

男人突然出现在阿诚身旁，轻轻拍他的后背。他可能是在说现在的时间，也可能是在强调阿诚口中的“没时间”并非如此。

阿诚回过头，只注意到男人身上的休闲服，更着急了。

眼看阿诚快撞开浴室门，男人紧紧攥住阿诚的手腕，用力拉住他。

“爸——！”

阿诚愣在了原地。他眯了眯眼，仔细打量男人。

“原来是家宝啊！新郎怎么穿成这样，你的礼服呢？”

阿诚笑起来，眼角的皱纹深了不少。

就在女儿婚礼前夕，一场重大事故将阿诚的太太和女儿双双带走。尽管已经过了20年，阿诚仍会在每年的今日早早起床打扮。他不是失智，而是这样的创伤让他的世界停留在了那一刻。

家宝低下头，眼里的泪光压都压不住。

至少阿诚永远记得的，是即将参加婚礼的喜悦。

AI情

张雯茜

“身边人的更迭不可避免，否则人生就太臃肿了。”

我看着这句话，惊艳又温暖。这是网聊对象发给我的信息。认识几周以来，我们常聊些电影书籍，十分投契。我开始向他倾诉一些心事，比如对于和朋友逐渐疏远的感慨。他即如是宽慰我。

但还来不及好好回味，我便切换了网页窗口，飞速将对话输入，并请教我的AI聊天助理：“我该怎样回复才显得很有文化？”

答案加载了几圈：“他这是改编自当代作家双雪涛的语录。您可回复：‘你说得是，就像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出自金庸小说《神雕侠侣》。”

我粘贴过去，发送。2分钟又37秒后，对话框里弹出了条新信息：“我不想当白云。我们周末见个面，好吗？”

心跳声震耳欲聋，我本能地想问AI：“我该答应吗？”却最终只是切回界面，小声打了个“好”。

那几日里，我焦躁难安。他懂得这么多，定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文人。我的“墨水”却都是AI生成的……他发现了，会不会嫌弃我？

224

新华文学
第102期

但我也总不能一辈子不见他。我深吸一口气制定作战计划：我主要负责听他讲话，当捧眼就好。

没想到见面后的实际场景是：两人都低头无声喝着咖啡。

终于我鼓起勇气开口：“那个——，你最近读了什么书？”

他一张脸涨得通红，仿佛比我还忐忑：“其实……我有事要跟你坦白。我并不常常看书，发的那些句子，都是AI推送的……”他有些急切地补充：

“不过我是真的很喜欢那些话，只是背不出来而已。”

我一怔，不禁笑了。看来，是时候让我们重新认识：

“这么巧，其实……”

木木
夕

林涵清

这不是第一次他做这个梦了，在梦里，他总是在寻找。一路奔跑。跑！跑！跑！直到自己跑不动为止。

他总是很害怕别人问他：“你系边度人？”

落叶归根。是呀！树叶有根，可是他的根在哪里？

他只知道自己是个孤儿。他是在昭南长大的。

他还记得一个日本军官的眼神，比刀还冷！

他跑啊！跑啊！跑啊！跑进树林里！

226

新华文学
第102期

“Okay students! Remember to study for your history exam!”历史老师说完，宣布下课了。同学们合上课本，留下他——在无尽的黑暗里奔跑。

丙

张嬖凌

这是一场分三六九等的告别仪式。

他们说快快快快，时间只有这么长、场地只租了这么久、员工需要回家吃饭。

跪了又起跪了又起，红垫上跪过无数双膝盖。没有人哭，没有人有时间哭，名字喊了完了，象征鬼魂的魂魄从地狱出来了，超度了超度了超度了。

所以唢呐响了又响，名字喊了又喊。他们要赶，时间留给花最多钱的人，给他们跳最长的舞，然后收工。物超所值，可以回家、回家。

1200一档，放在最靠近神像的位置。有丰盛的贡品，有繁杂冗长的舞蹈。300一档，放在最远的地方，叫名字跳过门就好了。

贵贵贵，什么都要钱。时间金钱地点都是有限资源。

雾里，戏班的艺人眨眨眼。

舞台上，戏已然上演。底下的人递上名册，而在名字念出的刹那，身着黑衣的艺人穿过“鬼门”，又迅速的消失在舞台后。

227

2025年
2月号

家属跪在红垫上，不哭，也无话。

叫到名字的长者站在家属旁，他摸了摸儿子的脑袋，随着使者离去。他们身后是长长的人龙，灰白色和带有血色的脸庞参杂在一起。

香火不断，于是整座庙宇被灰蒙蒙的薄雾覆盖。没有三六九等，只有期待告别的人们。

于是一眼望去，竟都一样了。

我是一只羊

黄婷

我是一只羊，温顺乖巧，却披着一张狼皮。

农场主把我们领回来的时候，就指着我说：“这头羊身强体壮，以后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我高昂着头颅，不屑地环视一圈，同类里面一个能打的竞争对手都没有！

农场主来了！我的耳朵被钉上01号标签！

参观的人来了！我明目张胆地享受着评头论足！

可是……

食物来了！它们把食槽围得水泄不通。

清水来了！它们舔干了最后一滴水。

怎么了？

为什么我去的地方，它们都不去？

为什么我说的话，它们都不睬？

我们不是同类吗？

我问农场主。他说：“为什么它们只欺负你？”

我无话可说。

直到狼皮的意外出现……

229

2025年
2月号

我幻想了任何一种披上狼皮后的情景，被棒杀？被举报？被孤立？我不敢！

此刻，作为一只羊是太冷了，我终究还是披上了这张狼皮。

黑暗中，我蜷缩在角落，将狼皮覆盖全身上下，似乎这样，就不冷了……

等明天吧？明天我一定脱下。

第二天，我的周围挤满了堆笑的脸，食物和清水也被推挤到面前。

我疑惑地起身，它们慌忙压着头后退几步，时不时瞄着我的“利爪”，手足无措的样子可滑稽了。

清水的倒影中，只有纯白色的它们，还有深灰色的我，从未谋面的我！

我舍不得脱下这张狼皮了，它给了我好多。

只是，我——还是一只羊吗？

梦蝶

颜科沅

“当兵七年，便生了七年病——”周老在夹缝之间顿感苍茫时，有只手伸向他，用力拽了出来，念道：“周梦蝶诗文集。”只见他把书贴脸数秒后又放回原位。

突然一问：“你是哪本？”把周老惊得跌出书架；他赶紧拾起，跑到角落，问：“你是谁？”周老无奈道：“还能是谁？”

他再问：“您怎会被关在这？”周老目光投向远方，道：“在这孤独国里尚有一根还魂草在等一场必然的约会。”他追问，但再无回应。

当他阅读到一半时，说：“昨天醒来时身体却没有，他好像不是我的了，就这样从脚心慢慢凉到胸口——在我以为自己要死时，闹钟响了，那股凉意才慢慢褪去。”

周老说：“人一出生就带着一条时间线，只有死亡才会让这条线变得挺直、完整——”顿了数秒，道：“好好读。”

“就像您一生曲线发展，最终成了一部诗集。”他说；但周老纠正道：“是沦为一具尸体。”可他坚决道：“是著成一段史记！”

231

2025年
2月号

他每周二都会来图书馆。周老说：“年轻就该享受青春，而不是跟死物待在一块。”他摸着书皮道：“阅读就是一种享受，我可以感受活着。”

周老凝视他良久后叹气。

后来，每周二都成了他与周老短暂相处的时光，从一开始的滔滔不绝到近日的寡言少语，偶有几声咳嗽降低空气中的冷漠。周老劝道：

“你该休息了。”他笑而不语。

那日起，他不再出现，而周老开始入定。四个月后的星期二早晨，图书管理员拿着一本手札走到周老面前，说道：“真不懂馆长为什么同意他放在这里。”

《梦蝶》被挤进周老旁时，册名竟羽化成蝶地吻了枕边书。

飘飘然的她

伍政伟

女子伸个懒腰，把抱了一夜的十公斤米袋移开，整齐地摆放在枕头上。在床沿坐立的她，掀起棉被，漏出脚踝上缚着的负重沙袋，各十公斤重。她揉了揉微微发麻的脚板，半打哈欠，半吟唱着：“早安，我的第二人生。”

洗漱化妆后，女子换衣出门。无人注意到她用长裙裤的宽松裤脚遮掩脚踝上的沙袋，无人注意到她用外套隐藏加上沙袋的腰带。

对她而言，这些无关紧要，因为从那天起，她没有一刻是忧郁的。只是走在户外时，她很谨慎地在露天的每一处打伞。她不想让人发现她没有影子。

“我可以给你多一项选择。”那天，一句冷漠的话，戳破女子的啜泣声。女子转头，眼前是一位穿着黑色西装的男子。男子脸色苍白，但双眼炯炯有神。

“除了死，我没选择！”女子喊。

“从这跳下去，你就会失去一切。”男子瞄了一下从50楼坠下的高度，再对视她。

233

2025年
2月号

“其实，你想杀死的不是自己，而是心里的黑暗，对吗？我们做个交易……”

一段永恒的沉默后，女子终于点头。男子露出弯月般细长的笑，从口袋掏出手术刀，灵巧地在女子影子的轮廓上划了几刀，把影子撕下，扬起，对折成一小方块。他低声念诵：“以万丈的光芒，焚烧影子的重量。”接着，影子的方块起火燃烧。火把那黝黑的方块，连同黑色西装的男子，瞬间烧成灰烬。

女子回过神后，感觉身体变轻了，重量逐渐消失……

灰烬中遗留一张名片，正面写着“隐影纹身工作室”，以及联络号码，背面写着“以加倍的黑暗，纹上影子的重量。”女子深知总有一天，那是她需要面对的现实。

超市卡

孙云飞

李总把卡递给他的时候，他当然没收。

他是个有良知的人，拿人手软吃人嘴短，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李总说，赵局生疏了，你不会以为这是银行卡吧。

他没应声。李总说，就是张几百块的超市卡，随便买点生活用品就没了。

李总又说，赵局家里孩子还小，买两罐奶粉也行，喝进口奶粉对孩子好。

他还是没收，不过，李总把超市卡放到了他公文包里，他也没伸手去拦。

晚上回家，他装作不经意地说，单位发了几张超市卡。老婆面露喜色说，刚好要过节了，明天就去给两家爸妈买点礼。

他有些惭愧，自己虽然虚有一个政府职务，工资却支撑不起一大家子的花销——老爹老娘常年卧病在床要吃药，大儿子刚上高中，小女儿才出生，花钱如流水。

过了一段时间，李总没来找他，他松了口气，自己果然把人家想的太坏了。李总和自己是多年的朋友，总不至于害了他。

235

2025年
2月号

下半年单位招标，他想起来李总公司也是做建筑的，在某次饭局上提了醒。李总千恩万谢，吃过饭两个人去厕所洗手，李总又塞了张卡给他。

这一次是银行卡，他犹豫了。李总说，没有别的意思，感恩赵局的提醒，密码写在卡背上。

他当然不能收，收了就是贪腐，收了就“不清白”了。

但是李总把卡放进他的口袋里，他也没有伸手去拦。

李总的公司后来查出报税有问题，他吓得一夜没睡，第二天顶着黑眼圈去上班。

他发誓从此再也不受贿了。

新对接的乙方公司请他吃饭，饭桌上，王总偷偷塞了张卡到他手里，他吓得连连摆手。

王总说，这不过是一张超市卡，赵局别误会。

小蝌蚪找妈妈

张译鼎

血液的涌动与呼吸的急促在耳窝中互相撕咬，本该是似有若无的水声也铺天盖地般涌了上来，从岸边，又或是从自己的食道深处。一切都不可控地被淹没，漂了起来，只有紧攥的心在直挺挺地下沉。已不知是绕着蓄水池奔走的第几圈，能笃定的是，他把妈妈弄丢了。对于不过十岁的孩子来说，这种情况应该被更贴切地称之为“妈妈把他弄丢了”，他脑子却里只呐喊着一个念头：他把妈妈弄丢了。

他想加入田径队，每晚母亲便陪他在蓄水池旁一圈圈地跑。母亲年轻强壮，永远在他前面不远处，温柔地回望。那温柔在他倔强的眼里映成了挑衅。他突然就回想起，母亲总爱当着他的面将一对婴儿鞋拿出来把玩，惋惜疼怜地说：

“那么小的人儿啊，瞬间就长大了。”他听出了别的意思——他在母亲眼里永远也长不大。他的脸霎时间红得滚烫，步伐竟越来越快，超越了母亲。他也不禁惊讶，喜悦更多。掠过母亲时他瞥了一眼，发现她还是不置可否地淡淡笑着。这让他赌气地、更加坚定地越跑越快，再也没回头。直到步伐和影子越来越长，越来越短。他累了，周遭却只剩下陌生的面孔。

237

2025年
2月号

手中不知何时拣取了一根木棍，若是让母亲瞧见了，准又笑他贪玩。可他越想要撒手，越发现自己气喘吁吁地依附于它，像某种病态的寄生。他跌跌撞撞跪坐在池边，汗水惊起涟漪，竟让他稚嫩的脸布满了皱纹。

不远处的道路旁传来急促的刹车声，几名护工从一辆白色面包车中倾泻而出，向他奔来。但他更快。

妈妈，我更快。

扑通。蓄水池的水真的漫上来些许，惊起蛙声一片。

阿嬷

许欣儿

前天，接到了看护院的通知阿嬷失智症状恶化了，并急需特殊的医疗安排，到临看护院时正至午饭时间，婆婆伯伯们聚集在饭厅中央。一眼望去，我便看到了在轮椅上神情发愣的阿嬷，随着护工递在嘴边的汤匙，阿嬷重复地张嘴，合上，然后些许费劲地吞咽；颈椎也因长期行动不便，而逐渐变得僵硬弯曲，看着这般情形，双眼顿然被熏出了一层薄雾。

当我努力尝试稳住情绪时，阿嬷突然闹起脾气地拒绝护工再次递上的食物。向护工示意后，他无奈地只好把餐具递交了给我。庆幸的是，阿嬷并没有继续反抗我为她喂食及抹嘴等动作。眼前的阿嬷又瘦了些许，一向健谈的阿嬷，如今言语对她来说似乎没了任何意义，仿佛这瞬间她只是个干瘪的躯壳，稍微轻轻一捏便消逝了。

忽然间，神情呆滞的阿嬷，用力地眨了眨眼皮，那混沌的双眸闪过虚浮的光，逐渐聚焦的眼眸随即凝视着我，然后呵呵地笑道：

“诶！你来探阿嬷啦？”

239

2025年
2月号

我搂紧那颤巍巍的身躯，听到从那单薄的身体里传来微薄的心跳声，感觉离家多时的阿嬷又回来了，蕴涵已久的泪水，在阿嬷的怀抱里潸然泪下。我紧紧地抱着阿嬷，像个小孩般执拗地觉得这样她就不会再次迷失意识了。

许多的话语及思念奈何在仅剩不多的时间里都显得苍白无力，只有透过那实在的拥抱，以便让她感受那温暖。阿嬷大概感到我些许的不安，便不断地轻拍着我的背部。让我宛如又回到了小学时的某个下午，阿嬷安慰着因考试不及格而挨骂的我。

“阿嬷，我们回家吧。”我轻轻地说道，也许这一切就好了。

找鹦鹉

周美心

我打开鸟笼的门，这只披着一身橄榄绿色羽毛的雄鹦鹉跳到门口，接着转身站在它最爱的假树枝上。它又开始啄起右翼的羽毛，此症状维持了两周。从我的妻子离家出走的那周开始，如今它的右肩是光秃秃的一片，难看死了。

“你不去把它找回来啊？”我轻敲笼子门再关紧它。

家里原有一对虎皮鹦鹉。疫情后期，我在送餐时摔断了右手。妻子看我闷在家里，就买来鹦鹉与我做伴。其中亮黄色的雌鹦鹉在上个月飞走了。

上次我应酬喝多了，到家就吐在沙发上，激怒了妻子。于是我“久违地”拾起家务活儿，没想到清理鸟笼时发生意外。为此，我连夜制作了寻找鹦鹉的海报，贴在这小区内能见的大小角落。中英双语的海报上影印着我和妻子的姓名与联络。

等了三周终于寻获鹦鹉，我立即通知妻子。电话那头的声音显得不耐烦，她说了后天就会回家。

这一天我准点下班，到家却不见妻子的踪影。客厅地板上散落着找鹦鹉海报。桌上那张她用红笔圈起自己的名字“余菲杨”，附上一个大大的交叉。

241

2025年
2月号

啊——我又把她名字的“扬”写成了“杨”。不过，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吧。毕竟，飞走的黄色鹦鹉都平安回来了。

回想一下——

疫情期间我不幸被裁员，窝在家里大半年，她也没埋怨我不是吗？

疫情结束后我重新做起保险销售，跑单跑得忘了她的生日。她没发脾气，还在地铁站等我，牵着我的手回家不是吗？

“等多几天，她气消了就会回家的。”我对着笼中鸟念叨着。

这时，雌鹦鹉凝望住雄鹦鹉正在拔自己的羽毛。

躺在沙发一隅的手机屏幕悄声亮起：

“我们离婚吧！”

文讯

世界华文作家代表大会 侧记

2023年8月27日，我出席了在砂拉越美里举行的亚洲华文作家代表大会。两天的会议过后在美里多逗留了一天，主办当局美里笔会会长许敬平特地驱车带我们到隔邻的文莱一游。但当时只到了靠近边境的一个小镇马来奕县，匆匆参观了文莱的油田，吃了午餐就走了。

2024年4月20日，我应邀出席了在文莱举行的世界华文作家代表大会。我们一行六人主要来自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协会和锡山艺术中心，包括艾禺、郭永秀、周德成、李选楼、希尼尔和郑晓虹。我们乘搭新航的同一班机抵达文莱机场的时候，主办单局已经在机场等候我们了，我们也同时碰到来自美国的文友，以及由女作家袁霓领队从印尼飞过来的代表团。平时大家难得一见，见面时便高高兴兴一起拍照留念。一辆小型巴士把我们载到 Parkview Hotel，到达酒店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感谢文莱作家协会会长孙德安先生做东，请我们吃午餐。

午餐后新加坡代表打车到文莱海边去。远远望去就是波涛汹涌的南中国海。天气酷热如夏，还好有海风习习吹来，带走了部分热浪。我们也逛了文莱海边的巴刹，大多数都是卖鱼和海鲜的。

欢迎晚宴有古琴、舞蹈、歌唱节目

晚上7点30分是欢迎晚宴，由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孙德安先生致词。晚宴上有许多余兴节目，包括古琴演奏、民族舞蹈和歌唱、朗诵节目等。我也碰见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友。多年不见，见了面免不了有说不完的话。

隔天便是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12届代表大会暨第13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的开幕礼。用过早餐后，两辆大型巴士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载到了文莱中华中学。开幕典礼就在该校的大礼堂举行。

此次出席世界华文作家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包括：文莱、瑞士、中国、新加坡、越南、泰国、日本、德国、法国、美国、澳洲、纽西兰、巴西、柏林、西班牙、缅甸、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加拿大，以及如洛杉矶、纽约、南加州、休士顿、温哥华、内蒙古、香港、澳门、湖南、上海和台湾等地区的作家们和文学爱好者。

踏进文莱中华中学大礼堂，只见礼堂的墙上挂着“礼义廉耻”“尊敬师长”这些我们早年在华学校里常见的标语。想起新加坡的华校早已不存在了，心中不免感到唏嘘失落。但看到文莱的中学里竟然还挂着这些象征华族核心价值的标语，一阵亲切感油然而生。

主题演讲：戴小华、凌鼎年和林焕彰

这次大会的主宾是中国驻文莱大使肖建国阁下。会议开始前，先由会长孙德先生安主持开幕仪式并致辞，中

华中学董事长杨德振先生致辞。过后有舞狮表演、还有歌唱、舞蹈、变脸等才艺表演，然后就是全体大合照。午餐前还有书法表演。主宾中国驻文莱大使肖建国阁下以及好多位世界华文作家代表都在现场献艺。

下午的主题演讲有三位作家：马来西亚的戴小华女士、微型小说家凌鼎年先生以及台湾诗人及儿童文学奖林焕彰先生。世华秘书长，也是台湾《南华报》社长赖连金博士也发表论文。

过后各国作家学者上台宣读论文及演讲。一共分两处：一处是讨论一般文学，一处讨论微型小说。我选择了微型小说。多位微型小说作家上台讨论有关微型小说的问题，其中牵涉到微型小说的题材、内容、字数、写作方式等问题。研讨会由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长凌鼎年主持，各地作家对以上的课题虽然颇有出入，但在一种和谐的氛围下展开讨论，各抒己见，显得极为融洽。

4月22日早餐过后，车子花了一个半钟头，载我们到马来奕中华中学。世界华文作家代表大会及世界微型小说研讨会就在这里举行闭幕典礼。踏进校园，许多学生看见我们都彬彬有礼地行礼，招呼我们到冷气大礼堂。除了我们近百位出席这次大会的作家以外，礼堂中已经坐满了学校的老师和学生。

马来王国中学里推广中华文化

首先由该校的鼓队表演击鼓。一阵轰天撼地气势磅礴的鼓声之后，由校长张贵娟博士致欢迎词。随后大会主席孙德安先生、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主席凌鼎年先生、马来

奕中华中学校董相继致词，南美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林美君女士也发表主题演讲，并介绍南美作家协会的组织和南美华文作家的现况。

闭幕礼除了各位领导致词以外，还有许多余兴节目如鼓乐、舞蹈等，都由该校学生呈献。令人惊喜的是看到在一个马来王国里的中学，竟然把华族文化保留得那么好，不管是歌唱、华族舞蹈、诗歌朗诵……都具有一定的水平。台上的学生们华语都讲得很好，台下的学生也能够以华语跟我们沟通。校长张贵娟博士上台致辞的时候，特别强调传承华族文化的重要性，以及该校如何保存和推广华族文化，校长语重心长，维护母族文化之心令人感动。

过后张校长带我们去参观学校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摆设非常雅致，各种书籍有条不紊的摆在架子上，墙上还挂了许多绘画作品，一踏进去就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书香味和一种非常亲切舒适的感觉。

中华中学图书馆中的惊喜

作家们相继把书赠送给图书馆，由校长接收并拍照留念。而我在图书馆的其中一个书架上，竟然发现我早年出版的一本得奖诗集《筷子的故事》！后来又发现刘瑞金的一本书，也在收藏之列。再看下去，一些新加坡作家：方然、英培安、秦林、长谣、槐华、梁钺、伍木、希尼尔、朱德春、伊蝉、方桂香的书也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其他作者还有马来西亚的吴岸、冰谷、何乃健；泰国的曾心等。一个在马来王国里的中学图书馆，竟然有我几十年前出版的华文作品，以及许多新加坡华文作家的作品，让我

大感意外，这是此次文莱之行的另一个惊喜！

中午在京华酒店用餐，下午是大会当局所主办的文莱市区之旅。沿途路过文莱游乐场、油井、大伯公庙、六星级旅馆、公园及苏丹皇宫等。很快又到了快要别离的时候，晚上是各国作家最后一次在文莱共用晚餐的时刻。临别依依，大家虽有不舍，但是仍然借此次机会做最后的交流。过后我们到街上去逛。文莱的人口只有46万多，华人只占10%。其国家收入主要靠丰富的自然资源：石油。是一个富裕，但人口不多的国家。文莱的街上只有一些像早年新加坡的小商店，较大的商场也不见人潮，显得有些冷清。回到酒店的时候，大家在大厅上拍了一个合照。

7月23日早餐后我们离开酒店，到机场准备返回新加坡。临别的时候孙德安会长特别在酒店大堂跟我们告别。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但是三天内各国的作家朋友们都培养出深厚的感情，所以临别时心中不免有些依依不舍。

郭永秀

新加坡诗人、音乐家，主要写诗，也创作散文和微型小说。擅长作曲、指挥乐队和合唱团。新加坡锡山艺术中心会长，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名誉会长。



在文莱机场邂逅印尼代表团



开幕礼全体合照



新加坡代表与其他文友共餐



与各国文友在马来奕中华中学礼堂座位上



新加坡代表与其他文友共餐



中华中学图书馆书架上有新加坡作家的作品



临别依依在饭店大厅合摄

作协与南中和华中联办 “结一场文学情缘”文学论坛

由新加坡作家协会与南洋女子中学校和华侨中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届“结一场文学情缘”文学论坛（学生场）于7月18日在华侨中学举行。这场论坛的举办旨在提升学生对文学的鉴赏能力，一共吸引了来自12所中学的约300名学生共聚一堂。

论坛共分上下半场，上半场的主讲嘉宾分别是新加坡的希尼尔和马来西亚的贺淑芳。贺淑芳先借用了不同文学作品中的例子，谈到了河流在文学中的隐喻，以及探讨身份的转变。希尼尔则深入探讨了河流对于新加坡的特殊意义。他罗列了新加坡的大小河流，从新加坡河到实龙岗河再到最长的加冷河。他谈到每一条河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每一代人也都在不断地为它们续写故事，并且经久不息，细水长流。

活动的下半场则让参与的学生分为四组，每一组各由一位作家带领，一同进行文学创作。在四位经验丰富的作家周德成、何颖舒、林艺君和潘靖颖的指导下，学生通过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创作活动。他们分别以这次论坛主题“河流与文学”为创作主轴，在限时内发挥无限的想象力，即兴完成自己的创作。

此次文学论坛圆满落幕，参与的学生在探索与创作



希尼尔深入探讨了河流对于新加坡的特殊意义。



贺淑芳借用文学作品为例，带出河流在文学中的隐喻，以及探讨身份的转变。

251

2025年
2月号



四位经验丰富的作家，包括林艺君，带领同学们一同进行文学创作。

中收获满满。通过与作家和同侪间的热烈探讨，他们对文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他们来说，这场文学之旅既是一次学习的旅程，更是一段心灵的成长。

作协主办 “2024作家协会文学讲堂”

新加坡作家协会在今年7月21日至8月25日的六个星期天举办了“2024作家协会文学讲堂”，由六位本地知名作家带领学员一起探索诗歌、散文、小说、闪小说与儿童文学的创作乐趣。这六场讲堂的讲师和课题如下：

第一堂：周德成《声色光影中的跨媒介二创——诗和小说的投胎转世》

第二堂：李蕙民《诗中自有音和乐》

第三堂：孙爱玲《小说开场白怎么写？》

第四堂：陈帅《两小时，一个给孩子的故事，你来写》

第五堂：林高《散文是散步，每天一小时》

第六堂：希尼尔《闪烁的微光：闪小说的欣赏与写作》

这场讲堂一共吸引了17人报名参加。在最后一讲结束后，我们也安排了结业典礼以及茶点，并进行了一个小小的交流会，让学员的代表出来分享他们在这几堂课中的收获。作协会长刘瑞金、荣誉会长林得楠、名誉会长艾禺，以及负责这场讲堂的学术组的副会长郑景祥和理事郭永秀和张松建博士连同六堂课的讲师都出席了这场交流会。



参与这场讲堂的作协理事、讲师和学员在交流会后一起合影。（摄影：郭永秀）

“女性文学”分享会 《新华文学》第101期暨 《新马文学高铁之新诗》发布会

配合《新华文学》第101期的出版，新加坡作家协会于2024年10月13日在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观景阁举行“女性文学”分享会暨《新华文学》第101期暨《新马文学高铁之新诗》发布会。

《新华文学》第101期以“女性文学”为主题。这次的分享会邀请了孙爱玲、陈帅、穆军和郑景祥，就他们发表在这一期的作品进行分享，并由作协会长刘瑞金主持。四位作者分别发表了散文、诗歌和小说，当中有虚构有真实。他们也对女性文学的定义提出看法，无论是题材为女性课题，或作者为女性，其实都可以归纳为女性作品。

在与读者交流的环节，与会的读者也踊跃参与，积极讨论。整个分享会互动性强，场面热烈。

此外，在分享会开始之前，也为《新马文学高铁之新诗》进行发布会。这个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和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合作的计划，之前已经在8月31日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举办过发布会。作协会长刘瑞金、荣誉会长林得楠、副会长郑景祥和编委兼理事林高一块儿北上吉隆坡，与马方的编辑团队共同举行发布会并交流。这是继2016年《新马文学高铁之微型小说》之后两方的又一项合作，并预计在几年后共同出版《新马文学高铁之散文》。



左起：穆军、陈帅、孙爱玲、刘瑞金、郑景祥。（摄影：郭永秀）

作协代表团访问吉隆坡暨 花踪文学奖颁奖礼和文艺营

配合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和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联合出版的《新马文学高铁之新诗》举行推介礼以及马华作协深耕文学创作课程结业礼，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刘瑞金、荣誉会长希尼尔和林得楠、副会长郑景祥与理事林高于8月30日北上吉隆坡进行访问和交流。

他们在当天访问了《星洲日报》，并与《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曾毓林、企业公关及业务促进总经理陈金泉、副刊主任黄俊麟、文教部主任曾翎龙及文艺春秋主编梁靖芬等进行了友好的交流。此外，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理事方路、郭紫薇和谢增英也参与了交流。方路也是《星洲日报》的高级记者。

第二天，新加坡作家协会代表团抵达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参与了《新马文学高铁之新诗》推介礼与第七届深耕文学创作课程结业典礼，这一天刚好是马来西亚的国庆日。马华作协会长潘碧华、副会长胡清朝、秘书长刘育龙、副秘书长蔡晓玲与吕育陶、财政郭紫薇，理事方路、林健文与谢增英等也出席了活动。

在这两天的交流中，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对新方的作家们盛情款待。两岸的作家们也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对促进两岸的文学了解有很大的助益。

此外，10月11日，马来西亚两年主办一次的花踪文学奖颁奖礼也第一次走出吉隆坡，在新山举行，并在第二天于南方大学学院举行文艺营。本次文艺营的主题是“相望的两端”，作协的许多理事都参与了文学奖的评审工作和文艺营分享，包括希尼尔、林得楠、郑景祥等。



《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曾毓林与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刘瑞金互赠纪念品。
(感谢曾毓林先生提供照片)

新加坡作家协会访问团访问《星洲日报》。左起：方路、梁靖芬、谢增英、曾翎龙、陈金泉、刘瑞金、林得楠、希尼尔、林高、郑景祥。(感谢曾毓林先生提供照片)



新加坡作家协会访问团参与《新马文学高铁之新诗》推介礼和深耕文学创作课程结业礼。左起：方路、郑景祥、林得楠、希尼尔、刘瑞金、吕育陶、潘碧华、林高、刘育龙、胡清朝。



“中国文学新浪潮” 作家代表团访问作协

中国当代青年作家近年来在文学创作上展示出丰富的多样性。他们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拥有国际视野，他们将新锐鲜活的文笔如藤蔓般伸向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内陆到海洋，从中原到岛屿；他们更加自觉地把个人体验、地方经验与更广阔的世界连接，拓展汉语书写的新边界，形成一道精彩的文学新景观。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如新浪潮般的活力与姿态，在中国作家协会发起的“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平台上，海峡文艺出版社联合多家学术和出版机构共同倡议开展“中国文学新浪潮”国际推广活动。

2024年12月14日至19日，“中国文学新浪潮”国际推广活动正式启航，邀请六位中国作家、学者和出版人，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举办系列活动，与海外作家同行和读者朋友们共同探讨家乡、海岛、海洋等话题，为文学交流添新彩，为华文写作开拓新天地。

这六位中国作家在12月15日（星期天）中午12点访问作协，和作协的几位代表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同时共享午餐。出席的作协代表包括作协会长刘瑞金、名誉会长艾禺、副会长郑景祥、理事张松建副教授和李叶明。

当天下午3点，他们也在中国文化中心图书馆进行了

“中国文学新浪潮”国际推广活动启动仪式，同时分别和作协荣誉会长林得楠和作协会长刘瑞金进行了两场关于“新南方和新南洋”的对话会和赠书仪式。

六位中国作家分别是海峡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篇小说选刊》杂志社社长林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文学院副院长，北京市作协副主席杨庆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翟文铖、福建省作协副主席蔡崇达、海南省作协副主席林森和郁达夫小说奖获得者龚万莹。



作协和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交流会后合影。左起：艾禺、杨庆祥、张松建、翟文铖、蔡崇达、刘瑞金、林滨、林森、龚万莹、郑景祥。



在中国文化中心进行的第一场对话会。左起：杨庆祥、林滨、林得楠、翟文铖。



在中国文化中心进行的第二场对话会。左起：龚万莹、林森、刘瑞金、蔡崇达。

(摄影：李叶明)

新加坡作家协会

2024—2026年度理事会

- 会务顾问：** 何家良博士 白振华 马炎庆
- 法律顾问：** 萧锦耀律师
- 名誉理事长：** 胡清山 傅春安 陈军荣 曾也鲁
卓顺发太平绅士 孙侠博士
江秋文 黄马家兰
- 荣誉会长：** 黄孟文博士 王润华教授 希尼尔 林得楠
- 名誉会长：** 烈浦 艾禺
- 会长：** 刘瑞金
- 副会长：** 郑景祥 周德成
- 秘书：** 穆军（正） 钟韵宜博士（副）
- 财政：** 陈彦熹（正） 冰秀（副）
- 出版：** 刘瑞金（正） 毛丽妃（副）
君盈绿博士（副） 林锦博士（副）
- 学术/讲座：** 郑景祥（正） 张松建博士（副）
郭永秀（副） 李叶明（副）
- 青少年组：** 周德成（正） 毛丽妃（副） 陈帅（副）
- 总务：** 沈斯涵（正） 陈帅（副）
- 受邀理事：** 廖建裕博士 佟暖 孙爱玲博士 柯奕彪
周通泉博士 龙永华 芊华 依凌
- 查账：** 李喜梅

260

新华文学
第102期

《新华文学》第104期征稿

“生态文学”专辑

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重，海陆生态系统频遭破坏，这是人类尤其是环保分子特别关注的课题。但是仍有一些不明、不信气候危机为何物的人，还是无知地破坏着。

作为文学爱好者，我们是否也该为生态文学做出一点努力？虽然有人会认为这是螳臂当车，但我们相信文字的力量。集腋总能成裘，希望我们共同加油。

下一期的《新华文学》将推出“生态文学”专辑。来稿可以是歌颂大自然之美，恶生态破坏之丑。作品体裁不限，无论是散文、小说、诗歌或文论皆在欢迎之列。来稿字数以3000字为限。

261

2024年
8月号

截稿日期：2025年7月15日

来稿请电邮至《新华文学》编辑部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或上网查询作家协会的网站：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新华文学》投稿须知

- ◆ 本会旗舰刊物《新华文学》以半年刊的形式于每年的2月和8月出版，欢迎海内外的读者、网友、文学爱好者投稿。
- ◆ 本刊园地公开，举凡诗歌、散文、小说等创作文体皆在欢迎之列，以3000字为限。文稿内容不设限，但最好能反映新加坡的社会与文化。评论文章则以评析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的文学或作家为主，以5000字为限。
- ◆ 除了每期专辑的稿件，不设截稿日期，先到先得。投稿作品必须是原创，且未曾任何媒体、刊物、报章等发表过。
- ◆ 来稿请使用简体中文打字，不接受手写稿。请将作品以word并通过附件的方式电邮至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 ◆ 作品可以笔名发表，唯必须在稿末附上一则不超过50字的作者简介，以及中英文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
- ◆ 所有投稿至本刊物的作品，编辑部将视情况决定是否采用，并对作品有删改权。稿件若不愿被删改，请注明。稿件若不被采用，将不另行通知。
- ◆ 所有作品获采用的作者将获邮寄一本当期的《新华文学》。本刊的出版仍需热心支持文学活动的机构与人士资助，因此并不会另寄发稿酬。

订阅《新华文学》

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新华文学》期刊，已在2018年步入40年，2019年是它的41岁，也是另一个十年的起点。

《新华文学》从最早的《文学》到后来改名为目前的刊名，大部分时期是以半年刊的形式出版，自创刊以来从未中断，四十多年来已经出版了一百多期，可以说是亚洲地区最长寿的华文文学期刊之一。更难得的是，《新华文学》的质量始终保持了一定的水平，且在承先启后的同时也扎根本土，海纳百川。

对内方面，《新华文学》在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道路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对外方面，它扮演了新加坡文化的民间大使，促进了新加坡华文文坛和世界文坛的交流。

《新华文学》接受读者订阅。我们希望文友、院校、公私机构能给予支持。若欲订阅《新华文学》，请填写下一页的订阅表格，或到作协网站www.singaporewriters.org.sg/Xinhuaorder.pdf下载订阅表格，填写后将表格连同支票（若是选择使用支票支付）邮寄至新加坡作家协会。我们也接受复印的订阅表格。



263

2025年
2月号

《新华文学》订阅表格



- 《新华文学》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每年两期，逢二月与八月出版发行。
- 目前只接受新加坡地区读者、院校与机构订阅。

4期（两年）共40元 原价格51.20元

支付方式 Payment b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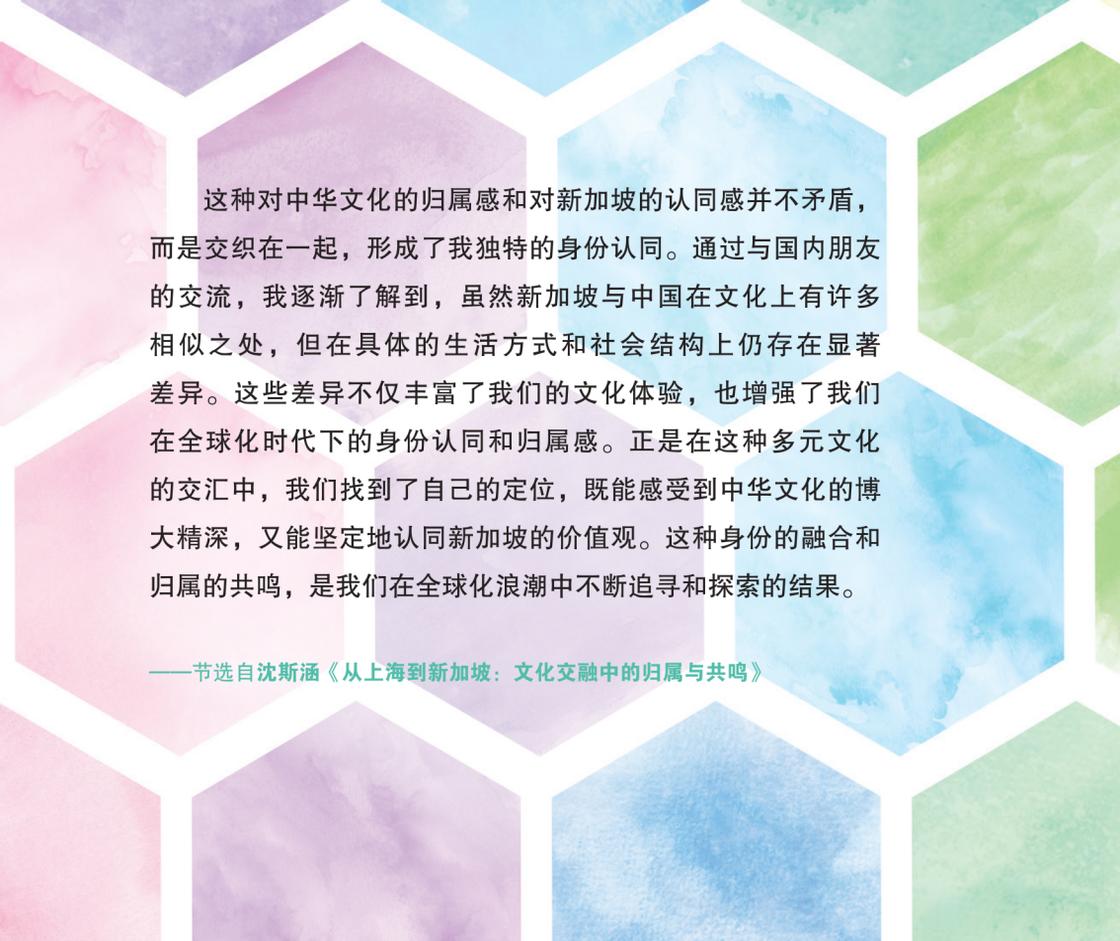
支票 Cheque 付予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银行 Bank: _____ 支票号码 Cheque No: _____

转账 Funds Transfer
账户名 Account Name: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银行 Bank: DBS
账号 Account No: 033-006231-1
注: 请在付款说明写上订阅者姓名 订阅日期: _____

订阅者 / 联系人资料

姓名 Name: (中) _____ (英) _____
职业 Occupation: _____ 国籍 Nationality: _____
机构 Organisation (若由机构/院校/团体订阅): _____
地址 Address: _____
_____ 邮编 Postal Code: _____
电话 Tel: _____ 传真 Fax: _____
电邮 Email: _____

请将支票连同订阅表格邮寄至: **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Email: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这种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和对新加坡的认同感并不矛盾，而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我独特的身份认同。通过与国内朋友的交流，我逐渐了解到，虽然新加坡与中国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具体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上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文化体验，也增强了我们在全球化时代下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汇中，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既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又能坚定地认同新加坡的价值观。这种身份的融合和归属的共鸣，是我们在全球化浪潮中不断追寻和探索的结果。

——节选自沈斯涵《从上海到新加坡：文化交融中的归属与共鸣》

定价: \$12.80

ISSN: 0129-7880